

1914



一九一四年七月

JULY

1914

著者 希維德路國德
譯者 李進之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路德維希原書題詞

給後代的一個警告

蔡元培書





像 肖 者 著

原序

大戰的罪責屬於全歐洲；無論對於那一國研究一下就足以證明。單獨是德國的罪惡，或德國是完全無辜，這是萊因河畔兒童的神話。那一國希望戰爭的？讓我們來分別的討論：在各國希望戰爭的，或發動戰爭的，究竟是什麼人？若我們以社會的縱面代替歐洲的橫面來觀察，我們即發現罪責的總數是在內閣裏，歐洲的平民卻是清白無辜。

沒有那一國的兵士，工人，或農民願意破壞和平，或有什麼興趣幹這種事。到處的下層階級都怕戰事，就是到最後五分鐘他們仍然反抗戰爭。另一方面，內閣，軍部及其它有興趣與內閣軍部合作的人，如開員，陸軍將官，海軍司令，戰爭的承辦者，新聞記者等等，都被野心與恐懼，無能與貪婪所驅策，而他們又將民衆趕在他們的前面。政府越輕視控制的力量，它的歷史上的責任就越大。因為這層原故，相當的責任之準確的計算即覺不能，我們可以說維也納和彼得堡是在一等之列，柏林和巴黎位於

第二，不過巴黎從旁贊助的罪過遠不如柏林，在它以後的，要隔好遠好遠，纔是倫敦。

因爲此處我並非研究戰前之經濟的與政治的背景，不過只敘述一九一四年七月的事實，所以這一層說明並非太早。用以達到我這層目的的公文，並不患缺乏，並且很多。最近這次戰爭的起原，我們所知道的，比歷史上以前任何戰爭都確切些。只有那些具有國家主義者的興趣之人，不斷的將檔案中的灰塵播出來，以擾亂歐洲空氣的清潔。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我作了這部書，送到印刷局，比我那一部愷撒傳還早四年。內容的全體完全與檔案中的記錄一樣。我曾經將稿樣分佈過，然而所得的結果，覺得德國的政黨，仍遲疑於大戰的影響之下，還不能有一種無偏無頗的見地。從那時起，我屢次的通遍讀過原稿，以免與最近的研究有所失誤，連英國的公文都在內，但我覺得無處可修改或增加。

這部書，與一般的歷史書一樣，由公文記錄組合而成，並對於那種公文記錄下一種詮釋。公文就是一般人所資用的藍皮書，再以其它之記錄，傳記及經人所確認的材料補充之；用間接語式報告於各自政府的政治家之談話，已重譯爲直接語式，在可能範圍內，原來的語氣一概保存。另一方面，爲求避免無聊的分析，我常將我的說明以獨語式表白之，在這種獨語式裏，使演員繪出他們自己的思想。

與感情。這兩種表現方法之特質，著重在讀者的利益和異樣用處的批評。一切從公文中摘錄出來的材料都用斜體字刊印（譯者接：中文中沒有這種字體故改用引號）。如此使讀者一見就能從著者的作品與意見中分別出來。我選用這種方法是因為有些仍想證明一九一四年的德國負責政治家之智慧的歷史家們會懷疑過我以前所著的政治史的材料之真實，在那幾本政治史中未能滿足他們的目的。

本書的選錄，一九二八年在美國報紙披露的時候，我在德國曾受一部份報紙的責罵，這一部份報紙，以前鼓勵國家加入戰爭，而現在又在宣傳德帝國之「無辜」。同時，巴黎的 Echo 報說我「很不幸的沒有對於那些想藉他們的國家之失敗的結果之人們作一種例外。」因規定大戰責任的普遍性，有人以為我是攻擊凡爾賽和約的根基，無論什麼人，他要是以「超國家的」正義為目的，一定一樣的遭受雙方的攻擊。

本書之主旨；在研究一九一四年極有勢力的人之愚蠢，和那時弱者的本性，從國際的觀察，表示出來五萬萬既和平且勤勉而明達的羣衆，是如何的受那幾十個無能領袖之驅迫，膺鼎文件之激勵，

虛假事實之恐嚇，以及那些忠義標語之鼓惑，加入戰爭，但這種戰爭並非注定的或難免的。經濟的危機，如競爭和殖民地等問題，誠使歐洲的情形錯綜紛雜；而戰爭卻能屢次避免，三位才能兼備的政治家又成功了一次大多數人所希望的事。如上次的大戰是一個人所促成的，或現在有什麼戰事是一個人所希望的，這是一句誑話。近代戰事的方法已經使「好戰國家」之觀念成了一種幻想；現在只有顧慮自己的誘惑者與那服從的被誘者。引起戰爭的閣員與將官沒有一人死在戰場，若歐洲欲避免牽入另一戰爭的話，無論那國都要訂出法律禁制負責的閣員戴上笑臉的假面具；那時他們自然立刻的屈服了。

歷史縱不能當作一種榜樣，至少也可成爲一種警告。一九一四年七月這一張圖畫，展示一個大陸上所有的國家都信託它們的領袖和服從它們的領袖，而同時那些領袖卻未向中心的當局負責。各個政府既無控制，歐洲的混亂因以產生。我們知道那些驅歐洲於戰爭者是在驅逼他們自己。這就是的的確確的他們的罪責所在的地方；他們是讓他們自己被驅逐的。躁急，疏忽，驚訝，尤其是相互的疑懼，起頭使那些外交家們陷於無能，最後則產生強固的國際聯盟所能阻止的戰爭。故在儘先的

企圖裏，成立這一種組織是必須的和正當的。

本書闡明一九一四年的各國民衆之和平的意向。又或能使一種仲裁法庭 (Court of Arbitration) 的觀念更加堅強。我說的這種仲裁法庭，並不是烏托邦，實是一種日見進步的實情——不是一種永遠不能解決的問題，而是最近經驗所難免的結果，按實際的效果說，因為歐洲現在只有共和國家，它要保衛自己，抗禦慘禍，是更容易了。

現在只有這種選擇：或者立刻這樣的幹去，或者等待另一戰爭。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

目次

第一章	暗殺	一
第二章	好戰的伯爵	二一
第三章	最後通牒	四三
第四章	驚恐	六一
第五章	激昂	七一
第六章	海上	八七
第七章	躊躇	九七
第八章	期望	一一三
第九章	抗議	一一九
第十章	歐洲的協商	一四三

目次

一

366863

一九一四年七月

二

第十一章	中立國	一九三
第十二章	均勢	二一一
第十三章	變節	二三八
第十四章	崩潰	二七一

圖目

- 一 著者肖像
- 二 奧皇儲斐迭南
- 三 奧外相柏耳喜托特
- 四 奧何皇帝約瑟
- 五 希相汾泥最羅斯
- 六 德皇威廉第二
- 七 匈相提斯扎
- 八 塞相帕細士
- 九 俄外相薩佐諾夫
- 十 法總統普嘉寶

一九一四年七月

十一 英首相阿士啓司

十二 英外相葛榮

十三 俄駐巴黎大使伊·斯·服爾斯基

十四 法社會黨首領若累斯

十五 德首相柏特曼

十六 俄國陸軍大臣蘇橋立諾夫

十七 英自由黨首領路易喬治

十八 英樞密院長摩黎

十九 英勞工黨首領麥克唐納爾

二十 德參謀大臣毛奇

二十一 俄皇尼古拉第二

一九一四年七月

第一章 暗殺

寬大的花坪在正午的太陽之下曬得發炎。馬車候於台階的盡頭；馬伏高據於車廂之上，戴着他的三角帽，在那裝配齊整而佇立不動的雙馬之後靜坐着。台階的兩邊站着四名侍衛。三面軒敞的法蘭西式窗戶大大的開着，以迎進六月的日光，到柏祿福迪宮（Belvedere Palais）的粉色客廳來，宮中的主人從他的禮拜堂內走出必定經過這裏。

宮內的門戶疾速的都開了，有的是絳繚聲，踐踏聲，有的是人影幢幢，呼喚頻仍，有的是小孩子的足跡，大人的鞋印；大公爵站在正中間的門口，他那龐碩的身軀穿着緊貼的軍服。他的雙眼似閉非閉的；他似乎前面一點也看不見，好像一個人才熱烈祈禱完畢，從幽暗的孤寂的禮拜堂裏走出來，被日



光和世界所眩耀而目迷了。

一位莊嚴的婦人站在他的傍邊，她的膀臂輕輕的放在他的膀臂上。三個可愛的小孩等着別離的接吻。他們這樣的立在那裏，白色的門路襯托着，這是一幅圖畫，人類之運命及幸福，已盡在其中矣。

弗蘭茲斐迭南 (Franz Ferdinand) 此時正俯瞰維也納，他的將來的都城。野心的，猶疑不定的思潮紛紛來到他的腦筋裏。就在那兒，那些修剪整齊的灌木之前邊，那秀麗的噴水池，那金字塔形的樹木，那三角形的花牀，那偉大的城市，城市中嘈雜的聲音直傳到這座王宮來，他在這裏面消磨他的歲月等候着。他又看了一會古教堂的高大牆脊和陡峭閣樓，挺然立於萬廈之間；向左邊，在蔚藍的烟霧裏，看見一些高低不平的羣山。他轉過身來，擁着蘇斐亞 (Sophia)，她馬上要跟着他一塊旅行去；一切都預備好了，他的鬱抑的容貌有了喜色，現在小孩們都一個一個的走上前來；他有意無意的吻了他們。他并未感覺到永別的預兆，運命之神已將他免去這痛苦了。急促的走進馬車，出宮門，經過含笑的石質人面獅身像 (Sphinxes)——

現在向南方去的是什麼人？看他那端端正正的巨大的頭顱，生在強壯的肩背上；雖然沒有儒雅

的風度，卻也不是兇殘的像貌。他極沒有奧大利人神氣，更不像哈布斯堡皇族。

他一點沒有令人愛悅的地方，一點也沒有儒雅的色彩。他的外表的無論那一處都是沈着的，驕慢的，額髮，鬚。這種形像是表明那種人已慢於寂靜與忍受，習於專恣與倔強，世人皆非，世事皆易；是一位強橫而無畏的人。但他的眼睛，藍灰的色澤，小巧的瞳目，有時洩露和藹的神氣，在他自己恐也莫明其妙；在情愛的秋波裏寓着憂鬱的神情。他的虔誠也似乎是真實的；他的奢望也誠然是不假。想像這一副面孔的歡樂狀態真是困難；在權力之渴望與輕視之間，他似乎命定了的受那兩方面的宰制，這就是那一位注定遭劫的人的頭顱。

他現在年已五十，人皆敬畏，聲勢赫赫，但是他的生命直到現在，并未曾十分有過幸福。他的少年時期充滿皇室弟兄們對於他的厭惡和嫉妬。當他二十歲的時候，那些大公爵們所思慮者只是誰是最柔順的皇位承繼人，設法將這位倔強的對手排斥；以他的身體虛弱，好像是近於死的人，他們迫他放棄皇位的權利。那時鄂閣(Otto)繼之，然因娛樂的原故早早的傷害了他的健康，但弗蘭茲斐遜南痊癒了，最後雖然處於皇族極不滿意之中，仍決定以他為假定承繼人。他們該是怎樣的渴望權力，其

野心該是多大，其冷酷該是多狠；若他們不能戰勝死神，至少他們要暫時設法處制他！

這位哈布斯堡皇裔卻是一位幻想家。既有這種機會和地位，那些賣弄風情的事，在游手好閒的王子必竭盡他們的空虛生命以赴之，趨新務奇，爭妍鬥勝。而這些事對於這位四方頭腦的人似乎漠不相關；他夢縈着一位情侶，并決計不令他的快樂觀念受自己的野心牽扯。他揀選了一位女伯爵，便是他的未來的夫人，他的兒女的母親。

恰在十四年前，爲他的蘇斐亞，曾與老皇門過氣。老皇只說一句「否」字。他自己的兒子，路德福 (Rudolph) 爲一婦人而自殺，因他的地位關係使他不能與她結婚——現在只是一個任子，是他所憎惡的，現在逼迫他，不但只是承繼問題，并且在位出身不很高貴的婦人，使帝王的統系上攙有卑賤的血液？但是這位任子公然反抗，固執而怨憤的，站在老人的面前，他堅持他的決心，深知他們不能將他作第二次的罷黜。

他自行其是的，娶了他的新娘；但於結婚前兩日，他站在霍夫堡 (Hofburg) 的會議室裏，當皇帝與帝國之前，鄭重的預誓放棄將來的皇位——絕不傳於他與這位波希米亞 (Bohemian) 女伯爵

所生的小孩。這位因彼之熱愛，孤寂，和情感而結婚——由此婚姻而生之子女，在未會出世以前，即剝削其權利，這於他卻是悲慘的一剝那！

這是確實的，每年的快樂家庭生活激勵了他的熱望，究竟想些什麼間接方法好令他的親愛伴侶合法，她的小孩極其愛他并極其美麗。所以他計劃要使她成一位女公爵 (Duchess)，他曾與那些王公們設法，除去環繞於他周圍的一種成見。若干年後，他果然享受到親見他的夫人被德國皇后接待的勝利。威廉第二，一位強大的同盟者，弗蘭茲斐迭南的政治方略全唯他的馬首是瞻，蘇斐亞與他的交情也很好；雖說這年相若的兩人間的友誼另有深切的根基，若愷撒對待這位公爵夫人缺乏什麼禮貌，這也是不能容忍的。大公爵以此頗感激日耳曼的愷撒，因為堅執頑強的弗蘭茲約瑟 (Franz Jos. ph.) 在維也納嚴正的墨守他的禮法，每於宮中使他的侄媳走在皇族中最低微的階級之後。

這位褊急的大公爵始終以使他的妻作皇后子作太子為其最熱切的欲望。而那位老人令他等候的時間太久了；但他現在已過了八十歲。

既如此，嗣後的歲月當然是他作威作福之日。他的夫人跟他到波斯尼亞，在那裏檢閱了第十五

和第十六軍圍之後，他又帶着她往薩刺耶服(Sarajevo)。此處蘇斐亞以未來的皇后身分第一次御臨，這不是在柏林或不加勒斯多(Bucharest)是在本帝國自己的土地上。他們的光臨，在旁人看起來，固然出乎意料之外，但都是他自己所預定的，先一日他還使他的朋友在維也納極力保守秘密，免他的仇人知道。

弗蘭茲斐迭南不甯靜的思潮，從個人的命運一直想到國家的前途，當他一想起威廉帝，他即竭力的堅持君主的思想，他也欽佩此聲勢赫赫的朋友之皇室正宗的觀念，但是他自己在他結婚的時候，卻未嘗遵守，他對於愷撒，即以狩獵者而言，亦極羨慕；事實上他們倆人不能與弗蘭茲約瑟一樣，一天不歇氣的追尋一隻野獸，一隻閃避膽怯的獵，而這兩位卻願度廝殺鏖戰的歲月，每當日暮，他們檢閱這些獵獲物，如同檢閱士兵一樣。

再者，彼此間，大公無私的，又互引為和平之友。有一次一個女巫向大公俯說，他必定引起一次大戰，他就嗤笑她。勝利者的令譽，在他看起來，是不值一文。他的宏願是想重整國內的破碎山河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他有他的理想，他的計劃是從匈牙利人的手中分開德蘭斯斐尼亞(Transylvania)



奧皇儲弗蘭茲斐迭南及其夫人

匈牙利人是他所憎惡的，不管採用任何形式預備將羅馬利亞與帝國聯合，就跟在布達佩斯(Buda-Pest)一樣自己戴起布拉格(Bratislava)的王冠來，以完成捷克人的宿願，竟把二重主義變爲三重主義，二重即奧匈聯邦，三重即令捷克人組成一自治國，與奧匈鼎足而立，而以奧皇主之，一或遇必要時，將帝國全部改組爲五族聯邦。

因爲這種目的，在國外必須抗保(Halt)以衛塞(Serbs)在國內勢應維護馬札兒人(Magyar)從匈牙利的間諜手裏使忠義的哥羅西亞人(Croat)得到安全，謹慎的將塞哥爾族之間，使帝國內之斯拉夫族很滿足的而無脫離之心。弗蘭茲斐迭南若不是塞爾維亞人的朋友，必去作斯拉夫人的相知；現在，他向塞維爾亞的邊界走來，很以爲能夠希望找着歡迎的面孔接待他和他的夫人。薩刺那服的卑陋住宅閃出白色的光來；平坦的屋頂反映着蔚藍的蒼穹，波斯尼亞人穿着色彩燦爛閃耀的新衣裳，從遙遠的地方聚集到這個城裏，來瞻仰外國的王子，他不久要被稱爲他們的國父。所聞者只是聲音，所見者只是行動，因爲今天是雙重的祝典：波斯尼亞人歡迎奧國的皇儲；塞爾維亞人紀念這一天是五百年前他們的祖先在鄂索弗之戰(Kosovo)亦名Field of Blackbirds)潰

敗的日子，舉國用着講演和歌曲來慶祝這次慘敗，以時時作自己的警惕。

而這一年，第一次，今天成功爲復活日了，現在總算打败了土耳其和保加利亞。但這千百萬人民被奧大利強迫他們稱呼他們是她的子民，因爲在六年前亞稜塔爾(Aehrenthal)偷去了佔有的兩省，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Bosnien)——他們身上的肉——今天當然含有兩倍的仇怨，因爲這位外國王子的御臨不啻是一種做主人的表示，並且帶着他的夫人，她是維也納所未承認的正式夫人。這是城鄉中人從新聞社和煽惑者那裏聽得來的消息。

還有，那些教士們，今天也用些強烈和感亂的言詞，在宗教不同的人民之激昂的心裏衝攪，他們正在首都的鬧市中擁擠推攘。哥羅西亞人用羅馬教的儀式禱祝；而塞爾維亞人是唯一的希臘教派。究竟種族的團結力是強些，或宗教的團結力強些，這是幾十年來的競爭。他們的信仰使哥羅西亞人偏向西歐，所以很親近奧大利；而血統又將他們和他們的塞爾維亞弟兄緊緊的拴着。『今天我們要問他』——穿新衣裳的哥羅西亞人這樣的想着——『今天，當他在公署(Konak)的宴會上喝過幾杯我們的香冽酒以後，是否布達佩斯仍然待我們如一羣盜賊一樣，維也納不追念我們的葉拉契』

赤 (Talatovich) 他曾經將他的血色殷殷的刀放在聖司提芬 (St. Stephen) 的祭壇上，從反叛的匈牙利人的手裏保護過奧大利？

「今天城裏怎麼有這麼多面生的人，」一位警察長這樣的想着，他是一位匈牙利的行政官兒，他正坐車巡視各街；但他沒有什麼。這一次巡狩是純粹「軍事的」，預防警衛應歸軍隊擔承；普通的警察力，只有一百五十人，僅能保持公共秩序，以盡他的本責。「爲什麼只有這樣少的兵士，」警察長這樣的想着，仍未說什麼。維也納的長官是在想些什麼，毫不戒備？但此地的長官也未下什麼特別命令。他說他不能夠，用軍隊好好的在街上站崗放哨；因爲事實上大公爵和他的夫人一同來的，如果這樣佈置，這不會是表示歡迎未來的皇帝了。

四輛車疾速的經過郊外，從遠遠的送來 Niko 的吼聲；這是歡呼的不是兇惡的。現在他們轉向埠頭了；第一車裏是政府委員和市長，第二車裏是大公爵同他的夫人，對着他們的是坡堤奧勒克 (Potiorek)，波黑兩州的總督，在車仗旁邊是一位哈拉錫 (Harrach) 伯爵，摩托車隊的車主。侍從在第三和第四輛車裏。那時觀衆越擠越多了；呼聲越喊越高了，在他的帝國隱遠之區上，爭論的風潮中心

點裏，大公爵覺得自己已被歡迎；他看看身旁的夫人——看着她以皇后的態度，向對她歡呼的羣衆致謝意。此時他真有些陶醉了；因為她的原故，和達到了他若干年來所希望的目的。他們行近了市廳。忽然，在十點半鐘，像放來福槍樣，聽着露拍一聲發在車子右面，一種很小的東西落在他們夫婦二人的後面車篷上，隨即彈躍回去了；當後面的車子剛過，那炸彈就爆裂起來，聲若巨炮。

車都停止了。侍從中有兩位受傷。大公爵還加以援手。那受傷很重的軍官，即送往醫院。當時擲炸彈的人已逃過米祿日卡 (Mljada) 橋。然終被在遠遠的岸邊追及。他是一個奧大利國的塞爾維亞人，年紀很輕的排字匠，名叫卡布累諾威奇 (Cubrinovitch) 十分鐘後各車仍繼續前進。

議員們在市廳裏等候接待他們的上賓皇儲開口便說，面色已經變成灰白而蘊有怒意，『你們此地用炸彈歡迎你們的賓客嗎？』無一人回答。恐懼的市長對於那些傷促的聽衆致詞。大公爵預備答詞的時候，他覺得他的音響有些震顫，即極力的使它鎮定。他的夫人與當地各領袖的夫人酬應，他同她兩人都不感覺到這種情景多末無味嗎？他們本想以這種情景達到他們的高望。他們的目的是在這裏嗎，他們從九死一生裏逃出來——是來佔在這間樸實的房子裏，用幾塊氈毯竭力的裝飾出

歡樂的外觀，並聽那兩個無聊的演說。

他們走向前來，羣衆們高聲的歡呼。哈拉錫伯爵驚訝的問那位總督，「閣下未預備武裝的護衛以保護皇儲嗎？」

「哈拉錫伯爵，你以為薩刺耶服充滿了刺客？」總督冷笑的答斥。

蒼白的顏色和不安的態度，大公爵變更了當時的節目。他意欲單獨到醫院慰問受傷的侍從，同時他的夫人就直往公署，那裏的筵席正等着他們，但她堅持的要陪伴他。他默然的順從了。爲預防起見，他們決定走走另一條路。年輕的哈拉錫伯爵，因防護不周，願意站在大公爵的左邊足蹬上。弗蘭茲嚴厲的向他說：

「你不要做這種蠢事吧。」四輛車子轉動了，同前一樣，不過較爲快些。

圍觀的羣衆更擠多了，並更激昂了；他們呼着 Zivo，蘇斐亞蒼白的嘴唇，只有當一年老婦人喊着（捷克語）Nardar 的時候，纔微微的一笑。正進到弗蘭茲約瑟街，羣衆們，仍然毫無警察約束，留了一條狹道以備他們的經過。

「因命定的錯誤」第一輛車子轉向大道。領導一錯，第二輛車的車仗就跟着下去了。坡堤與勒克總督，那位冷語譏笑的人，負全責的人，叫着那個車仗，說這是錯了，應逕直沿碼頭去的。這樣，車子緊逼到右手的人行路上，車仗慢慢的下來了。

忽然鎗聲兩響從街道的右手邊發出，距離不到十尺。很明顯的沒有一人受傷。這位總督，知道薩刺那眼充滿刺客太晚了，跳起來告訴車仗，叫他回頭走另一道橋。正在這時候，公爵夫人躺在她的丈夫的胸前，總督聽見他們倆人說了幾句低微的話。現在，直等到現在，他醒悟到或有事發生呢。

但公爵壁直的坐着。侍從們跑來。沒有一人覺察到他已被打中了；就是他的夫人一方面也是一樣，他們付度不過是疲憊失神了。血液從他的口中湧出，他歪着倒下去了。他們解開他的制服，血液從右頸的大動脈管迸出，流在他的綠色制服上和車墊上。

公爵夫人，她靠着他，好像望着他以求保護，是毫無知覺的了，但沒有傷痕可以看出。他們回到公署。將那兩位貴客抬到一間房裏，間壁的屋子是冷藏香檳酒的地方。醫生在她的腹部找出鎗傷，同時大公爵因裂開的動脈管流血快死了。一位聖芳濟（Franciscan）的教士來替他們消除罪惡；天主教

也到了。他曾經警告過他。一刻鐘後，死神就光臨到奧國的弗蘭茲斐迭南大公，哈布斯堡王室的皇儲身上。在他斷氣的幾分鐘前，蘇斐亞，焯塔克女伯爵（*Courtesse Chotek*），霍亨堡女公（*Hohenberg*）厭世觀的唯一信託人——即遭舉世之白眼者，已撒手而去。她所說的或者就為他的最後的話，他所謂或者就為她的最後的話，無一外人聽到。有誰來悲悼他。只有孤哀的子女在柏林福迪宮裏哭啼。

當時羣衆已捉着謀殺者，他急促的吞下青化鉀，但隨即嘔出，他是一個中學生，塞爾維亞人，奧大利的屬民。他的名字是雙重的表徵，迦伯列·普麟栖柏。——「噩耗的捎帶人」（*Gabriel Prinzip*）——「*Bridger of witnesses*」為什麼是捎帶人而什麼，又是普麟栖柏的噩耗呢？

三小時後，基爾灣（*Kiel Bay*）裏，一條摩托小輪駛近皇帝的遊舫「霍亨索倫」，愷撒威廉，服裝如海軍大將一般，站在艙面的雨遮之下，評判競賽是的操演。他略略眼向東瞬，便看見幾隻朝日的黑色戰艦的暗影。它們挂着英國軍旗。海相察赤爾（*Churchill*）原想親身與英艦同來，這是十九年中第一次出現於基爾灣（*Kiel Week*），但替爾四次（*Troika*）拒絕，與冒險者坐在一桌。愷撒招待了這位英國人，在先一天的晚上，他已經由他的大使詳細的告訴他，英國有酷愛和平的鄭重誓言，但他盼望

着白利昂 (Brand) 也來。他很願與那位巴黎市民談話，所以送了他一張請柬，由摩納哥 (Monaco) 的王子轉交。而白利昂沒有賞光，什麼原故？

三國之間所存留的只是誓戒與懷疑，即小小的義大利也越過越深沉了。除開維也納的老人以外，還有誰可相信？

現在那條摩托小輪靠近了船邊。小輪上的人向甲板上的人招手。皇帝揮手令去；他不願他們來攪擾，但小輪上的員司堅持要來，擎起一封電報，鄭重的放入一隻烟匣裏，擲上遊舫。近臣將它拾起，謹慎的捧呈皇上。愷撒讀了薩刺耶服的新聞。他咬着嘴唇，於是說：『現在我什麼都得重來了。』競賽停止，基爾過於此告終。愷撒在船面上踱來踱去。他的思想或很近於如下之所述：

『弑君者！我時常討厭那些塞種豬！絕對無宗教的東西！我看彼得那們樣子該是多麼可惡的惡漢！他是用謀殺換來的寶座，無須乎再假冒上帝的恩寵。我們不容受的，無論如何……小卡爾 (Karl) 自然跟着來。他沒有什麼，只是一個嚴格的主張君主政體者——所以他不能不保持文雅。只要送一張請柬請那肥老的焯塔克吃飯，無論誰都可與弗蘭茲爲所欲爲，我應到維也納去。但將他們

怎樣的埋葬呢？她是不能葬於皇陵之內的。無論如何，這位老人（奧皇）總不會優容大公爵。真的，他是一個好人。還未到五十歲，已經獵獲了五千隻鹿——那是很好的記錄。對於高尚的事情，他實在一點也不了解，音樂與詩詞，爲人類的情感之最上的成就，可是只使他感着煩擾與困難。搜集些陳腐的家具——只此而已。不幸他又沒有口才——常時膽怯地不敢開口……；匪徒既是塞爾維亞人，維也納是不是要採取相當步驟，這到說不定，那些英雄終日是膽怯的……：電報！他即寫：『我很悲痛的接到暗殺的消息……』

『這是如何的可能？』歐羅巴呼喚着。『禍患臨到負責任的人吧！他們應負責，負損失的責任。』奇異的事情已作，而更奇的遺而未作。調查的工作只費了幾天功夫，並出之於極秘密的行動。是誰隱而未露呢？怎樣對待這位坡堤奧勒克總督，他誓言絕對安全，即在第一次炸彈之後，尚保持那種無益的混沌態度，當兩次圍炸之間的時候，未令軍隊保護他的主人，在不能開快車危急的地方，還走錯了路，又要改正，退回，主人和主婦已流血要死，還不知覺？事實上，他無法可以自解，所以人家也不來打擾他了。

行政首領說些什麼？立忒·豐·俾林斯基 (Ritter von Glinzky) 對於大公爵的安全，定比大公爵還深知些。對於警察長官的行為沒有問題嗎？他的部下讓熟識的「六七」個人，在第一次炸彈之後，手裏擎着手鎗與炸彈站在街上。沒有一個警察被拘捕，有高大的勢力在他們的後面嗎？

以後，亞哥郎 (Asch) 的長官告訴他的朋友——不是在朝的，所以很難找出那一件文書——在六月初間他已從柏爾格刺德 (Belgrad) 接着匿名警告，內有未來暗殺者的姓名。他即將這封信交與哥羅西亞政府，哥羅西亞政府又轉與匈牙利政府。但毫無回音從布達佩斯到亞哥郎，結果，當兇手們准時跨過邊疆的時候，竟無人負責注意他們的光臨。同時，亞哥郎的律師加格立阿狄博士 (Dr. Gachard) 也曾將同樣的警告送往警署。在這一點上，匈牙利政府仍默無一言。

雖然當這樣以友愛態度對待當地人的時候，這就是說，當他們這樣互以友愛相處的時候，對於塞爾維亞人可以自由報復並仇視之，因為他們對這次的暗殺案是應負責任的。維也納的人們希望這案件的線索是可以從柏爾格刺德追尋出來。最低限度，只要有一位塞爾維亞的大臣被牽連！於是人人可向他們大施叱責了！豐·魏斯勒 (Von Wiesner) 趕忙的馳往犯罪地點研究文件的時候，大

家在外交部向他呼道：『將可能的事都找出來！找出攻擊塞爾維亞政府的材料，調查委員！』

豐·魏斯勒極力搜尋，就其所能嗅察的都嗅察到了；然而，他是一位誠實君子，下面的一封電報，是他在十四天後，儘他所知，打給維也納的。第一：「在刺殺以前那一時期的材料，實不能證明塞爾維亞政府有助長宣傳之意。這種運動的養成是由於塞爾維亞的各種協會，證據雖不豐富，但在這一點上，也夠用了，不過塞爾維亞政府有縱容之咎。」第二：「在犯罪的或供給軍火的組織上或預備上，無法證明塞爾維亞政府是共謀——反而言之，並且有許多事實足以證明此事之不可能。」第三：「確定的與公平的證明，炸彈是塞爾維亞軍庫裏的東西，但無法臆斷那就是從那裏拿出，因為或得之於革命委員會(Comitadjis)的軍事供給所。謀殺以後的種種調查，在宣傳的組織上，從塞爾維亞的國民黨(Naropna Obrana)得着線索。有價值的材料現在固可以用，但尚未加以精選；緊急的調查仍在進行中。」報告中指出被牽涉的人，有幾分確據的；幾個塞爾維亞邊疆的稅關吏員，一個塞爾維亞的陸軍少校，和一個波斯尼亞的鐵路職員。

可以恐懼的政治結局是沒有的。罪責應該加到哥羅西亞人和匈牙利人的身上，但無法加之於

塞爾維亞？

同時，謀殺兇犯已被審訊，內中的一個，卡布累諾威奇，住居薩刺耶服的奧人之子，是謀殺的領袖，訓練他的青年同伴，並由邊疆私運軍火。他們還有旁的人，在柏爾格刺德設計謀害大公爵的生命。

這一天不是復仇紀念日之一嗎？這件事發生的時候又正是他們的祖先被土耳其人蹂躪的日子；但這一天也是年輕的米羅斯·鄂畢里奇（Milos Obilich）刺殺戰勝者穆拉得（Murad）的日子，米羅斯於是變為民族的英雄，所以米羅斯的名字流傳至今，我們還可於歌曲故事裏聽到。變成第二個米羅斯——假令有人為這個目的而犧牲。

普麟柘拍曾在柏爾格刺德的中學住過四年，那時就加入了種種愛國團體，於是浸漬在大塞爾維亞夢裏。這位少年的目光逼人又有堅決的神采，他在法庭上說：『我把大公爵當我們的共戴天之仇；他阻擾南斯拉夫民族的聯合！』所以他決定刺殺他，以後再殺死自己，以保守秘密的安全。為保全他人的緣故，故替其餘的囚犯辯解，拒絕供出同謀的姓名，他的意志的重要點永未宣佈；以他自己的自由意志，他決定為國人的高望犧牲性命。牠的態度是勇敢的和直樸的，像一位狂惑的理想家，與

許多無政府主義者相同，除開這次犯罪以外沒有什麼可以攻擊他的，他以為這次犯罪是達到他的目的的唯一方法。他被判監禁二十年，繼續了三年的黑暗世界，他便死了。其餘三人也被執死刑。

然魏斯勒的報告並未公佈，就是奧國也茫然不知；塞爾維亞政府仍當有罪。

暴風烏雲籠罩了大地；火炬在潮濕的路上發出奇怪的光焰，導行於兩具高大黑色的柩車之前，這柩車裏是載着被暗殺的夫婦之棺槨，顛簸震盪的向多腦河而去。他們朝阿職忒頓（Archieben）前進，到陵墓裏去，這是大公爵自己修的，「當願同蘇斐亞睡在我們自己的墓道裏，而不願放棄了她到卡佩清斯（Capuchins）皇陵去」——弗蘭茲斐迭南曾經這樣子想過，他愛這個婦人遠在權力之上。

忽然起了一陣可怕的風暴，馬脫了駕，遲了一會，靈柩運回到泊錫郎（Pohlarn）車站的小候車室內。他們重新又冷清清的立在箱弄的旁邊，宛若注定的一般，在悲哀的長途旅行之後，還不應當得到他們日日希求安息土。以後，當他們到了多腦阿，波濤洶湧，急雨助威，浪勢泛濫兩岸，時間已是很暗了。

泊錫郎！這地方從前律狄革伯爵（Rudiger）做過主人。當遺榭在黑色渡船上漂過多腦河的時
候，哈根（Hagen）的影子忽然在河岸上發現，接着所有尼伯蘭根（Nibelungen）的形子也出現了。他
們在那裏爲着靜悄悄的歡迎在他們千年之後的來者。

就在這地方，多腦河廻環的地方，從前有一天會發生另外一場世界的大火，因爲一位無辜的人
被打倒了。

第二章 好戰的伯爵

很舒適的斜坐在他們的式樣別緻的圈椅裏，雙腿交叉着，兩位中年的伯爵全身穿着合體的淺灰色衣服，坐在維也納外交部之金紅色的辦公室裏。公園的菩提香味，從軒敞的窗外，一陣陣的送來。七月初還在維也納國家大事的是，他們正在討論是否一樣可以穿野絲綢，還是只能穿灰色料子；炎夏中宮廷喪服常是一件討厭的事，並且他們左臂上帶着的黑喪紗，在黃色服裝上太有與國民族性的色彩。在談話之中，二人彼此全盡力使對方覺得他們的精神感覺悲傷；但是事實上，兩人都因薩刺耶服的事件歡喜欲狂了。

問起這兩位帝王家兒的姓名嗎？他們是很長的，歷史上只稱着柏耳喜托特（Berchold）和福加錫（Forgaloch）。但是我們在歷史的重要關節裏必須注意他們，所以歷史的正確這一層自然逼迫我們正式的介紹他們。利歐破爾得（Leopold）即柏耳喜托特伯爵，領有盎格爾錫茲（Ungerschnitz）

福拉亨(Fratius)和布利茲(Pullis)等采邑，任皇室大臣和帝國外交總長橢圓的臉，微尖的下頰，美麗的鼻子，倦怠的眼，早年禿頂的頭，敏感而柔弱的嘴上蓄着小小的鬚髥，其性格是輕侮世態的，其精神因縱慾而疲憊了，他維也納上流社會中之最雅緻的一個，倘若他要誘惑人家他固然作得到，即要博人家的歡心他也可以作得到，他的思想輕浮，作事荒唐，決斷毫無，帶着一種饒有市儈和運動家的態度，甯願養馬作為比賽或從軍之用，而自己並不乘坐；無論從那方面看起來，他這個人的生活，最喜歡在看台上操縱或觀察全局，按照個人的意思支配駿馬與軍官，兵丁和鴛乘。

另外的一位外貌較為振作些，他是騎軍的一位模範隊長，膚色黑黑的一個馬扎兒人。又是一個很好的名字：福加錫伯爵領有給蒙(Glymcs)和加克(Cacs)等采邑，曾任駐柏爾格刺德公使，在福銳德瓊格(Friedjung)審訊中，他曾以偽造的文書被牽連，這種偽造文書是奧大利用以攻擊他的哥羅西亞屬民的，他是外交能手，現成為他的密友所依重的代表，在柏耳喜托特伯爵身旁之匈牙利的神密特派全體代表。過去的三年間，福加錫曾不斷的以「必須幹點事！」這句話鼓勵這位精力快萎頓的閣員。



Leopold, Count Von Berchtold

特托喜耳柏相外奧

去年，柏爾喜托特的行爲極爲可笑，不加勒斯多條約（Treaty of Bucharest）是件應當補救的缺憾；這便是野心伯爵強烈的意志。因爲那條約增加了三個巴爾幹國家之土地與權力，尤其是塞爾維亞，軍隊兩次無效果的調動，據軍事家的眼光看來未免太滑稽了。位置與分譽若還想保存，改正他的行爲是不可避免的。一年以前，我們對於保加利亞的自由雖盡力幫助，而她拂逆我們的意志，竟予塞爾維亞以軍事上的聲援。那時柏林表示不滿，助羅馬尼亞與希臘，兩國非斯拉夫的國家，以反對我們。這是這位閣員很慘的兩次失敗！

現在是復仇的時機！無需要何種漂亮方式，金科玉律般的一句老話『威信』已經夠了。總而言之，猶太報紙的後台老闆，僅僅是反塞的民主黨人嗎？即令大公爵被他一切的未來子民所痛惡，或者除外提羅爾（Tyrol）教皇的祝福會在那裏增加他的聲名，而被辱的民族之呼聲仍易喚起；因爲這些蓄意謀殺的塞爾維亞匪人使奧大利的威信處於危險地位！所以外交部立定了脚步以後，伊斯服爾斯基（Isvoleski）就飛沫怒視，聖舉遼維（San Giuliano）從他的齒間輕輕噓氣，還有那些柏林人，他們常指摘我們諸事緩慢，現在也驚訝的張着他們的嘴！

內部的危險日見增長；無處不是失望，憎惡，忿怒，困難，爭辯，政府員司的開葺無能，和國會議員的意志薄弱。在近代的大城市裏，薄薄的一層智識之後面，站着很多恐懼的農民，他們既不能讀又不能寫；固守着他們的田地，除獵熊於德蘭斯斐利亞外，再不過是替北波希米亞（North Bohemia）的工場供給工人。除非再使帝國出兵外，克刺麻耳司（Krahar）實不能證明她仍生存；但是又調第三次兵，還不向仇敵進攻？攻槍砲在家裏放，發生內閔。因此毫無所謂外交的勝利！每多一次讓步，不過使塞爾維亞的匪人更加驕橫。自從不加勒斯多條約之後，波斯尼亞多一半是塞爾維亞人，在那地方，呼吸全不能了。波蘭人比林斯基（Bilinski）他也似乎在生事。最底的限度，要使羅馬尼亞人保守中立，輕輕的使斐迭南轉意，若是柏林就辦得到……。

柏林這種機會什麼時候再來？一個皇室貴人被刺，在威廉，自有一種必然的反應；中國式的復仇，對奧大利皇室之忠信，耀武揚威！於是，全身武裝，維也納老人來的親筆信。但我們應派那個到柏林去，或者小和約斯（Little Hoyos）那裏他們是喜歡他的，他也可以監視那位老雪敢萊（Old Szogyey）別讓他亂說八道，然我們對這位老人怎樣說？究竟，作這樁事是用他的名義，若忽然事情爆發，他

或會被嚇死；在那種情況，小和約斯是脫不了干係的，我們便絕望了。我們向柏林要求什麼？尼柏爾根式（Nibelungen style）的聯盟，他們能夠讓人家駭嗎？那裏什麼事全做得到的。我們的懷袋中有了那種允許，我們可以壁直的向前進行我們的事。黑曾道夫（Hörzendorf）五年來如芥粉般的敏銳，克羅巴亭（Krohstin）三年也是那樣子。『塞爾維亞』他昨天說，『可以在四星期內消滅。』這是快極了，俄國還沒有能夠知道他的愛女之遭遇呢……威廉不來送葬，這是人人所深深慰藉的；不然，這兩位大皇帝要用和平的眼淚再相擁抱着。大家都充滿了戰事之希冀，竟有些人連這次衝突的地點也全預先指出來了。

危險？五年前，當亞梭塔爾攫取兩州的時候，俄國沒有表示溫和的態度嗎？龐大的俄羅斯想將領土向南方擴充到溫暖的海邊，但是她對這事的權利也就是渺小塞爾維亞的權利，所以，阻止他們這方，這就是我們歷史上的任務。若是他們仍固執前進，怎樣維持和平呢？若是發生粗暴的衝突，再好也沒有那位殺人的強盜帕細士（Faslich）並不是真正的仇敵，值得犧牲假期去毀滅他。至於反對俄羅斯的大爭鬥，卻是亞梭塔爾還未達到的遠大目的。在兩年後俄國便要完成她的鐵路，誰能擔保兩

年後我仍能在那裏呢？向前進起首，就用最仁慈的皇父所寫的覺書吧！

不久，柏耳喜托伯爵寫信給他駐羅馬大使，探究未來之星期中可以發生的事，這如同在迷宮裏探險一樣。『現在我有這種印象，或是受天之命，成爲教宗內閣開員之一……從夫勒里紅衣主教（Cardinal Fleury）到拉穆斯鐸夫紅衣主教（Cardinal Lambsdorff）——他們在當時均欲實行和平政策，但是事實上他們是應當主張武力政策的。我希望我比以前走同道的人得着較好的成功。』

提斯扎（Tissa）伯爵抱持反對的態度。

他是國中最有才能的人，也是最有勢力的人，反對其他兩伯爵所計劃的塞爾維亞戰爭。他要強行他的反對意見，而停止戰爭嗎？理智要藉這位強健的匈牙利人的口說話嗎？我們在這裏找着一位真誠的歐洲人，他感到他的可怕的責任，處任何情狀之下，必決心防止戰爭——要單獨一人的防止戰爭？

他看起來不像是一位和平主義者。他是各盟國間最好的劍客與雄辯家，這是毫無異議的，溫雅的態度之下藏着勇敢而難馴的堅強毅志，他是寡頭政治的思想，人生觀是舊式的，對於帝國的另一

半是不忠誠的，除匈牙利外根本上仇視一切；但在這些限度以內，他是具有仁慈性的政治家，遇事警策，永未現過疲倦的態度，在任何團體間總是身爲先驅。同時，以他的不合時式的衣服，他看起來像一個小學教師。這位劍師臉上似乎常戴着一副防禦面具，因爲他那巨大的眼鏡，從旁人的窺測視線裏，將自己的窺測視線隱蔽了。以他那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言語和精神上與體質上的活躍，使他倒有幾分舊式小說中英雄的氣概，給婦女們一種有趣的印象。

當電線遞到弗蘭茲斐迭南——匈牙利的仇敵——的暗殺消息，司徒芬提斯扎伯爵的情感紛然雜呈。普選的危險現在再不至於發現了，大公爵在世的時候本希望利用這種普選打破匈牙利中壓倒德意志人，羅馬尼亞人，哥羅西亞人和斯拉夫人的馬扎兒人的優勢；不再有「三重主義」了，不再有獨立的猶哥——斯拉夫（King-Slav）了；一顆槍彈便足將這件事全部消滅了。我們能夠盼望提斯扎伯爵在這一小時的第一刻鐘非常的不樂嗎？

在第二刻鐘的時候，他的政治家的成份漸漸的回味起來了。柏耳喜托特的野心不思攫奪這個最好的機會以與塞爾維亞開戰嗎？以前曾有許多次錯誤的發動。福加錫願意將他自身被他的朋友

在維也納談論嗎？從提斯扎方面說起來，最大的危險是戰勝塞爾維亞；這適尼使斯拉夫人的數目在帝國內增加數百萬，匈奧間神聖的平衡原則因而顛撲，於奧固然是有利益的。並且，匈牙利境中的哥羅西亞人和羅馬尼亞人之間也惹起了糾紛，於是危及提斯扎的全般政策，這種政策他以征服一切反馬扎兒人的民族為根據。

提斯扎在維也納馬上知道柏耳喜托特真是計劃進兵。現在最緊急的辦法是壓制宮中的老人；於是提斯扎寫信給他的皇帝，說：「柏耳喜托特伯爵意欲利用薩刺耶服案的機會以與塞爾維亞交關，我個人是不能贊成的。我於柏耳喜托特伯爵勿需諱言，我看他的動機是一種大錯，我當然絲毫不能分擔什麼責任。第一，將責任放在塞爾維亞的身上，我們還未得着充分的證據，儘管塞爾維亞所給的解釋，縱說是滿意了，但是仍要與該國開戰。可以想像的，我們一定得着很壞之妄加干涉的聲明；我們將要暴露於全世界之前是和平的破壞者，在最不利的情狀之下將要惹起大戰。第二，依我看來，這時機選得不好，當我們已經實際的失去了羅馬尼亞的時候，又當保加尼亞，我們唯一所期待的國家，是完全疲竭的時候，無論那方面這是一個很不吉利的時機。巴爾幹的現狀既如上所述，如以此種充足

理由作爲戰因，余當極爲憤怒。」

他立即建議打破德國對保加尼亞的敵意，乘德皇光臨之便，「利用近來的暴舉以破壞這位尊貴人物之偏見的親善態度，並誘他對於我們的巴爾幹政策上給予活躍的助力。」

這封信是一篇短短的傑作，如同擊劍家的刺法，其中刀劍來往猶如閃電。彼同時以辭職作威脅，復以匈牙利「迭克推多」之身份而恐嚇匈牙利之否決。大家明白，這事是在提斯扎掌握之中。但是他能堅持到底嗎？

喪禮完了之後，老皇立刻便回到他的伊錫祿行宮（Esztergom）穿着獵服，坐在他的外交大臣柏耳喜托特欲請他寫的一封信的草稿前面。若長久的經驗能夠使人變成政治家的話，弗蘭茲約瑟在晚年的時候應該比他在青年時代聰明些。一切的戰事他都失敗了，這種事實他自然不願再發現，然這也不是說他是一個和平主義者；雖然這歷史上的最後一位君王是處於西班牙式的孤立，但他會注意他的人民的呼聲，並且對德，匈官僚之願望曾加以顧慮，這些人是他的人工造成的皇位之最後的支柱。他的侄子的慘死不能動他的心，他向來不喜歡大公爵，大公爵不應有的婚姻更激增了他的厭

惡之心，其厭惡的程度到了這步田地——他見了暗殺的消息，不但若無事然，並且以爲這是上帝的裁判，立刻向他的御衛說：『天不可侮。』在這句殘忍話的三天後，他觀察當時的風色，以便偷偷的前往獵鹿。這事，在他的生命中，乃爲賠償彼所有之失敗僅餘的一種娛樂。他不管誰繼他而有天下；或則他以爲這個包容許多離心力的帝國，是因爲他的高年，現在唯因有普遍的尊敬，而得團結在一起；一種不可名狀的尊嚴與威儀令人很難得與這位生成的皇帝親近，恐比親近全俄的沙皇還難些。

一個人總不要有厭倦之心；必須看看帝國內部是在怎樣的激動，若必要時，還須利用國外的危險以避國內的糾紛。幾天以前，他向德國的大使說，這位大使是來表示愷撒威廉未親臨奧國的歉意：『我看前途很黑暗的……我不知道我們能否平安的再朝前看些時，我希望你的愷撒也覺察到我們國家的危險是起因於塞爾維亞鄰國。於我最不安的是俄國實際的動員，計劃在秋季舉行，那時正是我們抽調新兵的時候……有了這種解事的人如汾泥最羅斯 (Venzelos) 和司徒艾特 (Strait)，我們一定要循着這條直道前進。我雖卻不如何的惦念斐迭南王 (King Ferdinand) 而保加尼亞是毫無疑問的一個大國並能有重要的發展。或可將希臘除外，保加尼亞是巴爾幹的唯一與奧大利



Francis-Joseph

瑟 約 皇 奧

利益無衝突的國家，所以我以為應與保加尼亞培植親善的關係……我知道你的愷撒十分相信加羅爾王 (King Carol) 而我沒有這種信心……若祇有我們能夠使英格蘭完全與地的友人法蘭西和俄羅斯分離。』

這如同在比牙琴的鍵盤上，人祇彈了幾個音，音調既不沉重，又無收束，但是絃音的調和卻是十分正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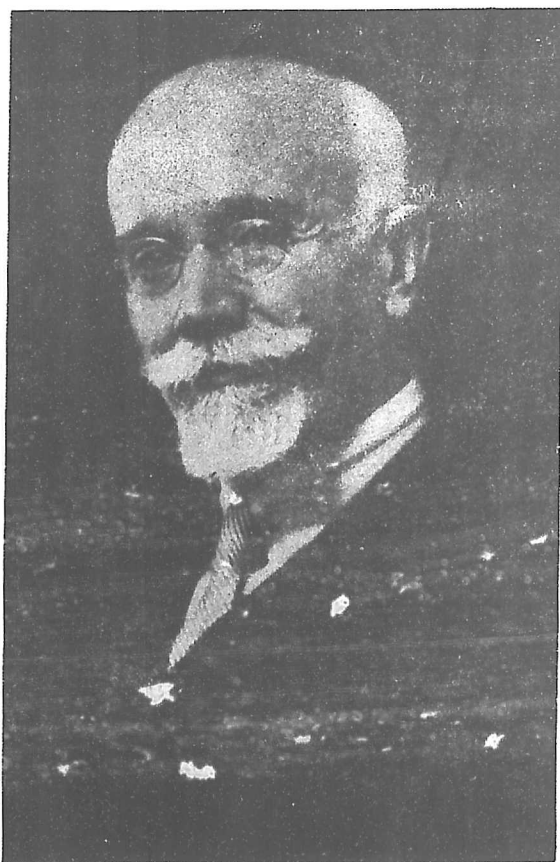
現在，他坐在這封備忘備錄之前，備忘錄中所說的是敵對塞爾維亞的計劃，心中祇想起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體，過去的印象使他服從柏耳喜托特之誘惑，這些誘惑已將提斯扎的警告驅逐很遠了。若干年前，最後一代鄂布銳洛非奇 (Obrenovich) 朝的國王會使他覺悟，這位惡待他的父王米蘭 (Milan) 的亞歷山大王 (Alexander) 因為與他德刺格的 (Draga) 結婚，而使他的父王不能反對他，暗殺這種人根本上就不是弑君。

那時彼得得繼使——仍然很在嫌疑之列；因為若亞歷山大被暗殺了，彼得即由此暗殺而得着他的王位。老皇仍決定接待他，在布達佩斯什麼都預備好了，三年前——扈從、馬車、筵席等都安排齊全。

了，那時塞爾維亞王忽然害起怕，並沒有來。這件事以及塞爾維亞王兩次調兵遣將威脅哈布斯堡王族，是任何哈布斯堡族人所不能忘記的。現在塞爾維亞人中的一份子在奧大利的街上打死了一個哈布斯堡，令他毫無懺悔的到了他的末日！柏耳喜托是對的——他簽了這封爲他寫出來的備忘錄，內中有下面的幾句話給撒威廉：

「我可憐的任子之被殺是由於俄塞的大斯拉夫主義者（Radicals）激動騷亂的直接結果，這種舉動的唯一目的是在使三國同盟之勢衰弱並破壞我的國家。我政府將來的努力須注重於塞爾維亞的孤立與陵替……永久和平之光臨，唯有在塞爾維亞被排棄後祇成爲巴爾幹的政治勢力之一份子的時候……塞爾維亞與我們之間的和解勿須乎再念及了，在柏爾格刺德罪惡騷擾之火焰未撲滅之前，全歐帝國所從事之和平政策將繼續的受威脅。」憎惡塞爾維亞症（Serbophobia）——這便是戰爭的意志，在最初幾天所能引起的民族仇恨。這封信的結果，就決定實行前幾天兩位伯爵和軍人所想像的戰爭。

第二天的中午，年老的薛敦萊·馬立錫（Szygany-March）伯爵，一位匈牙利人，一位好好



Eleutheros Venizelos

斯羅最泥汾相首臘希

先生，作了許多年住柏林的奧匈大使，被請到皇宮（Pogoden）吃飯，在那裏他親手遞呈他的皇帝的備忘錄。愷撒看那封長篇的備忘錄，他說先須與伯特曼（Bethmann）商量，隨即入席。在席上他表現着溫文和藹的狀態；談些普通的話語；皇后也在座。

飯後的音調全變了，愷撒現在露出他的計劃。

「俄國的態度無論如何是仇視的……若奧匈與俄之間的戰爭難於避免，維也納可以相信德國，她的最忠實的同盟國，一定站在她那一邊。而且，俄國現在也毫無預備戰爭之意……我完全瞭解弗蘭茲約瑟皇帝不願進兵塞爾維亞，他是著名的酷愛和平者；但維也納若真是決定必須採取戰爭的舉動以對塞爾維亞，而又忽略了現在最好的機會，我是覺得引為憾事的。至於對待羅馬尼亞，我決定監視加羅爾王和他的朝臣採取正確的態度……我從來毫不相信斐迭南王，現在也並未相信他……而我對於貴國與保加尼亞所締結的條約之任何結果絕不反抗……」

德皇的語言使匈牙利人越聽越高興。他趕快的跑回家中，看着密碼電本，將這最珍貴的言語電知維也納。

然他還只看到了威廉的心靈之一部份；這種巧妙的變換音調之態度，起頭是堅定的，後又變成衝動的。因為在他尚未知道這封備忘錄的內容以前，威廉已閱過他的大使從維也納發來的報告，後者並已顯明的嚴厲的警告了好戰的伯爵，不以他們的操切為然。於是愷撒抓起御用的長鉛筆在邊上對着那些觸目的字寫了幾句話：

『那個叫他這樣作真蠢！一點也不是他的職務。……以後，若計劃都走錯了，一定說是德國拒絕！叫柴錫奇（Tschirschky）留心，別胡說亂道！塞爾維亞人必須加以處置，並需立刻執行！現在若不執行便永久不能執行！』

什麼事激動了這位圖謀和平的愷撒這樣狠！不上兩年以前，塞爾維亞人進兵於阿爾巴尼亞（Albania）以海為他們的最終目的。維也納主張戰爭，而愷撒反對。他概括的將他的思想寫如下面一段很明白的話裏：

『奧大利對於塞爾維亞的要求，很鹵莽的出之於尖刻的專橫的聲調。這樣可以惹起激怒的反應，而使前途愈加紛亂。塞爾維亞要求接近亞德里亞海（Adriatic）並出入的港埠；奧大利顯明的拒

絕了這種願望。俄羅斯似乎很願助成塞爾維亞的大志，在這一點上或會與奧大利衝突……那時候約在德國當然發生效力，因為維也納將要受彼得堡的攻擊了——按照條約，這樣就捲入了動員的狀態，德意志招呼兩面的戰事……巴黎是毫無疑義的受倫敦的幫助。如此，德意志一定要與三大強國作殊死戰。我們冒一切的險，也可以失掉一切。

「這一切都是因為奧大利不願讓塞爾維亞人在阿爾巴尼亞或都拉斯(Durazzo)很明顯的這不能當一種理由令德意志加入殊死戰裏。以這種理由要德國感覺到戰爭的熱忱，實在是想不出方法；若因為這種緣故以德國的生存為孤注，在上帝與他的子民之前，他的良心和他的責任，恐無一人能夠安然順受吧。

「使德意志的軍隊與人民直接俯首於他國的外交政策之下，使他們任意受他國支配，這是任何條約所未具載的！三國同盟所給與三個簽字的國家不過是互相保證他們當時的領土完整，這並不是說他們遇着其他的領土爭端也毫無疑問的互相幫助！若奧大利受了俄羅斯的攻擊，盟約當然發生效力，但這種攻擊必非由於奧之惹俄。而這種事情或會起於塞爾維亞，維也納終須設法避免一

切。奧大利定要靜聽着調解的建議或進行調解的辦法。

『若俄羅斯拒絕奧大利的和解提議，而這種提議又已經過其他強國的承認與贊助，那他的這種仇視維也納就是自己走入錯誤的道路裏。他自然會引起列強的情惡，並使人有這種懷疑，說他犧牲一切想惹起對奧的戰爭，阿爾巴尼亞祇是顯明的託辭。她一定被視為和平的破壞者，喚起任何有理智者的忿怒。』

在這件文件裏，威廉第二具有政治家的識力，解決了差不多完全與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樣的政爭。豫料英國一定加入俾士馬克的理論即『同盟不是一種互相有利的團體』這是歐洲對於挑撥者所定的一種有力的意見，承認塞爾維亞的海口需要——這種種方面差不多很公平的得着人家的了解。他祇要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重述一遍這些話，如他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文件裏寫的一樣。在憲法之下，和戰的唯一決定，全操在德意志的愷撒手裏。若他在那一天溫習過他的思想，他一定使維也納的內閣不能有任何動作，也就是阻過了世界大戰破裂的一切可能性。

這次意見之變更，尤其是在王子被刺之後，我們可以用君主的精神病之本質來作解釋，在一九

一二年，因愷撒的否決，使戰事未能發生，而現在，在王子被刺以後，維也納那些好戰的伯爵覺得這一次是愷撒贊助的時期到了！當可料到他們是多麼快樂呀！

在那中間的二十個月，爭執既未見更加劇烈，同盟也未見更加親密。若反對的團體更形接近，在命運之神負責任以前。對於一切現象中的任何衝突必有更大的注意。然而現在愷撒責罵了他的大使，因為大使絲毫不爽的仍採取了他以前的立場，責罵他的情形，好像是馬走錯了路的馬車伕。

爲什麼奧大利和德意志一定要「處置塞爾維亞人並立刻的幹起來？」

今天，這第二次的動機（虛榮心）將他引怒了。「這一次他們一定知道他不畏縮。」

在這一句話的後面，可以看出軍官的呼聲，佞臣之不豫的肅靜，太子之諂媚的笑影，海軍大將之緘默的容貌，大德意志報之輕侮的論評。在每一求戰的希望後面，即隨着一個愷撒偏重和平的新決定，他們不露痕跡的使他知道光榮的軍隊——世界上最強的武力——排列在他的周圍，什麼事都預備好了，而他仍然不敢舉動。

他的幻想在他的內心裏是已被破碎了。假使俾士馬克的忠君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時候，（他常

如此主張)那末，威廉的君王觀念也是很高張的。「上帝的恩惠」俾士馬克不語確是愷撒的靈魂中最真實的標記；同時，這種標記辯護了他的中古式的心理，以免他自視等於平民；因為實際上他是孤立於上的。但他擴大了這種理論以包括全體的皇族同人，這種理論發生於他對他自己的情感裏，這確是很適合於他的品位。一切的王子們，與他交情最好的，莫過於弗蘭茲斐迭南，或者最低的限度他是這樣想法。他們竟敢鎗擊這位歐洲之歷史悠久的帝王家的大公，暗殺德皇的朋友，以上帝的恩惠和威廉的愛顧——而仍遭了刺殺！他覺得這件事對於他好像自己的一種打擊；覺得他的義憤迫他報復這次過惡的仇恨。好戰的伯爵計算得很對，他們沒有威廉的刀劍絕不能鼓動風波。

午后召集首相外交次相親麥曼 (Zimmernann) 到波次但 (Potsdam) 的御花園來。兩人都是很忠順的服從愷撒，尤其是外交次相，「勿須等着聽首相的什麼忠告，」立刻下答覆維也納的命令，情勢是嚴重了，決斷讓奧大利她自己去定，羅馬尼亞勿須攻擊。保加尼亞的幫助必須取得，衝突應縮小範圍，最後則述及在危險期內對同盟國應盡之義務。晚上，柏特曼將愷撒的命令送達奧國大使，他自己又加一句話，「立刻干涉塞爾維亞是最好的解決。」和約斯伯爵坐在他的旁邊，亂點其頭，以



William II
二 第 廉 威 皇 德

表示極端的贊成。他比年老大使的歲數小些而又勇敢些，他今天逢人便說：「我們將要掃除塞爾維亞。」

翌日的早晨，大家的頭腦較為冷靜些。親麥曼寫一封私信與駐維也納的德國大使，信中指出應趕緊的警告奧大利，不要將她的要求太嚴刻了；但是這種有理智的思想永久的留存在那張信紙上，那張信紙插在信封內，那信封放在抽屜裏。三年後寫信者在原來的抽屜內發現了那封信，他吃了一驚，那時正是他清理公事桌預備離開職守的時候。當親麥曼草擬昨天談話的報告給駐維也納大使的時候，柏特曼也有一點畏縮，在「於任何情狀之下很忠實的站在奧大利這邊」一句中柏特曼用筆將「於任何情狀之下」數字塗去了，只表明他的君主是「忠實」而已。

柏特曼猶豫不定的情形在我們的心中有四週之久，並且遷延到三年以上。柏特曼當小孩的時候，曾在校中名列前茅，就是現在他讀的希臘文藝，全是原文而非譯本；少年時代，他的法律試驗的成績很好，在鄉鄰中和射擊團裏得到很大的榮譽，即以他為例證，我們不能不極端的佩服俾士馬克的精警之語，普魯士出有很好的樞密大臣和諳練的行政長官，而沒有政治家。

第二天的早上——七月六日的早上——愷撒離開京城。國人的父王要去攪弄波羅的海的波浪，外交大臣往盧曆（Lucoino）度蜜月，豐·斯圖蒙（Von Stamm）先生去海邊曬太陽，陸海軍的司令到喀拉斯波得（Carlsbad）和塔刺斯卜（Taraspu）行樂，軍需總監在漢諾威（Hanover）埋葬他的姑母。（幾天以後）首相到他的別墅中休養，那時他以德律風執行職務。渴望戰爭的政府之舉動是這樣嗎？而維也納或彼得堡卻無一人請假他去！

愷撒等待前途的變化，雖說一樁也不是他所願意的。但是這位首相，受了軍官的煽動，這些軍官們祇要求幾個禮拜的自由行動以從事戰爭，他便將愷撒撤開了，藉口說，如果將預定之遊歷計畫撤回，一定要惹起他國驚恐的。然而因為對於危險要謹慎的原故，所以愷撒自己要確知道各樣準備有沒有忽略。在同一花園的櫥上，同日的下午，他接見陸軍大臣；翌日的清晨，海軍參謀長的代表（海軍參謀長未到），參謀總長的代表和海軍大臣都來謁見了。並未開什麼御前會議——這是很不幸的；若有一次御前會議，各部首領也可以發表反對的意見。法根海（Folkenhayn）的覲見為時很短，愷撒念從維也納遞來的信和備忘錄給他聽——大約只選讀了幾段，因為原稿用打字機打的有十二

頁之多。陸軍大臣記錄他的印象，「看這匆促的樣子」，維也納並未決定戰爭；他又向毛奇（Moltke）說：「閣下不見得有請愷撤縮短他的旅程之必要。」

第二天的早上，愷撤預備去旅行了，他又在御花園裏照樣倉卒的接見了其他的三位先生。他告訴卡拍爾（Capell）說，卡拍爾是代表海軍總司令（在假中）來進謁的，「我不相信任何類似戰爭的嚴重發展。俄皇不致幫助弑逆之人，此外，俄法都未預備戰爭。我是很不願發生不安的現象，我已從首相的忠告到北邊旅行去。我只要告訴你这緊張的情形，你可以看以後如何變化。」

德國陸海軍司令的四位負責代表，沒有一人被問及他的意見。這些高級官員祇是接受和重述他們的極率的命令；他們中間並沒有商議。陸軍大臣曾經對於奧大利的意向作過一次急促的猜疑；但他猜錯了，因為重要的文件並未給他看，戰爭的驚人消息全在那件文件上。同時，愷撤也找錯了敵人；這也不算怪事，因為什麼事都還未成功。祇有一件小事已確定了：德國的陸軍和海軍——換言之，即千百萬人的生命——被一位皇帝對另一位皇帝宣誓相助。從今日起，維也納的兩位伯爵得到「全權」了，這「全權」將由他們任意反覆無常的支配。

一九一四年七月

四二

「霍亨索倫」在海上開動了，艦隊所看見的只是水，氣和他的左右的面貌，除用無線電通消息外，現在什麼也不能到他的面前！像這樣有三禮拜之久，在這三禮拜的期間，陸地上，無數政治家不倦的談話，決定歐洲的前途。

第三章 最後通牒

第二天的早晨，維也納帝國的官員們在外交部會議。柏耳喜托特伯爵招待了這些先生們，很客氣的讓了坐，好像請他們大宴會的樣子。他當會議主席以來這是他最出色的一次——這是他的緊要關頭。在他右邊，坐的是品貌端莊的提斯扎伯爵，帶着不可捉摸的神氣；在他左邊，是一位身段較長，一口花白尖鬍子。有些像伯特曼，而看起來又比較健康，這是史特格（Steg）伯爵，他是士的里亞（Slovenia）的貴族和奧大利的開採——但他是怎樣的得到這個位置，他自己固然不知道，歷史也不能告訴我們。他的久經風雨的容貌，旁邊襯着一位波蘭人的慘白而狡猾的面孔，這位波蘭人的名字叫着比林斯基，帝國內的時事他都知道，並且很熟悉敵國的內情，他或即便是會議桌上最危險的一個人；在這桌子上面，四種民族和五部互相猜疑的坐在一起。

這四位外交家，四位頭髮斑白的文官，預備將他們自己投入那穿綠色，白色，金色鮮艷服裝的三

位先生的懷中，這三位先生是與他們坐在一起。一位是帝國的和皇家的陸軍大臣克羅巴亭——上士的頭腦，生着一部巴爾幹式的落腮鬍；一位是統率海軍的大將；一位是黑曾道夫大戰中的主要角色——他改良奧國的軍隊和計劃攻意的戰役，毫無疑問的是帝國的誇大精神與好戰精神的主要表現。他的容貌顯露着果敢與精力，但太過於有種克制自己的神氣。這是思想家的頭腦，而非軍士的這種人的頭腦，其效用於婦女方面比用於男子方面強些。

柏耳喜托特伯爵於禮節上的準備都已齊全了，現在開這個戰事會議的目的祇在策略上的諮詢「爲挽救薩刺耶服不幸事件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兩省所發生令人動氣之內政變化」於是他發表他的意見「只要勢力的開展以便一次撲滅塞爾維亞的好謀」德國的合作已「鄭重的和顯著的答應了」一種最後的打擊，一筆賬的清算，公開的說吧：「我知道與俄國開釁是塞爾維亞戰爭之最可能的結果。」伯爵以後親手在條文裏將這句很重要的話用比較不強硬的字眼改寫了：「對塞戰役的結果或會引起俄國的兵事。」

提斯扎伯爵反對：「我決不同意加塞爾維亞以突然的攻擊而事先不採取外交手段一的切行

爲，就如像現在所要作的事。我們應當列成條件，條件不妨苛刻，然也不要使人難於履行，這是絕對必須的一種步驟。若塞爾維亞承受了，我們就能達到一種光明的外交成功，我們在巴爾幹各國的權威必定高升。若塞爾維亞拒絕了，我贊成我們採取軍事行動，但我立刻的要指明我們的範圍，我們不應根本剷除塞爾維亞。這種目的還未達到，俄國必出之於殊死戰了，我是匈牙利的首席閣員，決不同意帝國吞併塞爾維亞的一寸土。」再說，現在並不希冀戰爭，不過是對戰爭有種恐懼心。

斯替爾格和比林斯基乃起而發表贊成戰爭的演說，兩者的意見都是根據坡堤奧勒克之機巧的備忘錄（他希望用刀劍斬斷波斯尼亞的內部困難之癥結）。陸軍大臣贊同大多數的意見，說出這末一句話——真是再愚蠢也沒有——「外交的成功是無價值的。」他明白的主張用預防的軍事，但又顯出諸迅速的攻擊；很巧妙的說：「從軍事的觀點上看，我要指出軍事行動宜速不宜緩……我們已經失去了兩個機會。若我們現在不攻擊，在南斯夫各省省君起來，這好比是懦弱的表示。」斯替爾格伯爵更進一步的說，他這話裏毫不遺漏的包括了一切事實：「將柏爾格刺德的皇室搬出，王位給與歐洲的王子，這或則是很好的辦法。」

提斯扎伯爵的戰鬥精神與反對情形相比而增。當好戰的伯爵們和武士們一致的堅持用難於承諾的條件對塞爾維亞的時候，匈牙利增加了恐嚇的程度：『先生們，我已經這樣的駁回了你們，以爲要求的條件太苛。而且，若我們提議苛刻條件的意向毫不隱諱，我們要合法的宣戰，一定是很難的。若在節略中抹煞我的觀點，種種的結果我不負責。』他於是轉過面來望着比林斯基，並說他是負着薩刺耶服賄殺案的一部份責任。

現在轉到軍事上來了。陸軍大臣說可以應付三方面的戰事。勢力的均衡與「大致要成爲歐戰的趨向」已經看到了。他們散會了，而仍未決定。

提斯扎伯爵的堅強態度可以避免這次災難嗎？

豐·柴錫奇——別干道夫 (Von Tschischky—Bogendorf) 德國的駐奧大使，爲人機警，審慮，謹慎，受過優秀的教育，性情很好，而不是完全舊式的人。他也以他的書生面孔來觀察這一部分的事。他的面孔中的各部份都是很雅潔的——頭髮，眼神，聲音也是這樣。他曾作過一次開員，但以後又下臺了。他看重他的職位比看重他的個人還更關切些；這不是虛假無益的。他這種心理還以熟習的緣故



Count Stephan Tisza, of Hungary

扎 斯 提 相 匈

而增進。

他的唯一的宿怨是反對彼得堡的宮廷；他曾在那裏受過侮辱。事實是這樣，他爲人太倔強，不宜於粗野的俄國社會，有一次在宮廷跳舞會裏，一位大公隨便的佔了他的晚餐的伴侶。鳴不平，道歉，和他的掉換，一幕一幕的在那裏接演了。他永不能忘記那時候；他的猜疑的天性看那一次事是一種陰謀，反德的感情——這種感情誠另有其他更重要的許多表明。

因爲這一切，在這一次危局裏，他的第一步是不要有草率的決斷。「我們要記好，奧匈帝國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她的責任應審視全歐的情形。」這種道理話從德撒那裏使他得到一種書面的叱責，從柏林遞到他手裏的時候，內中的批語，將「弛緩」的字眼變成了責罵。這樣子自然走到反俄舊恨的頂點，在他的大使館裏之對於政治是完全不管的，大使館裏僱着兩位音樂與味比政治與味還低的王子。這位大使只有辭職好些，以免向柏林俯首貼耳。他仍居職不去，最後落得與他們一條戰線。

除去對於同盟者之猜疑外，他個人對於柏耳喜托特也無同情心。然而，他訪謁了這位閣員並說：「以我的皇帝名義，我鄭重的通知你柏林盼望貴國採取對塞的行動，德國一定不知道這是怎麼回

「畢」若是維也納不立刻發動，他的薩克森（Saxony）的語言忽然變成普魯士的了。

柏耳喜托特立刻記下這些寶貴的話，以便對待他的敵人提斯扎，習用的「你」字（Du）很親近的人，纔用這個你字稱呼。作了這些話的額外香料，而提斯扎毫不為動，並且他還將他的意見寫一封極有力量的信給皇上。

但這位皇帝年已八十又四了；柏耳喜托特的嫺雅而善辯的口才較諸不在面前的匈牙利人之任何信件的效力大多了。結果，當提斯扎在布達佩斯對於匈牙利諸閣員解釋他的和平政策，諸閣員也一致向他喝采的時候，弗蘭茲約瑟通過了他的外交大臣的軍事計劃。

一星期後提斯扎來到維也納，他已忽然變成另外一個人了。什麼東西能夠這樣的變換了他，靈魂和思想，或則他希望藉這次戰爭，能夠得到選舉的勝利，這種選舉，雖然運動費花了數百萬金錢，仍危險的恐嚇布達佩斯的寡頭政治。或則他的心被他的弟兄們——封建的土地分論者——的祈禱所打動了，這些封建的土地家們看見他們的未來皇帝之被弑，是一光明的機會，以便對他們的危險敵人——塞爾維亞豬——宣戰。而且，在這種特別情形之下，個人的嫉妬是有一點，這種個人的嫉

妬，阻止他向對方求教，縱然如何的隱秘，他也是不低頭的。

有一樁事情是很確定的，即同時他看過一件嚇人的公文——是參謀總長向外交大臣一種緊急的懇求，參謀總長誠然是謹慎非常，以免有干涉政治決議的嫌疑，「祇有一點我必須再指出，固然我已由口頭說過，對於閣下，我是處處同意，這一點就是勿庸採取什麼外交的步驟，或將外交的行動重複不已，這就是耽誤時間的事，也就是給敵人有時間以作軍事的預備……然若這種決議是應付政治的手續起見，軍事的利益要求在執行的步驟上簡單一點，用限定的短時間下哀的美敦書。」

意思是很明白的，也自有他的效果。外交家聽着這位將軍的聲音自然足以威嚇，而在那位外交家自己，他希望利用這次詭計以戰勝匈牙利人的躊躇，這封信很清楚的可以看出來另與秘密的談話有關，誠然這是倉卒的寫就，連日子都遺漏了，上面雖有疑是幾年後加的。在整整的兩禮拜內，提斯扎每天聽着同樣的話語：「國家的威信，勢力的表現，衰弱的標記，掃清，行動。」在這種種語詞的上面，還要聽到從柏林來的浮誇之聲，柏耳喜托特也永不疲倦的將種種獎品懸在他的面前：歐洲最強的軍隊在某人這邊，完全的「自由行動」在柏林。最後，公開的威脅從最高的軍事當局方面來了：「你

應當對我們負着遲延的結果之責任！他不應當是軍人，他應當是位很自信的和平家，並且他不應處在信封建貴族的環境裏，爲着是能抵抗這次戰爭。

如此，好戰伯爵的內部唯一的敵人被建議所壓倒了。提斯扎拜訪德國大使時並宣稱他自己對於哀的美敦書已改變了態度。翌日他在布達佩斯的國會裏有一篇說明，語氣模稜，巴黎時報（Paris Temps）也讚揚他的緩和。

維也納的城圈裏，沒有國會擾擾軍事商人的領域，民意更全被操縱了。大半的報紙如雷鳴般的反對塞爾維亞，敵視那種「強盜黨和兇犯隊，「竊羊者，「亂子民族」。這一月的中旬，洶湧之勢比初起的時候大多了；因爲柏爾格刺德的報紙也用同樣的方法回答，問題於是起了。誰發的難，此處不必回答，或永久也不必回答；這是戰事的玄妙之謎，什麼答案都可以，而什麼答案也沒有充分的理由。

那些伯爵們極神秘的進行他們的工作，像互助團的團員（Freemasons 一種秘密團體。以友愛互助爲目的，團員散居世界各處互以暗號相通），所以塞爾維亞駐奧公使除照常繼續報告外，什麼事也不能作，他祇風聞似乎有事；但他也不能說出是什麼事。黑曾道夫在信裏說道：「避免一切足以

事先震驚我們敵人的事，反而，無論什麼舉動都要表示絕對和平的意向。』有什麼動作，今天實行，明天宣佈，——這便是他們的聰明意志。

『你曾經聽到什麼事？』外交家們彼此的互問着，當他們聚集在薩海兒(Saher)那裏的時候（因為柏耳喜托特那裏照例的週會已經停止。）他們雖未聽着什麼，他們可是偵察一切的事情，他們猜測，將一切的事情來比較，來評論。

『閣下，我敢在你的名下擔保，現在只有柴錫奇一個人知道一點事情，可是他不出來。』

『他們說史特格有不豫的容色。』

『我會見布魯得曼(Bruder mann)駕車過去了，他是很快活的。』

『塞貝可(Shobeko)公開的說，若有什麼事發生，他一定助塞爾維亞。』

『塞貝可明天不是告假走嗎？若這樣，他不能見到什麼很壞的事。』

『杜滿(Dunaine)只是笑。』

『杜滿常常的笑。』

是的，柴錫奇不說話，因為他知道的不多，柏林之保守秘密；甚而連他自己都不要知道穩好。何幸德國人回答了一種有禮的通常問題，就是以不經意的態度說出他們對於哀的美敦書的意見：『那是奧大利的事！』正當柏林的外交部有其他問題的時候，怎麼能夠希望他們有時間和注意到今天的這種事情；就是，是否應該打電報給塞爾維亞王，因為明天是他的生日，送達哀的美敦書，純粹與奧利的關係，在世界大戰的接待室裏，帝國京城的嫺雅外交官，在門口彬彬的同步說：如唱歌隊般，『閣下，請先！』

一切都報告了柏林，要求的條件差不多包括彼得王指斥大塞爾維亞運動的宣言；責任的質問；撤換柏爾格刺德的一切人員以證明讓步的意思。這三種要求的實質，而並非哀的美敦書的本文，在霍亨非洛（Hohenlow）的柏特曼，柏林的雅各夫（Jagow）塔拉斯卜的替爾匹次，和海上的檣撤都知道了，就是哀的美敦書前一天，到前五天的事也無一不知；但無一人有猜疑，也無一人要求解釋，或問什麼正確的字眼。

然而奧大利的大使從柏林報告到維也納：『德皇和一切在朝的人都是極力的鼓勵我們以全

力反對塞爾維亞，一次將那叛逆的巢穴掃清了。至於採用何種手段，全在我們帝國，他們概不過問。這差不多可以說是他們逼迫我們去幹。」柏耳喜托特確定的告訴他：「這裏絕無躊躇或狐疑。」無論如何，最後的草案，在實行以前，必先送到德國政府。

同時，維也納的戰爭慾立刻發現了蔭影：假定塞爾維亞匪人一切全接受了！那麼該怎樣辦呢？巴威公使報告他的朝廷這樣說：「應當看他們是否真有瓜分塞爾維亞的意思。但他們絕不想有第二次的決議，所以他們令覺書內容十分難於接受。……設想俄羅斯若不讓這次戰爭限於局部，現在是最好的時機以解決一切，以後絕沒有好的機會。」

俾士馬克曾經說過：因懼死亡而自殺。

這些和類似的報告驚醒了柏林內閣的不安。一位解事的人又回到他的職位。因為他決不是一位浪漫的人——就是在蜜月後他也不是那樣——他似乎想變成一位憤世嫉俗之人。雅各夫已升為國務員：一位帶專家之堅定的冷靜的容貌之身材矮小的人——由他的面孔便可以看出他的為人；毫無幻象的人，也是少帶成見的人；一位務實家，謹慎而有人性的知識。

雅各夫馬上看出危險在愷撒的空白支票上，就向克虜伯·豐·博蘭 (Krupp Von Bohlen) 說：『我決不像那樣作。但因愷撒已豫先決定了他的態度，現在用任何方法反對維也納是太遲了。』主要問題的高尙表示：最後從外交部 (Wilhelmstrasse 德國的外交部在威廉街) 裏發出懷疑的聲音！但雅各夫卻未跑到愷撒那裏說：『陛下，我不能再替你服務了。』七月五日他仍接受了繼任的委狀，而這一天，也就是愷撒向宰相規定他的政策的一天。

然雅各夫自有主張，在這危急之秋，他請求波林向哈爾登 (Haldane) 下警告，以增加那裏內閣中的反抗聲勢，尤其是葛魯 (Grey) 的，對於與俄羅斯要結海軍條約的事。在主要點上，他所說的，與其餘的人所說的一樣。這就是外交部在最後通牒不久以前的感覺。巴威公使曾經這樣的描寫：

『一種對塞爾維亞強大而成功的行動又或可使奧大利人和匈牙利人覺得他們自己是一種全國一致的勢力……因為這種原故，我們毫不躊躇的同意於他們所決定的任何處置方法。就是與俄國開戰的危險，也不必管他……在維也納他們不希望德國無條件的幫助多腦河畔的帝國，人入有這種印象，以為維也納之膽小而狐疑的權要。不接受德國的謹慎與自制的勸戒，差不多就是他

們的苦惱了……戰事之局部化方面的利益，德帝國政府，在奧大利的節略呈現於柏爾格刺德的時候，立刻於列強的宮廷間着手外交行動。一定這樣說法，奧大利的行動之奇異，對於他與其餘的列強一樣，並舉出事實來證明，如愷撒正在北邊旅行，普魯士的陸軍大臣和總參謀長都請假離職……

「德國的軍隊決不調動，我們的軍事當局也要以他們的聲威阻止奧大利的全體動員，尤其是駐紮在加里西亞（Galicja）的軍隊不可動，以免引起俄國的敵意動員，不然，事實所逼，第一是我們，其次是法國，必採取同樣的步驟，歐洲大戰於是發現……若戰爭真不可避免，此地的意見就是我們一定遇着我們的英國表弟兄們站在敵人那一邊……」

這一種搗亂性的外交文件，影響了歐洲各國，以巴黎的譁笑，作了他的結局。」

這一葉扁舟似的國家順水流去，一隻纖小的游艇，處在漩水懸崖之間，無一人真真的注意去搖櫓蕩漿，祇有一隻手不斷的在那舵上撫摩，以免船攔了淺。德國的外交家沒有一個願意歐戰，他們每個人的心中都希望這次事平穩的過去，因為，如像報告上所說的，「謝謝她的猶豫與散漫，奧匈現已變成歐洲的真真「病夫」，維也納是否真真的決定幹起來，這卻是可疑的事。」這樣子，甲國疑惑

乙國的決議，同時乙國反過來亦不免有所恐懼，當他覺察到他的計劃受甲國激勵的時候。彼此都願意對方來阻止，使行動難於實現，而將不動的結果推到對方身上。然彼此又不十分相信自己的決定，反以他人是賴，並希望敵人的不服可以幫助解決他們兩方的困難。

雅各夫時時坐在這隻船上，這隻船順水流去——這是他應當駕駛的一隻船——他冒昧的發出一個問題，怯懦的問維也納，『關於塞爾維亞的將來地位，奧匈政治家們究竟懷的什麼意見？……告訴我們這條路領我們到那裏為止，這於我們是很有益處的。』

而狡猾的維也納人不願將他們所謀的醜行形諸筆墨，也不願於未定之前告訴他們的朋友。德國的大使受了他們的欺騙，常常的答應明天告訴他。外交部的一位男爵，專門替外交部起草哀的美敦書和類似的宣言，於內閣會議通過以前，將那封節略修改了四次。這裏又有與提斯扎相左的一件事，在最初的時候，他正式排斥任何領土的增加，以求從奧大利方面保全他的匈牙利；正如皇儲因與身分不稱的女子結婚，在他的小孩未生之前，放棄他們的權利。當柏耳喜托特宣佈他的意見，要將塞爾維亞的大部分配與他的鄰人的時候，提斯扎極力的奔走遊說這個全般的計劃。史特格伯爵又主

張他所心愛的意見，即廢黜塞爾維亞的朝代。最後他們同意至多只保留某幾種軍事的要點。

柏耳喜托特伯爵，你的最親愛的仇敵，在第一顆子彈射出以前，因為你破壞歐洲和平的原故，一定要偷去那偉大戰利品中的精華，是這樣子嗎？但這位閹員報之以梅特涅式的一笑。一位閹員提議克服一個敵國。他的同僚不免因下述的理由而恐懼，即公共祖國的這種擴張必更使其他的一半加強了；所以提斯扎爲他自己擔保勝利的危險，而將他自己和他的面帶不像之色的同僚溶於和平的和道德的光線中。他是祇在做戒犯罪者，而不在掠奪他們。

最後，這封節略是預備妥當了。其文甚長：起頭要求塞爾維亞王發表宣言（宣言稿已代擬好：一同寄去的），痛斥一切大塞爾維亞主義的煽惑，並須立刻由官報發表，正如同侮辱者在報上發表他的判決詞一樣。繼之以十項要求，內中五項是指斥煽惑的：厭迫報章與團體的一切宣傳；解散國民黨（Narodna Obrana）監督學校的教育；罷免有關係的軍人官吏——他們的姓名須由維也納指定；奧政府派員參加調查。很明顯的，一般的禁令仍爲可能的事。如百年前奧大利和普魯士一致的制定卡爾斯巴德法令（Karlsbad），禁止日耳曼種族和日耳曼國家的任何聯合。最後是關於暗殺和審問的

一點，奧大利的官員須參加。

上述的都是最後通牒的重要點。在尚未送出以前，福加奇伯爵倉卒的拿一支鉛筆，更加些惡毒的語句。國家的機關，民意和感情，都用一種斷然的形式招集在審判所的門前，以他自己的意見來審判，限四十八小時無條件的接受。這封節略送達柏爾格刺德，由那裏轉到彼得堡的時候。要法國總統正在那裏遊畢，聽不到這種消息，時間表是這樣規定好了。最後雅各夫知道普嘉寶（Poincaré）不是在午後離開彼得堡，是在晚上。柏耳喜托特於是將那封節略送達的時間遲延了一小時，所以這兩人在是通力合作；德國人的心中記念送達節略的時間，節略的內容他不知道，但他已答應用全國的力量來幫助。一個共同的思想將這兩位政治家聯合起來了，這種思想即不讓法人和俄人在一塊討論奧國的最後通牒；等那位法人得到消息的時候，他必已在海上了。因為他沒有先見之明，有件帶點酸澀味同時又有點譏刺性的事情在柏耳喜托特伯爵眼前跳舞，「出乎意外的文件。」他知道這盆炒蛋，他的拿手好菜，便是對全歐洲的最後通牒，他的老皇也看了清清楚楚。讀完那封最後通牒，他向比林斯基說：「俄國不能接受……掩住旁人的眼睛沒有用處；這裏面的意思就是一次大戰！」

塞爾維亞人在星期四的晚上看見這封哀的美敦書，在這封哀的美敦書發生之前，差不多有一月光陰的結耳私語，使兩國的神經緊張和他們的報紙情緒熱烈。先兩天，維也納的德國大使纔有了這封文件在他的手中。他不矚驚嗎？他不趕快地拿起電話，完完全全的報告柏林的長官嗎？請求那裏的當局阻止他們用這種形式發出？

他連電報都未打，這封哀的美敦書譯起來卻是很長，無論如何，明天奧大利人一定要發表，既以公文發表，全世界便立刻可以見到，任何人都可用他自己的電碼去譯了。

因而最關緊要的二十四個鐘點是浪費了。

等到第二日的午后，年老的匈牙利伯爵在柏林帶着那張紙去見德國的外交大臣，他是彰明較著的受着維也納長官的示意，特為遲延到最後的時候纔跑到威廉街。雅各夫固然早知道空白血票已經填好，而究是多少還未明白，現在他可完全明瞭了，十四天以前，愷撒並未諮詢大眾的意見，已暗中允許了。他很不安的說：『仍然有點太苛刻了！』年老的伯爵因而文彬彬的回答：『是，關於這封哀的美敦書再沒有什麼加的了。明天早晨就是這樣子在伯爾格刺德交去！』

「是，再沒有什麼加的了。」雅各夫回憶着這句話。「再沒有什麼」柏特曼也時時想到，縱以維也納的胡椒也不能使他的口舌鬆弛。關於送達公文的時間，他們竟不注意，那年老的匈牙利人又在他們中間變了一次戲法嗎？縱說這件事祇是他的錯，在當天的晚上他們爲什麼不干涉呢？愷撒遠在海外上誠然不能回來得這樣快；但在半小時內他們可以與維也納說話，在兩小時內維也納可以告訴他的駐伯爾格刺德公使伯特曼，雅各夫，親麥曼異口同聲的說那封節略「無處不苛刻」；而在昨天發出時他們中沒有一人想到修改，今天又不電知駐彼得堡，巴黎和倫敦的大使，以作後天各國內閣中重要談話的指導。這一次他們的晤談，表示德國承認她的同盟國的通牒（其實他們還未看見）是「溫和而適宜的」。現在這些先生們將這封完全贊的哀的美敦書正式的放在歐洲的面前；他們雖有非難之言，而已很偏袒的插入奧大利與歐洲之間了。

過了不幾天，有人向柏耳喜托說他的哀的美敦書的危險，他以循循而誘的姿式，在空中攝他那修飾過的手指，輕輕的搖他那怠倦的頭，而很和藹的反駁：「閣下，請原諒，這不是一封哀的美敦書；這是一種有時間限制的政治手腕。」

第四章 驚恐

塞爾維亞的一間小村舍裏，被擄不豐的一架旅館床上，躺着一個面容懶意的頹白老人；臉上黧黑而多皺紋，這全是生活的傷痕，但不屈不撓的精神盡盡然。他剛才演說過他的或正第一千次的選舉演說，得着同黨的喝采，現在回來休息，明天早晨他必須繼續的前進。地上的灰塵與天氣的悶熱，詞語的修飾與問題的窘人，已經令他疲憊欲死了，而他仍不稍為鬆懈。這個人是帕細士，塞爾維亞的開揆。

「現在那必定快到了，」他這樣的想着，兩眼望着牆，「那決過不了幾天功夫。這次討厭的選舉戰又於此時發生，在維也納他們作事容易些。國王下令，廷臣肅立敬聽，只要尊嚴的頭腦不被蒙蔽，這位開員便可以得意了。我們可憐的人跑斷我們的腿，尋找所謂民意的贊助。像那種羅馬人，我曾經在莎士比亞的戲曲裏看見過——這齣戲曲的名字叫什麼？——那時我正在沮利克（Neroi）學工程。」

『三十年的激烈首領，現仍爲選舉到處遊行！我相信，當我少年亡命於保加利亞和瑞士的時候，我真是較爲自由些。雖然被判死刑，但是安安靜靜的。俄羅斯現在遵守她的約嗎？去年俄皇很誠實的允許我：「告辭你的國王，我們一定爲塞爾維亞効勞一切！」但那位可憐的影計知道什麼政治？斯伊服爾斯基去了，哈特威格(Hartwig)死了，薩佐諾夫(Sazonov)現在也不可靠。』

近時所發生的事，一件件的在他那半睡的腦筋裏過去，這些事情，他想了何止百遍，並定了種種計劃。或則他很追念俾士馬克；他也要有三次戰爭以將他的民族支派聯合。他，帕細士，纔經過了兩次；他的國家差不多即增加了一倍土地；他的舊仇，保加利亞和土耳其，已被他打敗了。若現在，有俄國的幫助，他能使那頹廢的奧匈帝國降伏，南斯拉夫人一定與塞爾維亞聯合，五百年來所做的夢，千五百萬人民的願望，也可以實現了！俾士馬克，他的民族的大仇，在柏林會議裏，從土耳其的手中奪去了波士尼亞，而現仍未見歸還與塞爾維亞人——就是這位俾士馬克常爲他所心儀的模範！俾士馬克從法國取得了兩省——這兩省裏的人民祇有一半是日耳曼人。爲什麼我們就不那樣幹，奧大利會翹去了兩省，依種族上說兩省全是我們的，即依法律上說也不是奧大利的？



Nicolas Pachitch

士 細 帕 和 塞

「那位傲慢的維也納伯爵，向來連眼皮都不眨一下，悄悄的將兩省放入荷包中了，爲這兩省曾向他提議放在歐洲的監督之下管理。土耳其革命給與他的權利怎樣的比給與我們的還多些？你逼迫我們哀求你的原恕，因爲你從土耳其偷去了一塊土地，但我們的思想是自由的！以擊奧而得到自由的國家歐洲是很多的！」

叩門聲從這些思想裏驚醒了他。從柏爾格刺德來的一封信。奧大利的哀的美敦書。立刻回去！三星期前，暗殺案發生了三小時以後，當時柏爾格刺德如青天霹靂般爆裂了這種消息，城中最聰敏的人曾經說過：「惟願不是一個塞爾維亞人的！」說話者自己不是塞爾維亞人，他的虔誠的祈求是一種欺假，因爲他渴望這次戰爭已若干年了，並設法引起衝突；他希望由柏爾格刺德使俄羅斯戰勝維也納。這位就是豐·哈特威格，俄國公使，一位著名的人物，以爲他的主人——沙皇——是塞爾維亞一切希望的北極星。他在暗殺的那一晚，上款待賓客；俄國使館裏燈燭輝煌，好像過節日一般。

翌日哈特威格跑到他的奧大利的同僚那裏。於默然的敵意中兩位貴人緊握着同情之手。
「我們快清算一切了，」奧大利的恐懼者（Austrophobe）這樣想。

「惡漢們，」俄羅斯的恐懼者 (Russophobe) 心中這樣的咒罵。

待一會，哈特威格從他的椅子上落下去了，在兩分鐘內他即死了。

年輕的男爵想：「真討厭，這發生了這種事情！」他對於這幕劇的表徵毫不知道。各國能夠了解嗎？

暗殺發生後的頭幾天，柏爾格刺德的各界都是很抑鬱的。不過幾禮拜以前，暗殺者曾經在這裏停留；就因為在這裏，所以說塞爾維亞的文武官員以武器供給過他們。政府也會隱約的聽到一個暗殺團正在組織之中。當即覺得世界上，尤其是敵人，一定要塞爾維亞負着道德上的責任。而且，與奧匈帝國的經濟討論正在結束的時候，巴爾幹半島在七月的一月中好比受了夢魘般的呻吟。這種情感又甦醒了突衝中的兩種民族與兩種文化，當時有兩大軍力強盛的國家站在他們的後面。與奧大利與俄羅斯間的宿怨在歐洲的這一塊地方上瀰着烈火。起初各報詆諆這次暗殺；但第二天彼得堡的塞爾維亞公使蘇笨的在報紙上說，這次犯罪是由於波士尼亞的不滿。維也納與柏爾格刺德於是同時開始如爆竹般的聲音。現在是無所退縮了，責難的激流從報紙中不斷的迸出，兩方的政府並不阻止。

所以各得領略自己用「孟加拉焰火」(Bangalore) 燃燒起來的光亮。

在緊要關頭的那一天，奧國使館裏一切都預備好了。給斯祿 (Cze) 公使那天清晨就爲這件歷史上的重大事體練習他的態度。他的主人的命令於「四五點鐘之間」如雪片飛來。由維也納忽然到了一封電報；普嘉寶於十一點鐘前絕不離開彼得堡，給斯祿預備「最早於五點前幾分鐘」送達節略，他於是立刻電詢，究竟是五點鐘送去，還是等到六點。給斯祿的精神興奮起來了。有時人民的運命就懸在這一小時上；雖說他要作的事只是打電話告訴他六點鐘去，他並未放棄他的悲劇的角兒，電報上會說，他必定極力設法，總要等到六點鐘纔實行那種政略。這真是梅特涅的傳襲！

六點鐘時送達最後通牒。財政總長代表帕細士：「這樣短促的時間很難招集全體開員會；議有幾位開員外出未歸。」

給斯祿笑着說：「在鐵路、電報和電話的時代，像貴國這樣大的面積裏，招集起來不是難事吧。」這是歷史上的要語。

影響很是可驚，兩點鐘內全城都知道了：「奧大利的意思，就是要毀滅我們。」街上擠滿了羣衆。

任何謠言都可聳人聽聞，聽說各領袖們不是死了，就是被斥革了，或被驅逐了。全體都願拒絕哀的美敦書；但他們的精神銷沉了，因為他們覺得孤立無援。

翌日的早晨帕細士到了，會議一直開到晚上仍無結果。而他的心靈未泯。他請皇儲電知羅馬，尤急切的是電知彼得堡，那裏在早晨已知道了節略的內容，他是無防禦的，唯有懇求沙皇對於斯拉夫的同情。

當天晚上，會議桌上忽然發生了兩大強國的聲音；恐懼的塞爾維亞人聽見了好比天神的命令。倫敦勸他們儘量的接受這些條件；巴黎的忠告——雖說只是與賽河濱路（Quai D'Orsay）的代表的個人意見——是找機會以求歐洲的公斷。而俄羅斯的偉像（Colossus）寂然無聞。

第二天，那時答覆再不能遲延了，俄國仍無一句話來，精神誠然銷沉到極點了。帕細士自己提倡和平。兩次戰爭以後人民也疲竭了，朝廷與激烈黨一樣的都是站在危險的地位；農民與官吏——以前勝利的英雄——抱着仇視的態度對待激烈派。因為怯懦或謹慎的緣故，彼得王在五月裏便退位了，現在是皇儲攝政。

帕細士勸告大家儘可能範圍內極力容納，意思差不多是無條件的接受，八款已經是承認了，不過有些地方還加以保留；即如關於塞爾維亞軍隊的恥辱條款也同意了。現在所要求的，祇是在執行以前，須搜集犯罪的證據；而拒絕與國官員參加審訊，因為這是違反國憲及刑法的事。細微末節的地方卻引起了誤解：這怎麼辦呢？或其意義何在？

當覆牒在最後修改的時候，市面謠傳沙皇有激勵的電報來。感情立刻變了，軍隊要求開戰，街市喧闐。皇儲同他的僚屬在街上走過，觀衆莫不喝采，他們隨即轉進皇宮去了。這當然是失意。送信者從這個使館慌張的跑到那個使館。「義大利萬歲！」這又是失望。排隊到法國使館，年輕的使館隨員向羣衆表示「同情」外無話可說。跑到英國使館，簡直沒人出見。由俄國遞給柏爾格刺德各關係人的電報都未送去，全揭在郵局的門前。羣衆們都激勵起來了。重整隊伍排到皇宮去：「打倒奧大利，災難臨到怯懦者的頭上！」皇儲失去了控制的能力。祇有聰敏年老的帕細士保持他的清醒頭腦，因為沙皇是毅然未動。他以外交的手腕讓兩條路都通着，若他因接受最後通牒而閉住兩面神廟（Janus）的一門，同時他即開另一門，並下總動員令。

一點鐘的時候。那張生死關頭的紙放在彼得王的面前，他固然是第一人看這公文。但是這公文立刻便要給政府中十二位要人傳看。他的人民纔得到休息的機會，可是他已經又令他們動員了。

十一年前暗殺將他帶到寶座上；俄國公使望着窗子，想當時人家在對面處置最後一代的鄂布銳洛非奇（Orenovitch）的情形。最後這兩朝的鬥爭過去了，但像邦渴的鬼魂（Bangou's Ghost）（莎士比亞所著的 *Macbeth* 戲曲中，描寫邦渴是一位勇將因 *Macbeth* 的命令而被殺，死後唯 *Macbeth* 於御宴中見其顯靈。）一樣在這位老人的命運裏又出現了。英國勸告和緩。現在的英格蘭仍是以前的英格蘭嗎？她以前因彼得王對於仇敵被暗殺有先見之明，曾招回他的公使。以後固已將裂痕平復，但這位老人仍感覺得他是被人憎惡。偉大哉沙皇！他拒絕將他的女兒嫁來；而他的勢力強盛，他並且懼與大利。

彼得在勳員令上簽了字。御用專車已經預備好了，貴重物品及文卷等都搬到車上，在鐘敲三下的時候，皇室和政府離開京城向塞爾維亞的內部去，因為他的京城正在奧大利的邊界上。要塞，車站，城市都是亂哄哄的動了；衛戍軍離開了城池，軍火忙事輸送，一切都向南朝尼西（Nis）前進。

忽然發現了一種景象，這種景象將戰爭的恐怖表露在人們的心裏，比那有音樂和旂旗的軍隊之虛假的怪狀更深切些；這就是最初的幾隊救護隊，如同聽教徒訴說懺悔語的長老在罪人的前面，靜悄悄地和顏悅色的來到了。

同時，那位奧大利人已包好了他的公私物件，旅行的衣服已着在身上，他像很有把握的，並確實希望，必遭拒絕，在快到六點鐘的時候，帕細士步行來了，交給他塞爾維亞的覆碟。

過了沒有幾天，愷撒威廉在可惡的弑逆者送來的文件邊緣上寫：「四十八小時限制的留在柏爾格得了這麼好的成績……無論拿什麼理由來說，戰爭是停止了，給斯祿仍可安安逸逸的留在柏爾格刺德。就憑這種情形，我決不下動員令！」

日耳曼愷撒的變心既然這樣的顯明，卽維也納也有嚴厲的命令以撤回宣戰的理由。而給斯祿沒有時間仔細的讀那冗長的公文；他大略的看了一看，祇見些「假若」和「但是」的字眼滿篇，他的心也就安定下去了，將預備好的回文立刻送到塞爾維亞的外交部去，送信者到那裏的時候，帕細士不過剛回去。國交於是斷絕。祇是批答公文就要一小時的功夫；而這位給斯祿先生是一位打破新

記錄者——在接到塞爾維亞的節略三十五分鐘之內，特別快車已將他和他的隨員載過了大橋向塞謨林(Saïin)前進，這已在奧境內了。在這一小時的功夫，他是歐洲中最重要的人物。

在這同一小時內，耶刺(Jana)的約罕涅斯托(Johannstor)地方，百年前栽在維也納公會最後的三根「和平的白楊」(Friedenspappeh)現在是倒了。

第五章 激昂

一部敞的車在光明的夏夜由海濱衝向城市。它在埠頭的周圍兜了一個大圈，隨即離開了那裏，朝京城駛去。車裏面坐的一位特別人物，他的思想也就在那埠頭上和海邊的兩隻船上彙迴，剛才他與船上的客人互道別離並說了許多邀約。他看着當那法國的船慢慢的向西開行，望着芬蘭灣前進，船上就放出別離的火箭，這是燈光閃耀的巡洋艦對於送行者的答禮。

假定我們此刻正在彼得堡的城門前，見那坐車匆促前進的是沙皇的外交大臣，過了四天的盛大宴會和嚴重討論，他剛才送別了他的盟友，法國總統，回來。前幾天的畫景在他的腦海中倏然過去，好比兩旁的房屋模糊後退，過目烟雲，那能將它牢牢的保持着，他的記憶正如疾進的車向前直衝。

薩佐諾夫想：

『民衆是很奇特的冷靜。我疑惑法國人會否覺察對於他們的歡呼都是出於預先的佈置？我疑

惑他們曾否注意到工人唱着革命歌揮着紅色巾？我敢說他們的荷包都是裝滿了石頭。一個人能夠怎樣作？一個人能夠以屠殺款待法國人嗎？皇上處置得很好；無人知道他的賓客的矯飾怎樣的激怒了他；這個人的舉措，君主的成份多，而平常事務樣子的總統成份少。那次在外交團接待會的事真是太蠢了，這位漂亮的普嘉賓應該自己覺得是在此地作客，不是居在叱責外國大使的地位。「閣下不要忘了，賽爾維亞在俄國人民中間有十分熱情的友人，而俄國又有和他聯盟的法國。這是多少有可怕的複雜關係。」一切都很好，若不說這種事體，尤其是不應向匈牙利人說，那位匈牙利人低着頭，並且想：「你不過是一個政黨的首領，我的本系家世已有三十二代的歷史了！」

「緋衣的衛隊令他受很大的印象，他覺得這種情形的諷刺嗎？當他同他的社會黨開員偉偉宴尼（Viviani）坐車到彼得與保羅要塞的時候，任護衛者我們的壯觀的哥薩克兵，巴賴洛格（Paleologue）說：「外面的人民問，他們引導那兩個革命黨人不是到國家監獄裏去吧。」在像那種時候，我們的同盟的奇異之論，真是令人發笑。」

薩佐諾夫的車已經達到了大道，當他疾速前進的時候，他瀏覽沿途的風景，滿月的光輝映照著，

巍巍大城從旁襯托得格外顯明，不過祇有幾秒鐘的功夫他被這種夏夜的美麗攝住了。但是他的腦筋在夜裏工作與在白天工作一樣，近幾年他的一切計劃部清清楚楚的藏在他的內心中。如兩年前當他的計劃構成了巴爾幹同盟的時候，他的計劃又幾乎達到了頂點。那時他所着手的秘密條約使沙皇作了巴爾幹諸國的公斷人，刺柯黎給條約(Treaty of Racconigi)既開了花又結了菓。

『諸事已屆實行之際了』——他的思想這樣的繼續前進。『義大利已有了她的黎波里(Tripoli)現在應該輪到我們來劫掠土耳其的死屍；金座上之加里服(Caliph)的首級！海峽博新破魯斯峽在我們的掌握中；沙后(Tsarina)夢想那種光榮的時候，即經過了千百年，在聖大·蘇斐亞(Santa Topia)的殿堂裏，啓銳·伊力森(Kyrie Elison)又振鳴了；沙皇對於腓特烈伯爵(Count Fredericks)和那些理想家掩住他的耳朵，在派遣多數兵艦到黑海的命令上簽了字。祇有那可惡的卡約(Caillans)令巴黎的銀行家們不安，又敗壞伊斯服爾斯基(Isopolski)的工作。

『帕細士現在也不至再睡了。上次他到此地的時候，他說得真妙：『貴國的公主，嫁了塞爾維亞的皇儲後，一定是南斯拉夫帝國的沙后。』真是個巴爾幹的饒舌者！想得全俄羅斯沙皇的女兒——

這種意志撩撥了他，他真是一個可惡的蠢農。

「然塞爾維亞的訪謁也有許多好處，」薩佐諾夫又這樣的想。「我們的參謀部作的備忘錄上指出塞爾維亞攻擊奧大利的真正要點：「奧大利那時勢必分派四個或五個軍團以對塞。無論那個俄國人的心中，都以爲海峽具有很大的重要意義，不管現狀如何變化，我們勢必插足其間。引起對君士坦丁堡的戰役誠是難事，除非有了歐戰，卽將它這裏作戰事之一部份。」

薩佐諾夫的車走進了近郊，他聽着鎗聲。

「還在開火嗎？」他很不舒適的想着。「八萬三千的罷工者，他們在威堡 (Vihore) 區域裏甚至建起障壁來。同時，我們的御衛軍在克刺斯諾·塞羅 (Krasnoe Selo) 以法國的革命進行曲娛樂那位法國人爲什麼馬克拉可夫 (Maklakov) 常常的忽然攻擊人民，這種事情永無止境嗎？可惡的工業制度。在鄉間無論什麼都是繁榮的前進，縱再過幾百年諸事仍可甯靜的下去。若若累斯 (Lass) 聽見我們昨天殺了許多人的消息，他在巴黎必定使議院的一半人反對我們。」

車行近了大碼頭，時候已快到半夜了，樂隊仍在露天餐館裏演奏。過了這種熱天，城市裏渴望着

一點清風。這位大臣的思想從波旁皇宮(Palais Bourbon)到巴黎的銀行家，他想到騙取二十五億法郎的條件，當時法國明白的堅持要求經過波蘭的新軍事鐵道。無數億兆金錢的金鍊將這兩種民族結合得好緊！那時他又想到幾禮拜以前蘇橋立諾夫(Suchowinow)作過一篇文章，哄動了半歐洲。『俄國已預備了；法國也必須預備，』並敦促法國採行三年兵役制。『事實是這樣，每年冬季除我們自己能有兩百萬軍隊外，我們要從法國方面得七十五萬；若沒有這麼多，危險就太大了。這是很好的，我們能夠這樣的知道普嘉賚；在他第一次所宣佈的消息裏：『爲文化與和平的關係，法國必須偉大與強盛。我們所需要的，最先是勢力！』沒有提到報復，這真是再好也沒有！』

這位大臣因思索過度已罹於不安的狀態。由維也納和柏爾格刺德來的電報暗示着必然的趨勢。而且，他有預知之能。雖說他是一個務實家，然他帶一點神祕的性質；當他權衡計劃與情感的時候，他向車夫招呼：『不走原定的路了，現在開到部裏去！』夜裏守門人吃了一驚，差役們趕快的向前跑，各處的門忽然開了；祇有電報室的人非常欽佩他們的長官的感覺之銳敏——他們正在接收由柏爾格刺德來的一封長電報，要二十分鐘纔能完事。

偉偉莫尼是對的，我們應當在他們先加入柏耳喜托特將時間算得真好，電報到的時候，正是我們的法國客人已離開我們的時候。

薩佐諾夫以簽閱文件抑制他的躁性。夜間他坐在桌上，前臨軒窗，身上穿的很整齊的制服並佩着種種勳章，他的有趣味的腦袋具有奇特的意義：骨格粗大的俄國人樣子，大鼻子，黑眉毛彎得很秀，短短的黑鬚從兩頰慢慢的尖到耳根下，嘴旁的稜角向下垂，有幾分狐疑，冷酷，殘忍的表現。

半夜時，他收到維也納來的意義顯明的哀的美敦書。

翌日的早晨，歐洲從它的夏季的午睡中帶着哭聲醒來。無論那個京城裏，內閣與大使館，參謀部與銀行總處，都是很忙的，縮短他們的休假日，召回他們的職員，都帶着不安的狀態，奇異的心理，驚恐的神氣。

在彼得堡這個地方，內閣的與參謀部的許多大人物都很快樂的興奮起來了。他們渴望戰爭很久：「所允許塞爾維亞的土地就在今天與匈的疆域上。」時間正在替塞爾維亞工作，並替她的仇敵破壞，這些仇敵們已露出顯然的瓦解象徵。」有些話，不是不負責任的新聞紙上的話，是國家公文上



Count Sergius Demitriewitsch Sazonov

夫諾佐薩相外俄

的，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以後薩佐諾夫將那些話用以激勵柏爾格刺德政府的心理。一九一三年秋季，法國人從彼得堡寫回家裏來：『巴爾幹危機初起之時，俄羅斯首先在巴爾幹國家裏設法的摧殘奧大利的勢力，以報一九〇八年亞梭塔爾伯爵加於俄羅斯的恥辱。』一九一四年正月，俄國的陸軍大臣和參謀大臣一起，『確實擔保俄羅斯已充分的預備與日耳曼一戰，而不提及與奧大利決鬥的事。』

今天中午，在這同一的彼得堡，三個強大的國家同坐一桌。機警的法國人清早打電話給外交大臣，約他聚餐，今天在座者絕無外人意，即祇有英國大使。在這一次午餐中，布恰南爵士 (Sir George Buchanan) 一位保守黨人，或不親法而親俄，但確是反德的一位先生，是自己不願而被逼的來作一位居於防守地位的客人。他們的主人巴賴洛格性情柔和，口才辯給，在這一次有歷史價值的餐敘中，他確是三人中之最興奮的一個。前幾天普嘉賓的談話將他的情緒提到沸點。三週以前，他曾預告過白利昂：『我相信風暴正來了；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破裂，我不能說定。』

薩佐諾夫反不然，還未達到要戰的地步。塞爾維亞多少已予維也納以精神上的勝利。俄羅斯她

自己，雖然有那些武人的保證，但是還未預備；這是他所確知道的。所以他的理想是一部份的動員以免除德國的衝突；在奧大利得着牠最初幾次勝利之後，壓制奧大利以救塞爾維亞。他知道部份的動員可以制止羅馬尼亞使不得逞；若遇必要時，這也可以作爲不加勒多條約中的防守政策。一種外交的勝利，中歐諸強暗中所給與的，一九〇九年亞棧塔爾的光榮便消滅了。然而假使德國也下動員令，那時俄羅斯便成爲困苦的一方面。法國自有宣戰的理由以向全世界訴說；若有人敢擔保英國，可能的範圍便沒有限制了。那時最後的目的，達達尼爾(Dardanelles)就在視線之內了！

同日的早晨，他的駐巴黎的大使用像劍手那一般的精力向他解說這件事，這位大使前幾天同普嘉賽一塊到的，回彼得堡後尚未返任，這是伊斯服爾斯基的夢境。

在這個餐桌上，法國人同俄國人都竭力的使英國人說話，各人所具的理由雖不同而熱情是相等的。「若他一旦宣佈了他的態度，」法國人這樣想，「我們參加這次戰爭一定得着勝利！」若他向全世界爲我們說話，」俄國人這樣想，「不是三國同盟敗退，就是我們勝利！」法國人思念着戰爭；俄國人與塞爾維亞一樣，願將兩條路都打開，就全體而論，不流血的路現在對於他似乎是好些。

桌上的三人對於下述的兩點卻是完全一致。維也納是瘋狂了，柏林是在它的後面，巴賴洛格的報告將這次談話的重要點重製了一下，縷列如下：

法國人：「我們一定要作那必須作的事。沙皇同我們的總統昨天還邀約了的彼此堅決的幹下去。」

俄國人：「但是假設那種政策一定要引起戰爭呢？」

法國人：「若日耳曼族諸國已決心訴諸武力，這只有引到戰爭的路上。」

英國人：「我假定敝國政府願守中立，所以我懸念着法俄兩國將來要遭三國同盟的敗斃。」

停了一會兒。房屋的主人與國家的主人含着一種窘迫的靜默。薩佐諾夫於是用堅決的聲音說：

「此時英國的中立不亞於她的自殺。」

「你知道嗎？」巴賴洛格呼喊着，以作他的後援，「英國在此地舉足輕重？不過四天前沙皇曾向我說：『除非德國完全失掉了她的理性，她絕不敢攻擊俄法英的聯合陣勢。』」

這全是令布恰南爵士很感痛楚的。他說：「我怕爲我們助力的民意，要想瞭解這樣急迫的國家

利益，其程度還差得遠。我們於塞爾維亞並不直接的發生興趣，爲她的緣故無關係的人絕不贊助兵事。

這是三大強國在第一天所取的態度。

內閣會議延長了五小時之久，還是等到第二天的國是會議再說。不過在國是會議以前，已決定了一事，即令維也納給柏爾格刺德延長時間，以便列強研究反塞的材料；並令知陸軍大臣，『遇必要時』下動員令以抗奧。用一種公開的宣言說明俄羅斯不能冷然無動。早晨奧大使拜訪外交大臣；晚上德大使又去。他們極不一致，並互相憎惡。

扎帕立伯爵 (Zapoly) 是一位具最快樂態度的匈牙利騎士；潑塔萊斯伯爵 (Pottalás) 是一位倔強的普魯士官兒，他的腦袋方方的，鬍子花白的，下嘴唇厚厚的，一個局部人員之材，既短於識見，復拙於瞭解。

這位匈牙利人正式的讀那篇對塞爾維亞的哀的美敦書。而薩佐諾夫屢次攪擾他；他想要表示比他的真態度更激昂，些好使扎帕立對維也納報告『俄羅斯的激昂情形』；『你向帕細士那裏要正

式的保證嗎？你們要多少，他便給你們多少！不過在你們的要求以後塞爾維亞便不能再在她自己的家裏稱主人了！你們常想再干涉他人的事，你們究竟要將歐洲弄到什麼地步！

這位匈牙利人仍然念他的。

薩佐諾夫說：「當維也納內閣已經發出哀的美敦書的時候，這明明是件麻煩事情，爲什麼維也納的內閣常給它自己找這些麻煩？要想一切的文明國家都分潤貴國的情感，這真是一種錯誤。」

「你們對於這個問題，敵國不明瞭一切尊貴，貴國不了解一切的神聖，處在這種危險地位，這自然是憾事。」

「敵國君主的意見不管這件事。你們要的是宣戰，並且你們已將你們後路的橋給燒了！」

「我們是世界上酷愛和平的國家，但我們要求的是免除外國革命的陰謀以安全我們的領土，去掉炸彈的危險以保護我們的皇朝。」

「愛和平？你們將歐洲放在火焰裏。」

這種聲勢洶湧的交談經過了一小時半。

晚上，德大使鄭重的宣稱德國是毫無條件的站在奧大利方面。薩佐諾夫說：

「奧匈於遞過哀的美敦書之後又送一種要求調查的文件。你贊成嗎？」

「抱歉得很，閣下，我不能與你討論那一點。奧匈不能接收他人的干涉以變更對塞的態度，德國亦然，在她一方面不能接受有損同盟國的大國之尊嚴的建議。」

「我們不能讓塞爾維亞單獨抗奧。」

「你們很討厭奧大利。但你們爲什麼要毒害一位年事垂老的君王？」

薩佐諾夫對於這位德國人露出仇視的神氣，並冷冷的回答：

「我們誠然是不喜歡奧大利。我們爲什麼要喜歡他？她對於我們作的都是有損無益的事。若她的年事很高的君王能仍然戴着王冠，這便是我們的力量。請記住，一八五五年，一八七八年和一九〇八年，他對於我們是怎樣的表示他的謝意。以討厭奧大利責備我們，誠然！」

外交大臣愈說愈忿，大使即告辭了。薩佐諾夫立刻將適才的經過重述給法國人聽，話尾是這樣：「談話在極辛辣的聲調裏終止了。」

翌日於克刺斯諾·塞羅開了一整天的街前會議，這是生死關頭的事情。平原上全是軍隊映輝着，其數目之多非目力所能及。小小的市鎮充滿了參謀官員的丁東之聲，類乎戰爭的喧鬧。甚麼聲塵上。怯懦而本性和平的沙皇在檢閱的時候祇有軍官包圍他，他的將官們參謀長們和大公爵們——一種威脅的包圍。最緊急的時候是將吃過飯後維也納的回信到了，不管什麼情形絕對拒絕延長哀的美敦書的時間。以前嚴重的與和緩的情感，現在卻是到怒不可遏的道上了。這一切——維也納的答覆聲調聯合着普嘉寶的挑唆態度的餘威——似乎認那些軍官們所抱持的戰爭本願為正當了。

在宮中的餐桌上，沙皇的旁邊，坐的是德國大使館的軍事隨員錫拉斯將軍 (General Von Chelms)，一位修養很高的人，重視他的姓氏的仁慈傳統，在他周圍的疾言厲色，他知道怎樣的表示着似乎不覺察的神氣。彼得堡尹笨拙地在這位德國人面前說到動員令那件事。沙皇的侍從武官很和悅的向他說：『我不能告訴你今天中午所議決的是什麼，但你可以從我這裏知道，情形是非常的嚴重。』他於是舉起酒杯向德國人的酒杯上一擊並鄭重的說，這是表示分別的意思：『我們希望彼此再在和平的時候見面。』

六點鐘的時候，一位將軍看着他的錶，限定的時間已經完了。他向這位德國人說：『沿多腦河的鎗砲或則已經開始射擊了，其緣故不過是於子彈裝好了後遞那最後一卦節略去。』

那一天晚上，沙皇在歌劇裏收到熱烈的歡迎，而采聲的內幕卻是尼古拉斯大公(Grand Duke Nicholas)處心積慮所設計的。御前會議決定了他的態度。這位大公是高高的身材，花白而尖形的鬚鬚，隨便的神氣，從那快樂的巴黎日子以後就成爲親法派的人物，是一位大公也是一條莽漢，(我們可以想像他)一個執鞭笞女人和僕人的人，動輒發怒的蒙特尼格羅人的丈夫，他許多年來即圖謀反德——他早就是俄國反德武人派的靈魂與先鋒。

今天御前會議與他鄰坐的是陸軍大臣蘇橋立諾夫，一位肥率樣子的人，那篇名文『俄國已預備了』的著者，近幾年時常上條陳要佔據海峽的起稿者。坐在他旁邊的是具同樣眼光的參謀總長雅努錫基菲齊(Yanushevich)，再下去是年老的閣揆郭勒米金(Goremykin)，一位好好先生，諸事常作壁上觀。薩佐諾夫他自己並不主張戰爭，他希望動員中暗含着這種恐嚇就夠了。座中祇有一位年老而尊貴的腓特烈，他是一位波羅的海(Baltic)貴族，在朝中唯一無仇敵的人，朝廷對於他

的恩寵很久，吐出友誼對德的聲調。

在主席的座中，是一位面色蒼白，身軀萎弱的先生，目力也不好，一身制服和勳章將他壓得腰弓背駝——這位沙皇怎麼能夠反抗他的虎視眈眈的大公爵叔父，當時即無和平的內閣贊助他，就是拉斯蒲丁（Raspoutine）也不與他同意？他們沒有在這位沙皇的耳邊絮聒不休嗎？從巴爾幹戰事以後，從亞歷塔爾日以後，從遭了日本的失敗以後，祇有與法國合作，纔能保持皇位的光榮的權力當馬克拉可夫起立反對的時候，他簡直不能指出際此大罷工之時調兵遣將的困難。

馬克拉可夫或是這個桌上最有勢力的人物，而確是一個最出色的人物。他的眉毛生得最高，眼睛最有神采，就是他那幾根稀疏鬚鬚也不能減輕這顆羅馬式頭的重量。他固然是架勢預備好了的戰士，但是他打的時候，是在家裏打。以前，政府常以他是外種人爲憂；現在他是內務大臣，沙皇怕他，因爲當危險發生的時候，他在街市中發揮他的權勢，他的命令似乎在革命爆發前即使革命喧嘩起來了。剛才同皇帝的小孩們作“Panther”的遊戲；但當他從椅子跳起的時候，皇后比小孩們還怕他些。

現在他站起來並表示要避免內部的危險祇有用一種全國要求戰爭的方法。不與敵戰，自己內

一九一四年七月

八六

部便要發生。決定的是：準備調動十三軍團以對奧，但實行與否全看奧之是否攻塞日期，由外交大臣斟酌。

第六章 海上

「法蘭西」船於夜色茫茫中破浪前進。同時，塞俄二國的開揆也是急向他們的京城奔馳，要看那維也納的好戰伯爵對於他們的強制決議。兩人的思想又憶及了往事，他們利用這餘暇的時間去回想去比較，就是那船上的領袖們也是同樣的情形，他們對於歐洲爭鬥的聲響已期待了多年了。

普嘉賚的生活中也曾度過最得意的時候。就是他在當選大總統之後，站在艾尼賽 (Elisee) 的陽臺上，其得意的情形還比不上那時，艾尼賽的陽臺下，有不少的巴黎人仍照常的擲擲他，將他的名字分開來喚成 *Pom & Co.* 以取樂。當他與俄后同車，坐在俄后左手，兩旁有御衛軍保護，俄皇騎着馬跟在這輛華麗的車子旁邊，他的少年時代的夢曾經想到這樣嗎？三十年前律師的緘默大志，在他最樂觀的時候，也未達到這高的程度。現在生命要求極端的努力，以期將數十年來熱中的決心，得到豐滿的收穫。驅策人民走上戰爭的領域是不可能的，他也深知道；但於不注意的時候，世仇竟佔先開聲，或若祇造成類此的事實——在這種時候，法蘭西的領袖該是怎樣的奇異運命！此時普嘉賚

可以與夢幻中之狂喜的少女熱望相比擬。

在他種方面看起來，他誠然不是十分愚昧的。因為他是少數有權勢者之一，他們的胸中都蘊着復仇的火焰，而在尋常法國人民方面卻易於消逝。沒有什麼奇怪；他是從洛林（Lorraine）來的，在戰爭以後，他說過：『當我學生時代，（一八七〇年戰爭後不久）我的被戰敗壓迫的精神未間歇的跨過法蘭克福條約（Treaty of Frankfurt）所加於我們的邊界，那時我從我的空中樓閣爬下來，我看我這一代實無生存的道理，除非具有恢復喪失的兩省之希望。』

這件事染遍了他的全部少年時代；他永不能忘記，所以戰後他的一位朋友這樣的讚揚他『他有令人欽佩的連續行動之精神。』

這種連續不是沒有間斷，因為這個圖謀復仇的童子長成一位政治學了，他已經學會了怎樣的去等待。在波斯尼亞的危機時，他曾經對於他的同盟國明白的宣佈，絕不因俄國謀利於巴爾幹，讓法國捲入戰爭的漩渦。一九一二年八月，他真實的警告薩佐諾夫：『在巴爾幹方面不要計入我們的軍事幫助，就是假設你們被奧大利攻擊了，我們也不管。』然不久，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他變更了堅決的



Raymond Polncaré

賈嘉普統總法

態度，使得伊斯服爾斯基大歡喜（偶然的，他真是討厭伊斯服爾斯基）。他採取了「完全另一種見解。」與大利的領土增加一定危及一般的均勢，也一定危及法國自己的利益；因而法國或會「出於軍事行動。」這種卑怯的語意被一切的歐洲外交家採用了，以避免「戰爭」這種不祥的字眼，正如一個人諱言「癌腫」而說是「疣子。」一九一四年正月，普嘉賓甚而這樣的囑德爾加塞（Dela-
scas）轉達給俄國人聽「用法國外交總長的名義，法國決如俄之所願。」這種至重要的空白支票，現在巴黎給與彼得堡的，是兩年前所拒絕的，誠然是限於一樁特別案件（在君士坦丁堡的李曼·豐
·桑得斯 Iman Von Sanders；但就一般而言，卻有一種心理的影響，類乎愷撒對維也納的允諾一樣，也是兩年前曾經拒絕過的。同月，這位總統曾向朱德（Jude）說：「俄國有偉大的將來，她的勢力正已完全的發展……兩年內必有戰爭。我的一切努力必注重使我們在預備中。」

·普嘉賓在甲板上走去走來，正想着前一小時的禮節，那時沙皇在船上跟他互致祝辭，處處與他一致，他有什麼暗示的語詞，沙皇無不稱讚，他們的結果可以永久嗎？沙皇從他一方面已看得清清楚楚，因為沙皇隨即告訴他的丹麥弟兄們：「無論如何，普嘉賓先生與我一樣不願為和平的緣故而要

和平。他相信成功的戰爭。』

這位總統或則在這個時候又回憶到最近這幾天。從他以他的神經過敏的夥伴偉偉晏尼粗閣以來，真只五個星期嗎？議院的選舉在四月，那時正是兇毒的第二次投票，五月間的結局是社會黨得着勝利，反對三年軍役的敵人最後在議院中又略略的多了幾個。巴賴洛格聲明了他自己的勝利；他說他已使總統信服了。

在「法蘭西」船上的這些時間偉偉晏尼又想着什麼呢？較諸普嘉賽更易感動些也更較冷酷些，而炫學的氣味卻少些，他似乎宜於作旁人有大元帥態度的參謀長。他不是以巴賴洛格在社會裏激昂的態度和他從巴黎特邀勒美脫爾（Lemaître）來整理花草以備大使館的宴會兩件事情引以為樂嗎？這是實在的，以後他的大使會報告他一件極有興味的事體。在大公爵幕裏音樂喜劇的時候，兩個蒙特尼格羅人——阿那斯退細亞（Anastasia）和米里扎（Militza）曾經向他說：『你覺得嗎？我們是現在所生存的時代歷史的時代，是生死亡亡的時代！今天我已接到父親的一封信，他告訴我在本月底以前我們必定有戰事！我的父親真是一個英雄！他值得用易利亞德（Iljad）這首詩來歌詠！』

祇看這口小匣子，我是常常的帶在身邊。這裏面有些洛林的泥土，眞眞的洛林土，兩年前我同我的丈夫在法國的時候，我在邊疆上抓的。看那裏，在那榮耀的桌上：陳列的是薊草（Hérisse）。我在新增的領土上搜集了好些植物，帶到這裏來，已將那些種子種在我的花園裏。你們都看，還遺漏了什麼奧大利的東西。你們預備收回亞爾薩斯和洛林。我們的軍隊可以在柏林遇到。」那時忽然，打斷了話頭：『我需自持。沙皇在看着我。』

這兩位法國人比他們的在柏林的同僚聰敏些，但於戰事也不見比人不鎮定，因為處於共和制度之下比較不能自由，但是懂得一切在民衆的方法，他們回想那種宴樂日的昏沉環境，衡量患憂鬱病之大夫人的語言，因為這些語言將來都要在他們的傳記裏發現。他們就像觀劇者，當中間休息的時候，意想下一節的劇情是怎樣，並希望就照自己所想的實現，不要變成另外一種情狀。

那時一個水手跑上房艙口的梯來，遞上一封很長的有線電信；這是維也納給塞爾維亞的哀的美敦書。援助！普嘉寶命縮短歸程，偉偉宴尼對巴黎下指令。開足汽力向家裏走。

當下一次的太陽隱蔽在馬爾摩（Malmo）高岡後面的時候，兩國元首各立在甲板上並周圍的

迴視，他們的屬下也看，計算一會，又看。他們兩人都很容易的算計到對方必以歐洲之可恐佈的混亂，促令他回家去，所以他們的路線彼此很有相遇的可能。在同一的時間，「法蘭西」戴着他的總統由北海到丹刻克（Dunkirk）「霍亨索倫」負着她的愷撒到基爾。各人心中都在豫料戰爭，各人知道他周圍的空中是電浪震顫着。在他們的船艙裏，他們的無線電職員聽着外國語演說的吃吃之音——但是，唉！都是用的密碼。然而在兩仇敵的船上，他們會有幾次想解釋對方的密碼；終久仍是丟下了。

兩位統治者在他們的船上稱忖這幾天的運命。法國人因矛盾的情感迴腸百折；他自己固要復仇；所以，他祇有希望戰爭逼迫到他的身上；而他又怕他自己的家鄉，洛林遭了蹂躪，因為他未能站在攻擊的地位，他應當盼望德國的任何計劃遲延到一九一七年纔實行。而上次，就是昨天，他還很明白的向沙皇說過。愷撒的情感此時因種種的心旌和種種的環境，也是搖曳不定，有他那種意馬心猿的性情這自是難免；在動身之前，被那些軍人們和其餘深知他的人，包圍了數星期之久，於幸遊的時候，他也像船上的引擎一樣，在柏林被那些檢察師重新塗一道油；吸的是「大西洋上的一位海軍大將」的空氣，聽的沒有一句直言無隱的政治警告；比在家裏時更完全不能接觸各界的民衆；最重要的

原因。還是他的朋友被暗殺使他大怒而特怒——他想到什麼就要表現什麼，當七月旅行的時候，在「霍亨索倫」船上，他親手在最近的公文上批道：

從維也納來的報告，報告中德國駐奧大使說，柏耳喜托特努力搜尋塞爾維亞所至難受的條件。愷撒批道：『肅清「山得夏克」(Sandshak)！立刻要交戰！奧大利爲阻止塞爾維亞得着海岸起見，無論如何須佔據該地！』

提斯扎要他們的行爲有「君子的風度」，所以干涉柏耳喜托特的計劃。愷撒便道：『對於殺人的凶犯，在經過了這種事實之後，胡說……這就像西利西亞的戰爭的時候，腓特烈大帝(Groterich die Great)曾說過：「我反對一切戰事會議，因爲很膽怯的黨派常常佔着上風的。」』

從倫敦來的報告說：『盼望柏林將維也納要求的條件壓制成功，那種條件是不能應允的。』愷撒批道：『我爲什麼應該做這些事？一點也不是我的職務！「不能應允」是什麼意思？匪徒們於騷擾之外又加上暗殺，應該懲治。』倫敦希望維也納不要堅持它的條件，以那些條件很明顯的意在引起戰爭。愷撒批道：『這是不列顛大大的無禮！我不是被人喚去由葛纒(Grey)到他的陛下那裏告

訴他如何保存他的令譽！」

雅各夫贊成告訴倫敦，在這些內政上我們無能爲力。愷撒批道：「必須明白的和嚴重的告訴葛纒！這樣他可以看清我不是被人家玩笑的……塞爾維亞是一羣土匪，對待他們應當如同對待罪犯一樣……完全不列顛式的想法，他們自高臨下的對待它。一種以保護人自居的口吻，我不能接受，威廉帝諭。」

從維也納來的報告，柏耳喜托特對於俄國人已經給了完全擔保，謂奧大利在塞爾維亞的犧牲上決不要求土地的擴張。愷撒批道：「蠢驢！她必須重新估據「山得夏克」，不然塞爾維亞人就要達到亞得里亞海。」

關於葛纒對於會議的第一次意見，倫敦來的報告也曾提及。愷撒批道：「我不加入，除非奧大利明白要求我加入，然這又不像可能的事實。一個入決不與人商議關於榮譽的和重要利益的問題。」

從彼得堡來的報告，提及薩佐諾夫的恐嚇態度，若奧大利吞滅塞爾維亞，他就要加入戰爭。愷撒批道：「很好，加入吧！」

從羅馬來的報告，附着關於義大利態度的警告，愷撒批道：『這全是胡說，將來事情自可完全大白。』

柏特曼報告他自己的感想，他以為德國目下應當仍守沉靜。愷撒批道：『沉靜是國民的第一天職！保守沉靜——祇有保守沉靜！！但沉靜的動員，誠然帶幾分新花樣。』

以這種態度愷撒到了波次旦。

第七章 躊躇

英格蘭已經是激動了。什麼戰鬥精神跑進了這種平靜的國家？她的常識使她作和平主義者，她的地勢使她守中立，她的民族的傳襲使她謹慎。過去的數星期間，街談巷議，報紙喧騰，都是關於自願兵，槍砲，軍需等等的話，甚而這些思想和術語在大陸本身上還未普遍的時候，此地已全國皆知了。島嶼的甯靜破裂，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中之一——愛爾蘭——早已起而反叛，那時自由黨內開用新鮮的自由方法來緩和她。但同一島上的一省又與其餘的分離，以武力威脅，不准獨立。厄爾斯得 (Ulster) 新教徒宣言反對，他們不願單獨的留在島上，與討厭的南方人共處；他們甯願為英國的老處女終其天年，而不願隨便的與他們的鄰人結婚。他們計議了用堡壘和槍砲以防衛他們的處女之身，但卻要等到南方人活動起來以後，方才禁止兵器的輸入，而行海口的搜查。因為厄爾斯得的反叛，政府覺得對於自治案 (Home Rule) 的保障可以隨便了，但同時南方的騷動是很激烈。怎樣辦呢？英皇和他的大臣們互相爭辯。難道

我們要世人看大不列顛的內亂嗎？

當他們仍在審慮的時候，各城市街巷新起了一種驚人的消息。克拉（Carragh）一個老而重要的軍事訓練中心點，反抗倫敦的陸軍部。高級軍官不服從政府，並計議推翻政府，因為在他們的眼中，政府對愛爾蘭太寬大了。許多世代以來，英國是在常識和多數的統治之下；也有用理想和冒險手段的時候，但卻沒有用刀劍的。現在風潮彙集，遠達騷動的島嶼和英格蘭的本身；產生政府的議院因少數的軍官和幾隊自願兵似乎發生了危險。人民不相信他們的眼和耳。在英格蘭的中間，而你或會以為你自己是在擦百倫的地方（Zabern 亞爾薩斯——洛林的一鎮）阿士啓司（Asquith）立刻自己來作陸軍大臣得以保全他自己和內閣。

在這種嘈雜聲裏，薩刺耶服來的彈丸都落空了。塞爾維亞的事和我們又有什麼相干呢？街上的人這樣問，他翻着他的報紙，看着最近從伯爾發斯特（Belgrade）和克拉來的電報。祇有很少數人知道有什麼紛亂同時震撼了內閣，而無一人看見這些領袖們的性靈中之紛擾。

政府的組織複雜極了。主幹部份由五人組成，同時另有兩人因係反對黨的原故使他們形成他



Lord Oxford and Asouith
司 啓 士 阿 相 首 英

們的地位重要。其餘的同僚，三人是壓艙的沙囊，兩人是能幹的水手。

阿士啓司帶着迭更司的頭腦和羅馬人的性情，用明敏的眼光注意世界的問題；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的無鬚的嘴，將他的冷靜思想，用犀利的言辭表達出來，並伴之以英國人的莊重態度。常常是沉着，有時也現躊躇的神氣，一位務實家，但有一點懼怕迅速的決斷，他當議會的首領比當內閣的閣揆相宜些。他是以『和平自誇』者，起初他離開得很遠，看着衝突的紛擾。六年前在和平公會裏他曾經說：『巨大的軍備不是爲的裝飾或娛樂；是爲到了相當的時間用的；或者有時脾氣發作也可以應用。』

哈爾登動靜更有些夢幻的態度；一瞥之下，覺得他是一位人道主義者，有廷托勒托(Tintoretto)所畫的老紅衣主教的頭腦和慈善的性情。他對於德國有些偏袒，因爲這個原故，所以他於德國的瑕疵之處，有一種較好的諒解，他懂得哥德(Goethe)他曾在格丁根(Göttingen)研究過哲學，也會計劃在倫敦仿柏林的樣子立一所工業學校；那時英皇愛德華(King Edward)信任他，就叫他作陸軍大臣，擴充英國規模狹小的陸軍，按照德國的辦法組織參謀部。這種命運選擇他去經略武備以反抗

他所愛的國家，這又似乎更堅強他的決心，除在萬不得已的時候絕不用兵，兩年前他有些喪氣的樣子從柏林回來了，在那裏他原想締結海軍建造比率的協約，而受了替爾匹次的挫折。談判的時候，因德皇、宰相和海軍長官間缺乏一致的精神，使他就大感困難，對於談判當然是失望了，失望的原因，人的關係比條件的關係還大些。他祈求了解而反得着懷疑。經過七月這一月，他一天比一天的不快樂，這不是不可免的事實嗎？

他的朋友外交大臣葛登爵士一天比一天的神志沮喪，過去的八年間，他不但保持了英格蘭未捲入戰爭的漩渦，並使歐洲大陸也避開那可怖的戰神。他的性格是五人中之最奇特者。普通英國人為國家擔憂的情愫也摻雜在他的身體中，任何戰爭都足以使英國發生危險的情形，因為它的百分之八十的食糧向來是靠國外供給，所以他以洞察全歐的眼光和基督的願望，以維持一種和平主義者的態度。這種態度非常時歐洲任何政治家所有的，但他自己的政策，雖有好意的動機，都很嚴重的前定了對於這種態度的危害。

隱士的性情，交際場中不易見他的蹤跡，因悲慘的意外，喪失了他的妻子和兄弟；喜憂鳥，善垂釣，

結果他成功一位有耐性和先見之明的人。他的聰慧的容貌——大而深陷的眼，薄而沉默的嘴——毫無矯飾或野心的跡象。他在森林中消磨每週的末日，窩杏衛司（Wadsworth）的詩在他的嘴唇上比議會的演說詞還多些。他不是一個旅行家，不說外國話，在鄉間養松鼠玩，愛小孩，少說話。然當他在下院中一起立的時候，全場注意，因為他說話有一種令人敬佩的風度，也不顧及坐在特別座上的人，以英國舊式貴族的態度發表現代的理想。

他一切的性格既如此，歐洲又在極端的混亂中。他當然沒有那種強腕去掃清盟約的網狀工作，他航行得離岸太遠了，最後他的船便為風浪所捲。他即做了一次人家全般不信任的犧牲者，又處在德國海軍擴張的威脅之下，柏林拒絕哈爾登的建議以後，他轉風使舵將愛德華皇帝與法國的口頭諒解變成一種協約，在某種情狀之下，如有第三國來攻擊，英國允許擔任防護法國北方海岸。這封公文是他寫給法國大使剛朋（Cambon）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中他答應，若法國授了旁人的嚴重威脅，英國決參加討論共同行動的問題；因這輕輕的一封公文，他將他的國家拖入戰爭的可能性中。

然這封內閣全體皆知的重要信，實際上曾將英國的自由調解了一下，不像字面上所說的那樣

拘束。葛樂自己相信他可以「自由處置」，實際上，他使英國負有道德上的義務。正式的商議，又加着海軍界與參謀部的親睦，已造成一種空氣，這種空氣漸漸的窒息了外交大臣的自由呼吸。一位有識見的英國史家古其博士 (Dr. Good) 提到「事實上的義務」，條約上雖未具載，事實上總是難免的；路易喬治 (Lloyd George) 是負的「榮譽上的義務」，察亦爾 竟斷定說，這種地位是英國有「同盟的義務而無同盟的利益……我們受道德的拘束以幫助法國。」

當一九一四年四月英皇英后觀光了巴黎和葛樂吸收了一陣大陸空氣的時候，他避免擔當新鮮的義務，而未阻止海軍界與俄國磋商的事——英國（只在被攻擊的情形）要爲俄國「在北海方面」牽扯一部份的德國海軍。當他口中宣稱同腦中夢想和平與諒解的時候，他不能阻止參謀部的人員，威爾遜 (Sir Henry Wilson) 是他們的頭腦，向他們的屬僚灌輸戰爭的思想和仇德的意志；他也不能防止出兵六師的計劃。而且，三個海陸軍的參謀彼此之間日愈親密。一九一四年夏季俄國駐倫敦大使向聖彼得堡報告：「戰事的聯合軍事行動，除如現在三國協商 (Entente) 自身所表露的精神外（現在的軍事協定使協商的精神更加強固），我卻有些疑惑能夠找出什麼較好的保證。

「葛繁與他的政府現在沒有旁的解决方法，只有『裝瞎子』以表示他們的清白，（如他的反對的保守黨人所說）騎在牆頭，想與任何人結爲朋友。」

一九一四年春季他在議院被詰問的時候，他不肯定的說與俄國締結的協定。以後他這樣爲自己辯解：「國會不應知道關於國家有什麼動作或限制他的自由的協約。應付可能的意外之陸軍與海軍的策略，這是不能說的。政治計劃是不應保守秘密的；爲戰事的意外之海軍的或陸軍的預備固爲必須，而也應保守秘密。在這些事例中，已經注意及此，以證明此類預備並未牽及什麼政治計劃。」精細點說，這實在是（也只是更足證明歐洲各國毫無防禦）一種足以支配各國外交大臣的恐懼，他們的未雨綢繆之計是托庇於大砲的後面，因爲全歐的混亂在那裏逼迫他們。

在這個店主民族裏的主要經理人（決不願摧毀他的最大的顧客，也不管那繼長增高的競爭）強使他的地位等於古之斯巴達與雅典。我們決不承認有毀滅雅典人的心，「斯巴達人曾經向由底比斯（Thebes）來的代表說過，『因爲希臘沒有雅典就如一個人只有一隻眼睛一樣。』日耳曼民族的人口增加和不安定現狀的擴大，又益以他的警察精神，最露鋒芒者是他的「耀目劍戟」的

光輝，使愷撒和德國在大不列顛的心中起一種不良的印象，但決無一言提及攻擊的計劃，並且連這種思想都沒有。

因為這一切，在國際法不發達和不公平的情狀裏，葛靈很容易的知道，任何方面可以製造確着可據的「破壞國境」的話，因而詆誣他人無端侵犯，其實他自己正在作那種侵犯的事或心中已經起了那種念頭。

路易喬治是內閣中一位克勒特人（Celt）所以就有點詩人味；此外，因他是一個窮困的小學教師的兒子，他懂得民間的疾苦。靈巧周到與能孚衆望，口才辯給與作事精幹，他具有這種種的才能，即將他送在很強大的地位上。他完全是一個實際經驗家恰如阿士啓司完全是一個理論家一樣。他是好弄權術的和喜得他人的頌揚正如葛靈是深思熟慮的，愛好和平的和孤獨好靜的性情。事非親見絕不相信，假定他要知一點關於船或礦的事，就一定跑到坑裏和海上去實驗。他曾經研究過處理社會問題的德國方法，而他既不懂藝術又不懂科學，對於德國民族的長處他是漠然無知，他幾乎像法國人一樣地憎惡德國人。然而，他的識見是清楚的，六年前，他公開的向他的國人說，你們還不明瞭德

國焦急的情形嗎？如果戰時你們國家像這樣擠在兩個敵人中間，你們能不提倡武備嗎？他再三的誡軍備競爭是無意識的。在全體閣員中，他確是最無國際人物的成份，也是最無英國人的氣息。

內閣五人團中之最後的一個是察亦爾。他是馬爾巴羅公 (Duke of Marlborough) 的後裔，半美洲種，具有世界的經驗，欲使致他的國家強盛，並以此可完成他的事業與勢力。他既不像葛黠那樣冥思默想，又不像阿士啓司那樣恬靜爲懷；既不像哈爾登是一位深思的人物，也不像路易喬治之爲人，而他是一位極有天才的作家和史家，他曾經流瀉過二三十年，一部份也是爲冒險的原故，他長於戰術，嫻於外交，善於藝術，精於科學，曾發表過關於軍事行政和自由貿易的名著；他的理想很豐富的，眼光很敏銳的，動作也是很迅速的。不列顛的海軍擴張計劃也曾盡過不少的力。他是一位狂熱的人，他知道應該採取一種什麼戰略；他同恩味·帕夏 (Enver Pasha) 差不多是那時歐洲唯一具有身臨前敵的軍士經驗之閣員。

歐洲五個重要的內閣中，不列顛的內閣（實際上即上述五人所控制的內閣）是最不希望戰爭的，反對最久，雖說當時正是這內閣還能阻止戰事，但是也沒避得開。

十八月前，一位新任的德國大使曾在倫敦贏得贊揚的聲譽，而在柏林卻是被猜忌的人物。里企諾夫斯基親王，他對於駐在國的感情如對於他的祖國一樣，曾經屢次的警告他的政府，請用以抗英的德國海軍建造程序之結果和德國聯奧的將來是危險的。若說他愛英的程度較愛奧深些是一種錯誤，祇是他未能達到那種地位，令他不能達到以隻手改造德國的政策。他的品位，他的財富，和他與愷撒的關係，使他比他的同僚有獨立的權勢。愷撒待他如密友，接受他的私人報告。他在外面想為施政的中心人物，因而在外交部裏增加了許多仇人，也使他的朋友不能替他盡力。他看起來像是一位藝術欣賞家，因為他既不是具有官僚架勢的普魯士官僚，也不是什麼使命的眞眞的工作領袖，但他祇在他個人的勢力範圍內活動，因他有他自己的主張。他知道使英國強盛的和使奧大利衰弱的歷史勢力，他個人的經驗似乎足以證實他的識見；他雖有財產在奧大利，從他的父親的時候全家即討厭那個地方，同時他的態度和習慣已令他在倫敦聲譽雀起。

里企諾夫斯基是歐洲大陸的第一箇人在維也納與柏林之辯論中發表言論，他立刻的寫信給柏林：『污辱塞爾維亞的民族是匪類和殺人的兇犯……這是令前途的阻礙愈多……將奧大利的

政策應當祇作為冒險事業看，因為他的結局，既不能得着根本的解決，也不能滅絕大塞爾維亞主義的運動。』及至哀的美敦書快出現的時候，他還發了幾次警告，反對政府贊助巴爾幹的冒險事業。『戰爭局部化所得到的最終結果，你須承認，（假設一旦與塞爾維亞的戰事是實現了）徒是屬於一種空虛的希望而已。所以，依我看起來，一切全要看奧大利對於條件列舉的方式而定，使得這些條件處於彼得堡和倫敦壓迫之下，有被柏爾格刺德接受的可能性，並不是要使這些條件引起一場「愈顯那著名的柏耳喜托伯爵的榮光」的戰爭的。』

這些警告，下星期中還有許多類似性質的警告，照歷史的眼光看起來，在德國那時三位正直的外交家中，使他得着很光榮的地位。

雅各夫也是久已不相信奧大利的偶像，但仍繼續崇拜，引用威廉·布錫（Wilhelm Busch）反對里金諾夫斯基的話：

『若你厭倦了現在的伴侶，

你可另外找一個，若那裏有的話。』

他以為奧大利是因為巴爾幹的危機而衰弱了，差不多不能成為強國了，就因為這個原故我們必須扶助他。「確實可信的，彼得堡有些騷亂，但以全體而論，俄國現在並未預備打仗。即法或英現在也不希望戰爭……我們的團體同時是愈趨愈弱了……若我們不能使戰事縮小範圍，若俄國攻打奧大利……那時我們不能將奧大利拋棄不管……我固然是不希望預防的戰爭，但假設戰爭來了，我們也不能穩穩的藏在後面。」

這封信，尤其是這封信的末尾，證明在這種環境裏，即便是最優秀的腦筋，也不能克服他們從軍事訓練上所得來的影響。

在這次危機開始的時候，歐洲所有的外交家全贊揚柏耳喜托特的毅力和他的卓越氣概；自七月初，大家談到里金諾夫斯基之「憂慮的面色」，而也並非說他是壞的。不管完全相反的習慣和興趣怎樣。他與葛樂互相傾慕，事實上當然說他們兩人都好。這兩位先生那時正是聯合起來解決小亞細亞和葡屬非洲的兩種討論了幾年的困難問題；因此他們彼此間，較任何兩位更能推心置腹些。葛樂對於大使給了直接問題的直接回答：英國沒有確定的條約，但她與法俄的關係是很親密的。」

葛榮的整個性情是反對塞爾維亞的；因為罪惡和蜚言，便是這王朝隆替的原因。葛榮記得邁克爾親王（Michael）的暗殺，皇儲的誘騙，米蘭的退位，亞力山大與身分不合者的結婚，亞力山大和他的夫人被暗殺，喬治皇儲的醜聞。然而，在七月二十四日這一天，他的第一句話批評哀的美敦書，是：「以前未見過一個國家對待另一獨立國家投遞過這樣可怕的公文。」

那是他向奧國大使孟斯多夫（Mensdorf）說的。孟斯多夫是一位有見識的奧大利伯爵。孟斯多夫，里金諾夫斯基和俄國大使本坎多夫（Bendendorff）伯爵，三人互有關係，而於職務的壓迫之下，不久要變成仇敵了，正如三國君主利用他們的關係以打破連合他們的子民的手足之誼。現在，在這全部蜘蛛網式的政治手段，公文覺書，會議聚談和合縱連橫裏，葛榮（歐洲的第一人）作這種很自然的事情。他向里金諾夫斯基說四國間戰爭可怕的話。「無論何國戰勝，有一事是確定了的：即全部的疲竭和貧乏。工業與商業必定破壞，資本的勢力毀滅。像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運動，因工業活動的崩潰，就是當然的結果。」

在起初的兩天，葛榮以彼得堡有決心的謠言是很驚愕的，他向三方面說話，派代表向塞爾維亞

人說：勸他們盡力之所能及好好的答覆，但也問在柏爾格刺德其他列強代表的意見；對於奧大利人，敦促他們極力避免已經威脅出來的危險。對於德國人他說：『我承認奧大利有要求滿意的條件的權柄，和懲罰與暗殺有關的人的慾望……我料到（準確的）奧大利的動員必繼之以俄國的動員。到了那種情形，依我的意見，俄奧間與你們法國和義大利開始調停的時候到了。沒有你們的合作，一切調停的企圖都是空的。』

國際調停的一個模範樣式——這位英國人所創制的歐洲和平至少比那些合縱連橫的和勢力平均的制度高些。

兩位大使各電知他們的外交部，但里金諾夫斯基以真誠的預知的靈感加上這樣的幾句話：『葛蒙的建議是唯一避免世界大戰的可能，世界大戰中我們將喪失一切而毫無所得……如法國被捲入戰渦，英國也不能置身世外。』

同時，葛蒙向彼得堡遞他的第三次請求書：『此處的民意不准我們因塞爾維亞的爭鬥加入戰事。然而，若戰事一起，因其他問題的開展，或將我們捲入戰爭的漩渦，然而我是急欲阻止這次戰爭……』

……依我的意見，和平的唯一機會，則在四大強國聯合要求奧俄政府不可侵越邊境……若德國採行這種見地，我有十足的把握，法國和我們自己一定那樣作。」

就在那同一日裏，德國大使將英國方面遞到他們使館的公文（這就等於遞到柏林一樣）電告本國政府：若戰事發生，她多半不能保守中立。

此處因果的悲劇開始了。從此時起，葛慕的腦中祇有一種思想盤旋着：『我要告訴世界嗎？我要公開的告訴德國嗎？我祕密的向我的大使們說的什麼；即德國必須讓步，因為戰事破裂，我們也要調兵遣將？巴黎和彼得堡正等着我們幫助的保證。我不能給，因為祇有國會能夠決定這種重大問題，若我今天用一個「是」字羈絆了我的國家，國家明天便可否認我，因為不是我，也不是阿士啓司，或其餘的任何人，能夠知道街上的人，新聞紙，和議會要說什麼，當問題臨到的時候，又一切全靠那時的環境和人家起釁的方法為轉移，至少人家有要起釁的神氣，這纔能定……』而我仍應當威嚇。『他的思想繼續的活動着。』柏林和維也納的兵士正在為戰事工作，可恐怖的德國陸軍，比他的敵人的自然優良，能夠戰勝兩國的聯合力量，而不能盼望戰勝三國的聯合力量。』

葛羅以後將這些內部紛亂的中心點記如下面的幾句話：

『我看見一種危險，非常的可怕，必須設法避免，處處提防。這就是法國和俄國在戰事上或會與德國有一次嚴重的試驗而依賴我們的幫助；這種幫助若不實現，那時（已經太遲了）他們即要我們負一種將他們陷入悲慘戰爭的責任。』

此處已如古代的悲劇般顯露了一位權要的絕望情形，他以全部心靈的力量極力避免走入錯誤的道路，錯誤道路的不幸結果他已預先見到；而不幸的運命已經注定了，無論他走那條路，總是在錯誤的道上，因為在意志薄弱時候，他已被誘而允許了人家一半。罪過是很小，意志是純潔，混亂是很大，努力是真誠，結果是悲慘，如同在哀斯喜納（Eschyle 古希臘的悲劇作家）的悲劇裏一樣。

第八章 期望

特別快的火車中，一位焦灼萬狀的人坐在那裏，他一個人坐在那裏有三日三夜了，思想的起伏變化太多，伊斯服爾斯基的腦筋是歐洲中最痛苦的，這幾天來他的理變動得最激烈。當他從彼得堡街向巴黎經過德國中心地方的時候，帶有一種象徵。他像恐怖的天使，渴望得這樣久，感覺得這樣切，現在——太快了！因為他的全部精神是很渴望這次戰爭的，他不贊成爆烈得太早；他曾經告誡過外交大臣對於哈特威格在柏爾格刺德的陰謀加以反對。不要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但假使有了好的發動機會，也勿庸放過！光陰祇將奧大利帶往衰敗的路上——奧大利是他所極憎惡的；那通伊斯服爾斯基的日子便到了。但是現在呢？巴黎敢作一切嗎，或竟毫無勇氣，要是未被賣掉幾年呢，確是被賣掉幾小時了！若柏爾格刺德來的電報祇要早到彼得堡兩小時，他一定與法總統同乘「法蘭西」船走，他從巴黎來的時候原是乘這條船，沒有一個人願意留他在這裏，他的學生和仇敵都可以繼他的後

任；在法總統那一方面，他將要度過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時間上的成效決非其他的時間所可比擬。那時他同法國的兩位首領在棋盤上能夠共同想出每一動作的步驟，他們在這隻與外界隔絕的寂靜船上對於共同步驟可以從矛盾的設想歸結到一致的意見。

車抵華沙 (Warsaw) 站，巴賴洛格確說時間已經到了。他輕輕的回答：『這次必有戰爭。』而巴賴洛格並無復仇的個人動機——復仇那是過去五年間伊斯服爾斯基的腦筋中所未停止的內感呼聲。

這個人看起來像一位土耳其的大官 (Pasha)；可以想像他是一位農奴的主人；很有威風的腦袋，粗野的下巴，厚厚的嘴唇，這兩片嘴唇知道怎樣的吞盡他的捕獲物，這一全幅圖畫在極黑暗的俄國外使心中發生種種的傳奇故事，鞭、酒與婦人。但這一切都包在一種志願裏，即復仇的志願。

離現在六年前他坐在布胡勞 (Buchan)，摩拉維亞 (Moravia) 的城堡裏，對着他的奧大利的主人——坐在柏耳喜托伯爵家裏火爐邊的高椅上。火燭全明了，咖啡預備好了，僕人均已退出，門戶都已關上，他就在那個時候同那個地方受了亞梭塔爾的欺騙。真是高爾加柯夫 (Gorchakov) 的

陰影飛過了這間屋子嗎？早三十年高爾加柯夫曾與奧大利訂了一種密約；若奧大利起心取有土耳其的這兩省，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這兩省原是給她管理的，俄國一定不反對，照樣的，若俄國改訂海峽條約 (Straits Treaty) 奧大利也應旁觀不加以干涉。在布胡勞，履行這協定的時候已經到了，然而這協定的創立者，在這時候已經是墓窖裏的白骨了。

在這個火爐邊，他仍讓奧大利人欺騙了他。不能反駁議會 (Duma) 裏的詰問以防衛他自己，他祇得退讓賢能。

報復布胡勞的仇恨從那時起，這種思想支配了他。這位柏耳喜托特，便是他奮仇的弟子，在彼得堡的時候，已經令他不安，現在他是這次會議中的主人，相隔幾年功夫，他已作了維也納的外交大臣了。待時間成熟，打倒柏耳喜托特，破壞奧大利，變為他的一切行爲的動機，他與塞爾維亞人陰謀，煽動提托泥 (Titoni) 與的黎波里 (Tripols) 作戰，鼓勵巴爾幹諸國攻打斯坦部爾 (Stamboul)——這就是仇奧的意思——教陵羅馬尼亞作了住巴黎的大使，以便與法蘭西私語。跟那位怯懦而親德的卡約在一起，什麼事都不能作。但繼卡約之後者是普嘉實；冷淡的路易 (M. Louis) 祇得離開了彼

得堡；無論那種職位都是填滿了沙皇的朋友，普嘉賽走入總統府（Elysee），他的勢力日愈堅定；他在巴黎迷惑住了沙皇，那時伊斯服爾斯基將最近的工作——塞保抗士的祕密條約——給他看，他還未看完就喊出來了：『那是戰爭的工具！』他於是向俄國人說：『這次衝突引起德人的武力干涉；我們一分鐘也不遲疑的盡我們對俄的義務。』他堅決的說，這是實情，德國起首必取攻擊的步驟。

從亞加得爾（Agard）以來，從與這兩國的幾次談判以後，在法蘭西那將熄的「報仇思想」又燃燒起來了！更加英王的光臨給這思想增加了極大的力量。爲戰爭而工作的人那時還不過幾十或百餘個——歐洲各處的都算上——但是他們的聲浪很高，他們的地位很有權勢，他們所獻給的餌食很足以誘人。一九一三年二月俄國的本坎多夫伯爵這樣的，報告彼得堡：『當我總計與剛朋（Opponon）的晤談，再加普嘉賽的態度，起頭我有一種感覺，隨後我相信——法蘭西是列強中唯一遇戰事而無憾的國家，然我可不是說她盼望戰爭。』普嘉賽曾與德國大使在一塊兒吃過飯，這是一八七〇年以後總統中第一人有這種舉動，但是他的恨心在紫色綬帶下跳得非常之響，雪恩（Fehren von Solon）也聽見了。他不過是一名官吏，他們敢公開的向他說。拔托（Barthou）坦然的跟他說：』



Isvolski

基斯爾服斯伊使大黎巴駐俄

退還我們亞爾薩斯和洛林兩州。我們從此當成爲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那一年他們計及過戰事；巴黎市長米克爾將軍（General Michel）在預算委員會裏爲京城要求額外的麵粉糧食，他的理由是：『這不是平常的年頭；我們不知道在三月或四月裏有不有動員的事。』

五月裏比利時公使報告法國已無疑義的變成極端好戰的國家：『他們說他們準打勝仗。』同時，一位老外交家向他說：『若現在發生一種不幸的意外事，兩國的首腦人物在三天之內必有一致的態度，不然的話，這便是戰爭。』在五月的末尾有一種不好的情感，因爲柏林舞臺上演員們出來穿着外國軍隊的制服；同時，巴黎方面有惡漢的打扮以代表德國人；在國家慶祝節的時候，閱兵式裏第一次發見黑種人種的軍隊。

過去的兩天內，外交部與報紙都震怒於對塞的哀的美敦書，尤其是於無情的時間限制一條。沒有一人相信德國若無事然的樣子；他們都以爲她是在維也納的背後發號施令。法國的公債比一八七〇年以來更加崇不住了，證券交易所已預備關門，全世界相信德國是在那裏企求戰爭。外交部中坐着年老的謝微呂——馬丁先生（M. Pievenun—Martin）他代表正在海洋上的總統與總理。他

向海上發出不斷的無線電信；但他自己的活動方面卻缺乏才能與手腕。所以他開始的工作，討論昨天葛蒙所建議的會議。他同德國大使說：『你向我們提出共同努力於和平的維持，』「帮傲呂說，『在這裏，大家已極受感動了。』」

雪恩說：『德國是一個與法國一樣極願和平的國家。一切全要依賴彼得堡。』

『當我得與奧匈沒有欲擴張領土的保證，我個人方面，極願向彼得堡進行和平運動。』

『列強在維也納觀察的結果，不能與我們一致，讓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自己解決去。』

『誑話仍然是誑話，他們還在那裏說誑，』一直說到屋子裏發出了誑語的氣味。他們的姓名不是無所謂的（譯者按：法文的 Bismarck 是歡迎的意思，德文的 Solow 是美麗的意思。）「愷撒說得對，就在那一天，他反駁報告的末段——雖說他的批註之意誠然是祇在對法國人：『胡說亂道實質穿著莊嚴辭語的衣裳！』」

第九章 議抗

理性逃往那裏去了？想望的而又不注意的，在外交家的安樂椅的背面，到處飛翔了以後，她竟完全離開了歐洲嗎？這種偷偷摸摸的紆徐迴環的預備使她發出絕望的聲響嗎？出入口填滿了喋喋之聲，外交家的手匆遽的握着而又放了，電碼書本的忙碌，電話的唧唧音響，參謀地圖的時張時合，王公大臣和帝王的假笑，她是厭倦了這些寂靜的破壞者嗎？他們在舊宮殿之殿肩的門背後操練小形的爆發機，以備到了預定的時間敏捷的放射而使歐洲陷於極端的破壞？無希望了，理性已離開了內開的屋子跑到街上去了。

各城市都在擾亂的狀態中。自從理性捨棄那二三十位歐洲大人物之後，即混雜在無數的尋常百姓裏面，混在這無姓名者中間，因為那些姓名很長的大人物，曾經將她賣掉過，所以她不能不到尋常百姓中間去。現在她刺激奴隸們起來反抗。他們是已經預備了，他們勿須乎勸誘。他們滿身是汗，沉

悶的在那裏喃喃怨語，這是在轆轤台與工作台，汽鍋與汽鏈，引擎與轆轤的後面，他們靜聽着報紙所帶給他們恐怖風暴的消息。

但每屆黃昏時間，他們由灰暗的大雜院裏，狹隘不通空氣的陋室裏，走入光明富麗的地方；這裏有一羣朋友，那邊是一對夫婦，並沒有什麼計劃或目的，其他成千成萬的散步者與他們一樣在街上的各熱鬧處相會，咖啡館的玻璃門來回的不斷推拉，內部的音樂雜着外面的塵囂，那裏就是這些精疲力竭的人們互相遇見的地方，各人雖不認識，然而彼此穿的衣服，彼此的外表，彼此的面色，以至於激動他們的思想，卻是很熟習的。

在他們裏面有少數青年人口中吹着喊着：『跟我來！我知道那些關員先生們在那裏，前來！』立刻都列成排了，他們一行的站好，五個或八個並肩立着，這一套是他們在軍役裏頭或政治遊行時學會的。女孩們挽着她們的情人的手臂，年老的婦人在她們的丈夫旁邊雙手搖着走路。武裝巡警怒目地看着他們，眼裏冒出的光和制服上的銅鈕釦一般的閃耀，但是，現在仍讓他們過去。現在公使大使們，各國務員們，將官參軍們，離開了他們的舒適的坐椅，走到敞開的窗邊，因為街上正是人聲鼎沸。

——整隊前進的足音——而我們尚未下前進的命令，萬頭攢動的集合——沒有那個皇帝或總統簽過諭旨！你們要強迫我們的手嗎？

『和平！和平！打倒戰爭！』

『哦，是這一套把戲，是這樣嗎？可惡的社會黨人！維也納的好戰伯爵苦笑着臉，柏林的首相不自然的向下看着，大公爵們的眼發出厭恨的兇光，倫敦的內閣總理寂靜的站在那裏，思量羣衆的人數，音調和態度，這位法國人，他自己是一個平民的孩子，咬着他的嘴唇。』

『Frieden！Frieden！Wir wollen keinen Krieg！』（意即和平！和平！我們不要戰爭！）這種萬人的呼聲從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那裏登出來，繞着寬闊的威廉大街這些人的汗漬的衣裳臭味，雜着衰落的菩提樹香氣，冲着矮而長的外交官署的窗子。

『Frieden！Frieden！Nieder Mit dem Krieg！』（意即和平！和平！打倒戰爭！）在同一的時間，這種呼聲從維也納的勃良永（Burgling）發出，由國會的上鎖落栓的大門前的台階上，經過人擠滿了公園的樹梢頭，直到外交部的式樣別緻的窗子前。

“*A bas la Guerre! Vive la paix!*”(意即打倒戰爭!和平萬歲!)在同一的時間,這種呼聲從森河(Saône)的雙橋上,一路喊到外交部;羣衆的足跡散佈在總統府的黑暗窗子下,馬賽歌的令人發狂的韻節,爲人民要求自由的腔調,包圍了總統府,府中的主人現正在大海上航行,他切盼着危機的黃臨,料想着俄國將官的輕率鹵莽——那一天在他面前遊行的帝國軍隊正奏着今天馬賽歌的音調。

“*Peace! Peace! No War!*”(意即和平!和平!不要戰爭!)在同一的時間,特拉法加廣場上(Tratagar Square)高喊着這類的呼聲;從最大的戰爭紀念碑的台階上,和平的擁護者爲全世界要求和平。

在這個時候,只有彼得堡沒有這種呼聲;此地的皮鞭與軍刀,鐵蹄與手鎗,驅散了遊行的羣衆,將他們踐踏在足下,刺殺在鎗上,愛國者——是的,他們可以成羣結隊,痛快的喊出他們心中的呼聲,遊行隊的前頭有一輛車中間坐着一位將軍,後面跟着學生與官吏,他們在大街上遊行,口裏唱着歌,手裏揮着旗,這一套是早已預備好了俾不時之需;這樣子迅速的祕密的佈置妥帖,一切信件電報概需險查。

內幕裏的神秘比舍易斯(Seymour)的還神祕些，列強的外交家們致力於戰爭的發生，責任應當由這種人負起，而以後，沒有什麼例外，他們必從他們自己的人方面避開這種戰爭的責任。但是在內閣的緘默中他們簽了他們的死刑執行命令，國家的最高權力強迫他們無論時隨着鼓聲前進，他們是醒悟了，並且似乎已經決心防衛他們自己，無力的，世界的和平團體發出理想的呼聲，無力的，梵蒂岡(Vatican教廷)間或採取猶夷的步驟。

當歐洲的命運差不多完全被某一階級計劃的時候，另一階級只供驅策實行而已。強者永不能同意於仲裁的裁判所，而弱者於五十年前已聯合起來企圖保持人類的平安，這就是他們為他們自己的階級希望去達到的，一種很大的真空似乎圍繞着哲學家 and 立法者，他們對於各民族宣佈過他們的和平的道德觀念；但是我們可以聽見歷史上常以貧困者和被壓迫者的神聖的自尊發揚反對戰爭的呼聲。在國際的競爭和野心方面他們毫無所望，所以軍旗，情感的演說，光榮的勝利，英雄的歌詞，從他們的愚鈍眼光看起來都是虛假的。他們官索的情景好像睡夢中的人起來走路，等到他們捉住兄或弟的，仇或敵的粗糙多骨的手指。那人工作成的金字塔之最高層的尖頂正發出燦爛光彩，穩

固地豎立在沙漠上，而最下層的根基，因千百年來在重壓之下而呻吟，一寸一寸的開始搖動了。

「因為戰爭的重負最先是放在工人階級的肩上，從他們那裏取去，不但祇是麵包，並且也要他們的血；因為武裝和平癱瘓了生產的力量……決定完全依附日內瓦的和平公會（Peace Congress in Geneva）……目的是在於最早的可能時間內完成軍縮和產生歐洲自由聯邦。」

羅桑公會（Congress in Lausanne）的議決是工人反抗戰爭的第一次。經過各黨派的種種掙扎和秩序的種種變更，這種觀念仍得繼續的存在，隔不幾年必有一次新氣象，漸漸的博得千百萬人的回響。四十年的和平未曾撫慰得這種精神入於黑暗之鄉；現在是時候了，讓這偉大的「否」聲向穹蒼激動。

柏耳喜托特伯爵的最後通牒震駭了他們的領袖；當時外交家們打出無數的電報，他們各國的工人是不需要電報的；極力表示不贊成，翌日清晨的驚惶中，在同一的時間，世界各處的工人以表示民衆的感情這一種思想指示他們的領袖。

下面是宣言中最重要的語句：

柏林方面——社會民主黨委員會這樣的訴說：「爲維也納專制者的權勢貪慾德意志軍士不能犧牲一滴血……世界大戰便要發生統治階級在和平的時候欺壓你們，輕視你們，非法的利用你們，現在要將你們變作大砲的鴉片。讓專制者的耳朵各處聽我們的呼聲：『我們決不要戰爭！』永久的國際親愛！」

七月二十五日的前進報(Vorwärts)上說：「在維也納的霍夫堡(Hofburg)執掌大權和作最後決定的不逞之徒希求戰爭。他們需要戰爭——挑撥戰爭的報紙之熱烈的呼聲已鼓噪了數禮拜之久。他們需要戰爭——奧地利對塞爾維亞的最後通牒使全世界都明瞭這一層意思……」

「因爲弗蘭茲·斐迭南和他的夫人的血液遭了瘋狂者的狙擊流出來了，無數農工的血液是應陪着流的，用一種更瘋狂的犯罪來覆着瘋狂的犯罪。這封哀的美敦書，措辭這樣嚴厲，條件這樣無恥，使得塞爾維亞政府，如果忍辱的接受他，必定要遭受民衆的唾棄。」

「激勵我們的親愛同盟國的戰爭慾到了狂熱的頂點，這是德國愛國報紙的罪惡，毫無疑義的，伯特曼霍爾味(Bethmann-Hollweg)已答應了伯耳喜托作他的後盾。但柏林正與維也納一樣

玩着極危險的遊戲。」

七月二十四日的萊布乞地方的國民日報 (Leipziger Volkszeitung) 上說：『奧大利的愛國狂使各方面全破了產。它們的民族，怒嗥意在掩飾它們的經濟的崩潰，戰爭的搶劫和兇殺是想充滿它們的荷包。』

維也納方面——勞動日報 (Arbeiterzeitung) 上說：『柏耳喜托伯爵的節略之任何點上都發出血腥的氣味，這種血液流出的原因可以完全用高尚的與和平的方式解決……用辛勤勞苦者的名義，我們將責任放在那些引我們走入悲慘地獄的人的身上。』

布達佩斯方面：『在這戰爭發軔的時候，我們以匈牙利無產階級的名義表明我們的人民是反對戰爭的；他們認定計劃這次災禍的人是犯罪的凶漢。歷史必要羞辱他們的。』

巴黎方面——Hera's 報紙還有其他的十一種，六個工會以及類似的組織，同時發表總罷工的懇請書，各省也有一樣的行動，以符合他們的大會所通過的議案：『阻止戰爭和使政府走入仲裁地步的一切方法，我們以各關係國裏的大罷工這種手段為最有效驗。』

「人道報 (Humanite) 上說：『奧大利的公文是免得很，似乎已經深思熟慮要大大的羞辱塞爾維亞的民族，或竟將它毀滅了。奧大利所欲加諸塞爾維亞人身上的條件是那樣的苛刻，使人家必須問教士的反動份子和奧大利的軍閥是不是欲達到戰爭的目的，而使這種目的不可避免。這些人真是罪惡中之極魁。』

都是這一路的話，第四階級 (Fourth Estate 即新聞界) 的領袖們從倫敦、羅馬、不加勒斯多、百倫 (Berno)、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等等地方天天互相的訪問，海底電線從紐西蘭和加利福尼亞遞到同樣的決議案。民主黨的報紙也發表警告的文字。

彼得堡方面——Retcha 上說：『奧匈的哀的美敦書是巴黎晨報 (Matin) 的誇大電報之一種報復。三協約國 (Triple Entente) 之避免陷於衝突的唯一可能方法是使塞爾維亞的問題局部化並不要用任何方法激勵塞爾維亞。』

就是柏林對於奧大利也有許多非難：『一切的民族和政府中沒有一個是願意戰爭的，不過他們的各種聯盟將他們拖入這種恐怖的局面。德意志民族是絕對和平的，以他的靈魂的全部力量盼

望災難的消蝕；我們並相信義法英各國內具有和平佔勝利的同樣願望。德國政府之對於戰爭既不切盼，也不較其他任何各關係國政府為熱烈。永未見過將要置身戰役者對於戰事這樣冷淡；而世界大禍仍然越走越近了，反乎各民族的志願以及他們的領袖的本心。這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是不是一幕一幕的都像這樣子演來，勿須在此再加討論——德國的民意。如我們屢次所說的，已經遇着無討論餘地的事實。歐洲正等着能夠與挑釁的奧大利成立諒解的王子或政治家，進一步即與被恫嚇的民族討論實際的條款。（這是 Berliner Tageblatt 上 Theodor Wolff 的一段話。）

有一位「清客」不為任何外交家所重視的，他是柏林大學的醫學博士，名字叫作伯恩斯坦（Arthur Bernstein）作了一篇預言的文字，內中既有見地復具勇敢的精神，預備在七月三十日的柏林晨報（Berliner Morgenpost）上發表。這篇文章已經排好，題目是「最後的警告」。但不能付印，因為在那天晚上以前，有「戰事危險情形」的佈告，使這張報紙上不能發現這篇文章。五年以後，當這塊版要撤歸它用的時候，這篇珍貴的文件找出來了，得以未被求久的忘卻。文字的內容如下：

「兩邊的主戰派（Nicolaievicz）都要戰爭，這是無可再致疑了……軍士嗅着光榮的氣味，自從

當軍士們說話的時候不容德國的負責政治家發一言，柏特曼與雅各夫自必默然無語。少數的特別位置已被人攫取以孤柏特曼之勢；若他長久的抵抗，他的最密切的私人生活的緊要部份必遭受劇烈的攻擊。這誠然是醜態，但是現在正合乎「一種國家的需要」。再過幾天沒有一人敢說真話，至於發為文章就更少了。

所以，在這最後的時間讓我來說兩句吧：戰爭的商販自己在騙自己。第一，像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這種事實是在沒有義大利決不加入，或則，無論如何，不加入我們這一邊。若她竟加入，她一定到協約（Entente）那一邊。第二，英格蘭決不守中立，但必幫助法蘭西……英格蘭也不致讓德軍經過比利時，因為這一着從一九零七年以來是大家周知的我們的作戰計劃。但是，若英格蘭打我們，所有英語系的國家，內中所包括的尤其是美洲，說得更確實點，這便是全世界，都要參加反對我們。英格蘭或不致令人愛慕，而到處卻受人的尊崇，在這一點上，提與我們相較，唉！我們是真不幸。第三，日本不致於攻打俄國；她是很像要打我們……第四，斯干的那維亞各國，我們的「日耳曼」系弟兄，將要無礙於她們處把我們賣掉了，對於我們決不會有好意的。第五，稱為陸軍強國的奧匈帝國很難與

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並駕齊驅。從經濟的觀點上說，在三五年之內她可以經營得免於饑饉之患，她毫無助於我們。第六，除非俄國被人家打敗，不然，革命必定爆發……。

「我們的大使們很準確的知道這種情形。柏特曼先生必定也知道。這是勿庸思索的，他讓大德帝國被不負責任的人導入三五年的戰爭漩渦裏，同時，他從懼怕大日耳曼主義和軍閥的威脅洗清他的責任。我們在慘戰的終了是不是勝利者，還要看飽經風霜以後的世界是怎樣。即令我們勝利了這次戰事，我們所勝者空無一物……戰爭的賠款在這次屠殺的終了無處可尋……德國無所償的。主持戰爭正如她無所償的加入戰爭。一百萬的死屍，二百萬的殘廢，五百萬萬（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的債款必是這次「快樂戰爭」的決算表——除此之外還有什麼。」

另一方面，柏林之聲（Berliner Lokalanzeiger）上祇引證了百分之一的戰爭商販的口吻：「與句通牒的一般印象可以總結如下：嚴刻而公平。或有人以為維也納節略中的要求條款太嚴刻了；這種觀察勿須在逼迫多腦河畔的帝國採取這種步驟的事實以外再置答了。若在歐洲的君主觀念之信仰的繼續不致於任何處被動搖的話，各國之間的，對於真理和對於帝國的及政治的一種共同利

害之觀念也應當存在！這件事要看塞爾維亞的態度纔能定。塞爾維亞必須同意奧大利的要求，不然她就自趨於滅亡。」

維也納的帝國公報 (Reichspost) 上尚且圖謀破壞葛縷的努力，在特別的地位用很大的字印着——很明顯的是受的柏耳喜托特的暗示：「奧大利已從箱裏拔出的劍，在英國提議調停之後，再也不能收回的。」

七月終的幾天，一天危險一天，抗議的聲浪也就一天堅強一天；但是現在民族特性的分別開始展露了，好像紅色扇子的一幅圖畫，這把扇骨子的排列從橙黃色到紅紫色。從俄羅斯很難找出聲響；哥薩克軍的鐵爪就在咽喉的周圍，這種咽喉自然是發不出聲響，比較自由的祇有議會 (Duma) 而當戰事一起，議會也不過自作呻吟。

國際黨人在這裏是無聲無嗅的，因為強權者似乎決定出於一戰；在英格蘭也是一樣的沉寂，因為她相信她自己是要保守中立的。倫敦的報紙並未發出驚愕的聲響；一直到了七月四日那一天，財政消息 (Financial News) 頭三頁除證券交易所及經濟消息外沒有其他的新聞。西區的盡頭 (West

st. and) 曾有小小的遊行——任在倫敦的法國人和少數的青年想在炎熱的七月之城市沉悶的空氣中飄盪他們的旗幟——這是不關緊要的繁華的街上，鬧熱的交易所中，辛勤的工人，沉悶的僱傭，對於戰事都不現緊張的念頭，在一切辯駁的論文中，選出一篇社會黨人的傳單：

『爲什麼我們要幫助俄羅斯統治大陸？因爲俄羅斯威脅了我們的印度帝國，我們曾化費了五千萬鎊於克里米亞戰役 (Crimean War)。最近過去的幾禮拜中，和平的市民被打死在她的首都的街上。這於我們是有很大的危險——六千五百萬的親同胞，都是有職業的和從事於和平的實業，豈我們都要與那一萬七千萬的俄國人一樣，當腐敗專制下的奴隸？』

這是在倫敦街市中，最後纔聽到抗議的呼聲，但也就是在這地方，抗議的呼聲支持最長久——說得更正確點，這呼聲就永遠沒停止。

柏林方面就在第二天，青年的遊行隊擎着旗唱着歌經過林登大街 (Linden) 喊着『打倒塞爾維亞』的口號，因爲第一次的緣故，很德律的未受警察的禁阻，無論什麼人，他見了這些無思想的熱情之青年們和冒險者要我一種出路，一定是很迅速的將他們忘掉了，若他參加過二十七次會中

的一次，每次赴會的有數萬工人——憂鬱的，喧鬧的和愾怒的——對於下列的決議案喊出他們的采聲：

「與大利以她的野蠻的……最後通牒對塞爾維亞宣戰……俄羅斯的無產階級以英雄的熱忱對殘忍的專制主義在牆上表示着恫嚇的文字……法蘭西的工人與德意志的工人一樣，以激烈的語句反抗戰爭商販的罪惡。所以說這些國家的大集團的羣衆具有好戰的心情是靠不住的。」

同日的晚上德國的三十二大實業的鎮市上發出同樣的呼聲。

但是抗議的聲浪祇准在會場以內——祇在大門以內，使上帝的耳朵很不容易聽見。在露天之下祇准有喝采的聲音，預祝禮撒戴着「勝利者的桂冠」的高呼，和對國界那面兄弟們的憎惡聲，除此以外什麼也沒有了。

這一切的情形卽然如此，而還有幾百勇敢的份子從腓特烈大街 (Friedrichstrasse) 遊行到林登大街，大膽的唱着工人的歌。另外一邊，一隊青年遊行隊，經過勃蘭登堡，唱着國歌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向前進行。騎巡隊出來了——一片的喧鬧嘈雜聲——兩邊的人行道肅清了——一堆

一堆的人都被馬趕散了——新的遊行隊在威廉大街出現了——新的衝突又在沙多大街（Sadowy）發生了。林登大道的中間，每當新增的騎巡到來，就在馬蹄之下顛震着。有誰抵抗即被逮捕。騎巡的馬蹄，步巡的手杖，將工人們趕回去了，並不顧忌他們的激昂——爲着使從附近那些大使館窗子裏，什麼也不能看見，使大使館裏人們，不能電告本國，說德國還有些人不主張戰爭呢。

沿着林登大街的羣衆也被驅散了；那時失敗的工人向北面退去，仍然唱着歌，其他的一部份急忙的向皇宮那面去。愷撒爲免除人民的騷擾已在那裏有了防衛；皇宮的附近佈滿了警備綫。

愛戴的聲音，他的忠誠的子民的歌唱不能達到他們的主人。

前進報（Vorwärts）還有兩天可以向外面吐出真理：『對於列強的動員祇有一種回答；人民的永久動員。』最後：『奧大利盟友的德皇在他的莊嚴和平的錯雜裏或戰爭的曲折裏進行；他的舉動是最後的決定……很不幸的，戰爭商販的朋黨，極端不法的，在這裏破壞政府的種種努力並製造怪異的現象——歐洲的蹂躪！』

然而愷撒沒有讀到這段文字，他的一生也未親見過社會黨人，但是聽見過遊行，在報告書的邊

緣上批注道：『這是不能容忍的，若屢次是這樣，我就要宣佈戒嚴，逮捕首領，一個個的都關起來。』

科倫布的雞蛋！

上天他自己是一種什麼現象！正在這幾天的功夫，世界上各地的社會黨首領都聚會於布魯塞爾（Brussels），這裏是他們的大本營。早晨他們在一起辯論，互相讚揚他們的同志對於各自的政府施以壓迫，決定於八月九日開一次大會——在巴黎招集，也就是對於全世界表示他們的一體。那一天的晚上，布魯塞爾的八千工人聚集在悶熱的廣場裏，彼此指示他們坐在講壇上的領袖們。主席是樊迪文（Vanderelde，本應譯為「汪戴爾凡爾得」纔對，但是我國社會通譯作樊迪文三字），他們自己國裏人，他們都認識他。今天夜裏他的面色有些蒼白，證明他態度是謹慎的。他旁邊的特洛斯圖拉（Troelstra）也是一樣。哈第（Karl Hardt）的態度是決然的，面孔是理想主義的，他擔保英國願望和平；他旁邊是不久以前在彼得堡幫助進行大罷工的魯賓諾維奇（Rubinovich）德國工人的首領哈塞（Hase）是一位很聰敏的人，由他的面孔上所表現出來的或則苦痛比情感還多些；他是世界上最強的社會黨首領，大家的眼睛都望着他；他高傲的告訴柏林昨天晚上事情；他的同志們

爲和平的鼓噪給了反對替爾匹次們和拍耳喜托特們一種保證。

但看哪！那個接着他的後面上講壇？一個獅子頭的矮胖子——有人或會以爲他是一個海寇，他的形狀是非常的強健，面色白白的，頭髮金黃的，眼睛碧綠的。但祇一聽見他的吼聲，那時數千人的喧嘩就停止了！因爲他們很愛他，他們讓他說話以前，必讓他略略的停幾分鐘。這是他們的領袖，這個人是現代歐洲的良心，他從革命和自由的策源地來的，在他的祖國他爲他們在錯綜黨派的混亂內奮鬥，他叫他們出來站在各處的青天之下。他是兩半球億兆人的無冠之王，博愛的武士，友誼的歌咏者，他是護民官 (Tribune)。若累斯 (Jean Leon Jaures)！

他站在那裏，身量雖不很高而很有威風的；年紀不過五十五歲。這是一位現代的預言家嗎？他是位慈善家嗎？他看起來不像一位狂熱的人，他沒有帶着悲劇的氣息；充滿他的似乎是快樂的生命，並願將這種快樂帶給許多同胞。他是一位苦寒的青年，學生時代得着仁慈的保護人的幫助，二十五歲即作了議員和哲學教授。他已經儲藏了很豐富的知識，爲着可以向他自己和向他人表示，他自從最初時期，所深明瞭的一件事。但是他對人類的愛情——這位如小孩的獸王之最深奧的情感——當



Jean Léon Jaures

斯累若領首黨會社法

他對旁人說話的時候，必定很勇大的流露出來了，對於一二人或對於千萬人都是一樣。他雖是愛法國，這種優美的拉丁方言的國家是他的生長地，其熱烈顯著的程度與他愛歐洲一樣；而他不懂歐洲各部份爲什麼一定要自相殘殺。他常社會黨人的動機，爲的是和平，不是戰爭；爲正義的緣故，不是爲憎惡的緣故。他的演說裏都將這些道理講出來了。

在這種危急存亡之秋他要說什麼呢？

「我們法國社會黨員，我們的責任是簡單的。我們勿須對於我們的國家強迫和平。她自己需要和平。因爲堅決的永遠不斷努力法德親善，使得我們國內那些愛國狂者的憎恨加在我頭上，對於這事向來不怕的我，我今天應當宣言：法國政府是希望和平。」

「法國政府是英國一位最良善的希望和平的協約國家。可欽佩的英國政府已經努力引入上和解的路，敦促俄國謹慎與忍耐了。」

「至於我們呢，這是我們的責任去堅持要求英政府強力通知俄政府，使俄政府能以自制。」

「這便是我們的責任，談到這事，我們和我們德國的同伴們，可說彼此極融洽，他們也在要求他

們的政府使奧大利行動緩和些。

「卽便是全能主宰，他也不能反對這四百萬富於良心人民的意志呀！」

「諸君知道普羅階級是什麼意思嗎？這便是那一羣一同喜歡和平，懼怕戰爭的人們。至於愛國狂者，國家主義黨人，那是共同喜歡戰爭和屠殺的人們。但是，當他們覺得，那狂暴的毀滅中產階級及勞工生有的戰爭恐嚇，降臨到他們本身，於是他們纔記起他們還有些努力平靜這些騷動的朋友。但是因爲專制君主的緣故，大地已經被騷擾了。在機械的引力和初開戰的狂醉裏，他們能引動民衆。但當塞扶斯病完成了鎗砲的工作，當死亡和災禍打擊了他們，這些清醒的人們轉向那些德法俄意各國的施政者，問他有什麼理由，可以給大家這些死屍。這時候脫了韃的革命將要向他們說：『滾開求上帝和人類憐愛去罷！』」

「但是，如果我們躲開了這次風潮，那麼，我希望人民不要忘記，希望大家說：『我們應當阻止魔鬼每六月從墳墓中出來一次來警嚇世界呀！』」

「我以法蘭西的名義感謝我們德國的伴侶，我立誓：我們一定仍然如弟兄般幫助他們反抗戰

爭商販的阿提拉 (Atilla) 戰役，真的，以至於死。

強大的采聲震撼了那片廣場，八千人離開了他們的座位；他們預備伸伸他們的四肢——因為他們的靈魂清爽了。這是真理！所以他們都感覺得到，竟無一人注意末了的一個字——演說末了的一個字——「死」。

若累斯永不能再對羣衆舉起他的獅子的聲音。

巴黎新發生一件動人的事情。是德雷福 (Dreyfus) 案以來所未有的。巴黎二十年來發生的任何事件，絕沒有像這一次的令人注意。是什麼事呢？就是卡約夫人 (Madame Cailhau) 前國務總理的妻子，她謀斃了呂報館的主筆，以洩政戰的仇恨——這誠然不是她的唯一緣故。正當歐洲呻吟於哀的美敦書之下的時候，好像夢魔光降到夏日的睡眠上，巴黎的人都渴望去聽原告與被告的爭辯，報紙也留下很好的地位以描寫這位美妙的女兒手的姿態，記事圖畫，連篇累牘，較維也納的和柏爾格刺德的電報還重要些。大眾全不知道，暗殺加而曼脫 (Carnote) 和暗殺大公爵二事，在政治上所生的結局同時要發生出來；大家也沒注意，卡約夫人的釋放，就是對法國的和平之愛所宣的死

刑。

自從柏林的呼喊者之弟兄們在巴黎的林蔭大道上遊行後，巴黎社會人士對於謀殺案的疲憊以及對於新而較大的事件之自由考慮的願望，足以影響法官所不得不注意的公共輿論。

社會黨人喚起他們的同志：

「從星期六那天一隊受催眠的羣衆洶湧的經過大街，口中喊着『直搗柏林！戰爭萬歲！』若今天不將這些人強迫的鎮定下去，明天便木已成舟了，今天晚上九點鐘，都聚集在晨報（*Morgen*）的辦公室前，嚷着『打倒戰爭！』」

第二天，宣佈以巴黎的大罷工為解決的手段。這是有歷史性質的一天；這天早晨是第一次一位良心不安的社會黨人發出了聲音——一位社會黨人正在為難於祖國與人道之間。七年前他在司徒嘉德（*Stuttgart*）得過勝利：「法國的參謀部被我們反軍閥派在精神上解除武裝了；他知道戰爭就是無產階級起來的意思。」這是那一位？他是赫爾非（*Herr*）。現在他的思想流露在他的報紙上的兩篇文章裏，顯着國際黨的危機之端倪，文章的結尾，在幾天之內，就要決定歐洲的運命。聽着他今

天的聲音吧！什麼東西激動了他！一種苦痛的靈魂之游移的情緒？或則一種德必攻法的信仰？

「什麼？我們的一種國際反對戰爭的大罷工的好夢——現在在那裏？我們曾經夢想過領導各國的人民反對他們的政府，逼迫他們和解他們的爭鬥。但是我們的翅膀被困難的實際情形之衝突所折斷了，我們已經落到地上來了，落到我們的本土上來了，祇有一種思想——現在防衛這塊本土，如我們的祖先所作的一樣，反抗侵略的獸行……若祇有戰爭的方法防衛弱小的民族，而最後的錦標是沙皇的權威，俄國政府的榮譽，刺柏雷 (Rabearis) 福爾特耳 (Volaine) 羅俄 (Victor Engo) 一定要在他們的墓中笑這些話——尼古拉斯的榮譽不能忍受塞爾維亞的被擊，當我們的尊貴的盟友壓制芬蘭，奴視波蘭與猶太民族的時候，他並未像這樣的受感動呀……議院中我們的團體，相信俄國的干涉，祇可以增加塞爾維亞的危險，並不能保護那可憐的塞爾維亞。這祇是德帝國主義者的遊戲；使他們感覺到他們的時間來了！」

「祖國是在危險中！」他第二天這樣的呼喊。革命的策源地是在危險中，在巴黎這個地方我們將國際歌中關於軍官的一部份截去了，現在這種精練的國際歌就是馬賽歌，這是百年前我們的

祖先唱過的！』我們能夠從這名言議論中聽到不安的變亂嗎？『革命的策源地是在危險中！』

而民眾似乎仍是鎮定的，柏林的遊行以後，那天晚上巴黎勞動總同盟就宣佈在巴黎開一次聯合會。最後遭了禁止，『因為演講者要討論阻礙動員的方法。』那是威廉的聲音的一種回響嗎？共和國的執政先生們讀過他的御批嗎？一切阻礙戰爭的企圖都遭了政府命令的禁止。你們這些和平主義者，不准集會！你們這些同志們，驅散！我們的威信正在危險中！

第二天，巴黎的一種插圖報上，有一頁繪着愷撒在左邊，普嘉實特在右邊，兩方都以羣衆的采聲伸着回到他們的寓所去。就是在今天，各國還希望對方以和平向他。

第十章 歐洲的協商

回到內閣的沉悶空氣裏去吧！讓我們聽聽國家的領袖們這樣的艱苦是在作些什麼！高貴運命的光景可以鎮靜我們的心嗎？激動我們憐恤那些正在想逃脫他的擺佈的困苦顛連的人嗎？這種考查能夠顯露祇有武力可以解決意義深重的問題嗎？

好多仍然是藏而未露所發覺的除敵對的團體之互相恐懼外什麼也沒有，互相恐懼的情形擴至於無限大。現在權衡歐洲運命的先生們，彼此間互相道說的形勢，絕不至流為悲劇的——最高的限度不過是令人嘆惜；高尚是說不到，祇是滑稽的令人可笑。若五年後，喪失兒子和丈夫的無數男女，在他們的國家的文卷內搜尋，要從清白無辜的祖國為生存而敵對他的仇敵之窮兇極惡的奸謀之景象找着慰藉，他們就能看到這種國際的真情，一定破口咒罵，他們的親人的生命是白白的犧牲了，而不過是為維也納少數伯爵之犯罪的輕佻舉動，德國政治家的草率，俄國大公的野心，皇親國戚的

神經衰弱——那些人的犯罪和貧婪，目的和願望，天賦和惡行，沒有那一處是超過常人，不過有一椿事情是很偉大：陷害數千萬無辜生靈的手段。

柏耳喜托伯爵展露了笑容。他已學會了在達官貴人之泰然自若的假面具後，將失意與快樂同樣的隱藏了；就是當他的良馬起步很壞的時候，他也在大看台上莞爾而笑。所以，當他的良馬從塞爾維亞凱旋了回來，這事使他多麼不高興，他卻未向任何人表示過。狡詐的老帕細士承認了失敗，國王答應必定斥責他的民族和國家的理想之失當，遵守強暴鄰舍的命令，罷黜捍衛國家的忠臣，歐洲的政治家們，當讀到帕細士的降書的時候，胸中即覺得鬆快了許多，這是在柏爾格刺德最後一幕之後的早晨。

柏林並未受着旁人好意的款待，已經兩次被他的盟友欺騙了，柏爾喜托特固爲梅特涅的嫡傳，而柏特曼確非俾士馬克的生徒。因有意欺騙，調查塞爾維亞的結果，柏耳喜托對於柏林瞞着理由「不充足的」正式公文，所以柏林反信爲證據「充足」這是在歐洲人的眼中足以有一部份的理由證明哀的美敦書的唯一文件。柏耳喜托特又向柏林擔保「奧匈帝國無意領土的獲得」但是隱

瞞了維也納內閣所決定的事實（這又是反乎提斯扎的警告）『爲利於其他的國家而削減塞爾維亞的疆域。』

現在奧大利既未由她的駐柏林大使，也未經過維也納的德國大使，將塞爾維亞的覆牒送達德國政府，當二十四小時的寶貴光陰已經過去了，纔由塞爾維亞的代辦親自帶着，所以祇有那時纔將那件回文交到波次但的愷撒。這件已經定局的歷史公文到達的時候，正是晚上的十點鐘。德皇也未看他。

翌日的早晨他看這件公文，驚訝之後繼以慰藉，他的呼吸也輕鬆了，上帝又使他免了一次戰事。上帝的手領導了塞爾維亞的筆。愷撒沒有驗證他的精神是堅決的嗎？他不是很願挑戰嗎？維也納已經勝利了，不加勒斯多已經接到他的警告，索斐亞（Sophia）又提起精神。尼伯蘭根矮人們偉大的光榮的舉動，又將這位年老的盟友救了一次。

愷撒在那邊上寫道：『祇有四十八小時的時間限制內，居然有這樣好的成績。這已經超過了期限！維也納的精神上一種很大的勝利；既有了這種情形，任何戰爭的原因都可消滅了；給斯祿可以平

安的留在柏爾格刺德！有了這種精神，我決不下動員令！」同時他寫信給雅各夫，最後的幾點可以用談話的方式解決，但是奧大利必須得着榮耀的滿足，她起首需伸脚於外國的領土上，將柏爾格刺德拿在她的手裏當作一種擔保。在這種根基上，他預備出來調停。

一位神經過敏的人，遇事似乎可以恐懼而恐懼的人，且有十足的官僚氣；一位專制的統治者，習於隨意阻止任何事體——這樣的一位病態思想的人，體面攸關四個字常常的可以操縱他，不是被一種刺激所恐嚇，即是被另一種新的刺激所屈服。居於工廠，公司或家庭的主腦地位，他一定感覺到缺乏堅忍性；在他的泱泱帝國方面他也可以感到同樣的情形，救濟之方，祇有選擇剛強獨立的大臣來伺候他。

在這幾天他是很和平的；還有什麼話語要從他的手指落到公文的空白邊緣上？除開一篇促他注意俄國態度的文章外：「我不能臆斷沙皇要站到土匪和弑君者那邊去……日耳曼人不會有這種觀點；這是斯拉夫人的或拉丁人的。」

同時，柏耳喜托特伯爵已經傳播了一宗所謂反塞的「文件」(Dok.ment)——這也可以叫着「

宗「闡明意義的節略」或在字典以外另取一個名字叫他 *book*。完全生活在那種婉曲精神的時代裏，達官貴人這一派的人就愛用這類辭語，由此所顯露的世界大戰之幻像，就如他的內閣隔窗對他所表現的一樣。「從三國同盟樹基以來，這是第一次大規模的聯合。」請注意這種評註並無仇俄的意思。各種事情俱已在危險中，他的最後努力還是說「停止」歐戰。

這種文章的體裁有他的原來氣息；他的優美的抑揚頓挫是十足的十八世紀宮殿中的風格，現在仍行採用；一經閱及，便可明瞭什麼人「遞進」宣戰書的困難問題發生。給斯祿處於不能不立時動身的地位，遞送是不妥當，因為恐有不接收的危險；在戰爭宣言以前，休戰旗的掌旗手不是必需的。最後，選擇了一種最簡單最合適的方法。在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用法文打一電報由不加勒斯多到柏爾格刺德：「塞爾維亞政府未以滿意的態度回答奧匈的外交大臣在柏爾格刺德所遞給的一九一四年七月十日至二十三日公文，奧匈政府誓必保障他的權利，要達到這種目的，即藉助武力亦所必行。奧匈帝國最後審察她自己，從此與塞爾維亞處於戰爭的情形中。」

『奧匈外交大臣柏耳喜托特伯爵』

第一次宣戰的責任是單獨的放在維也納政府的肩上。同時這種消息到了柏林的外交部，這種步驟固所盼望，但仍可停止，起了一通電稿打給柴錫奇，遵守愷撒的命令「調停和平」。數小時後，柏耳喜托特通告柏林，上次英國的調停議案因事實的變化已成落伍之談矣，所謂事實的變化，其實就是他的行動。柏特曼在另一方面，打電報給四大國的內閣，謂德國「繼續的努力使維也納與彼得堡公開的交換意見。」

從現在起，和平既已摧毀，她的勝利者，柏耳喜托特伯爵正是「精神雀躍，與高采烈，各處來的無數賀電，引以為驕傲的資料。」然而伯爵的快感為時太短了：兩年後，有人問他戰事怎樣？他這樣的作答：「讓我嚐嚐和平的滋味。我早已厭煩戰爭了！」

全體的奧大利報紙，等不及最後的幾禮拜，早已染遍了交戰的熱忱。「塞爾維亞必須踏在腳底下。」

歐戰的第一天，也就是上帝下動員令的第一天，因為這位老皇是「自知我的決斷的重要性，而全憑上帝的公道。」兩天後，愷撒的電報中的德國上帝就跟着他來了：「我將我的祈禱文與你的祈禱

文聯合上帝即援助我們。」俄國的祇能列在第三位上；沙皇向德國的大使說，手指指着天：「祇有上帝能夠幫助我們。」在這三次祈禱之後，他們之不注意上帝與不注意小民一樣，因為人家太常常牽着上帝去打仗的。

即以上帝的名義，當天夜間，第一次的鎗彈向天上飛去。鎗聲的數目雖是很少，而他們的回響將永不逝去！歐洲已變成一塊山地，這就在戰爭的第一夜裏，在各國民族之間，用千萬人的力量所堆積成的；無一人能夠看見他的鄰舍的溪谷，那末高的大石和冰川立在人類的中間；而這些人昨天（不管他們的紛歧語言怎樣）還能很容易的互相瞭解，交換商品與勞力，思想與婦女。歐洲已變成阿爾柏山的地方，因為這層緣故，第一次鎗聲的無數回響，在最後逝去以前，停留了那裏將有四年之久。

繼着塞爾維亞的彈丸而來的是一齣古希臘的神話滑稽戲；在二十七日那一天，諸事全看柏耳喜托特伯爵勸誘狐疑不定的皇帝簽發宣戰書的時候，他在他的「緊急報告」書中說：「據第四軍團司令的報告，塞爾維亞的軍隊已在特默斯——庫賓（Temes—Kubin）地方的多腦河船上向我軍射擊，我軍當即還擊，值得注意的小戰已經開展了。事實上的戰爭現已公開。」柏耳喜托特因而在

宣戰書的末尾加了這樣的話：『塞爾維亞的軍隊在特默斯——庫賓既已攻擊了帝國軍隊的一支隊。』緊急報告書中及宣戰書中既這樣的巧辯，這位老紳士除信任外還有什麼，於是簽了名。

柏耳喜托伯爵纔將這珍貴的簽名拿到手，他即將塞爾維亞開鎗攻擊這句話取消了，誰先開的火，這卻是難於證明的一件事。在二十九日那天，他向老皇這樣爲他解說：『因爲關於在特默斯——庫賓的衝突消息沒有證實……我自己……從對塞的宣戰書中取消了關於攻擊的話。』柏耳喜托伯爵不但欺騙了他的同盟國，並也欺騙了他自己的帝國主人；至少他未曾將戰爭理由已經消失這件事稟知他。

法英兩國的大使在柏林進行談判。剛朋（許勒 Jules Cambon）是一位身體強壯的人，一對小小的眼睛活像大山貓。柏林所發生的事，他全知道；巴黎的事，他知道到的也很多，倫敦的事情，大部份他也知道，因爲他有一個弟兄在那裏作大使，時常告訴他倫敦的消息。他是一位世界的人物，並無愛國派的氣息，一個民主主義者，不爲柏林的拜占庭（Byzantine）空氣所威嚇，一位道地的巴黎人，這位有名望的法國人在這裏過的生活太舒適了，真不願出些無謂的麻煩事，並希望以後若干年不離

開巴黎塞廣場 (Favier Platz) 上的華反，他的英國的同僚，果陝爵士 (Edward Gosden) 是一位很深沉很有磨練的人，是可敬而非可愛的人，也希望不離開這個地方，他們兩人在中間和平了結過許多爭執。

他們的兩個同僚在維也納也是同樣的情形，年老的壯美先生 (Damaire) 吸着哈布斯堡朝廷半法國式的空氣，其快樂不在英大使達姆爵士 (Sir Maurice de Bunsen) 之下，達姆是日耳曼族的後裔，前普魯士駐倫敦公使的孫子。是四個人，尤其是這兩個英國人，在這幾天忙着要求各方面接受英國的一種會議的提議，各種提議現在是陸續的發出，當維也納的人拒絕「會議的魔鬼」的時候，葛魯提議在四位大使之間有次談判：「若我能夠聚集他們於一桌，」他想，「沒有一人立起如放手槍般的發言。」

按照這種方針，果陝即開始進行建議，也未接着確定的否認，而第二天，早晨與下午之間，感情變化了；雅各夫向果陝說：「那種辦法實際上殆等於仲裁法庭！」晚上剛朋又來了。他警告這位德國的內閣大臣，他們兩者之間有多年的好感，但這一次沒有效用。

『你是遮住眼睛緊跟着奧大利到處跑嗎？今天早晨你未得着塞爾維亞的覆文嗎？』

『我還沒有時間去看他。』

『我很引以為憾，你一定可看見，除幾點外，塞爾維亞已經完全屈伏了。那時你可以規勸奧大利滿足了吧。或則德國願意戰爭？』

『我知道你的心中是怎樣，但這完全是不對的。』

剛朋說到責任的問題，即預備分別；那時他又向着這位德國人，很勇敢的說，但很富於友誼的音調，比昨天柏耳特羅（Berthold）在巴黎所抱的態度好多了。

『今晨我有這種印象即外，交緊張情形之弛緩（Détente）的時候已經開始。在維也納方面積極動作以促大事之進步！不要讓俄國目下所盛行的任何輿論有時間去發展，這是很重要的事。』

離開了三座房子，三分鐘後。這位法國人在大使館中與那位英國人坐在一起。英國人不響一聲的聽着他說，但是連對他表示這句話全不能：

『我的親愛的朋友，關於英國各點，我和你絕對同意。然而，很不幸的，我沒有主權那樣說。』

悲劇的頂點：葛纒遇着了哈謨勒特的謎語，使他永未得到答覆。一次一次的當，這幾天他，警告過德國大使，不要讓奧大利放頭一鎗。現在在同一天（七月二十七日），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如在柏林的談話一般，俄國人在倫敦催促他最後表明他的關係。

「德奧的各界，相信英國必處處守中立。你們露面吧，必可使他們恢復和平。」

葛纒：「察赤爾已經下令第一艦隊不要因操演的假期散開了。德國看起來，這當然是很明白的。然而你也不要以為我的意思出乎外交行動之外。」

一小時後，這位俄國大使的同行，從維也納來的孟斯多夫伯爵，坐在葛纒的桌子旁邊同一的椅子上。葛纒向他說：

「我們已經集中在波特蘭的第一艦隊（Portland）不分散了。現在我們在這裏這種動作也沒有什麼威嚇的意思在裏面，因為歐洲大火災的可能性，當現在我們實在是不能夠分散我們的勢力。現在我們也不想着招集預備隊，我說的這種話就是我們現在所感覺到的焦急。」

這是一位很誠心願意和平的大臣所處的痛苦情形；以他的隱諱和暗示，孰知使雙方對於他都

懷疑了，最後他對於他自己也感覺到懷疑。

彼得堡：英國大使在這裏也是一樣的進退維谷，自從三點鐘時第一次的午餐，法俄的合奏曲還未停止他的絮聒不休的疊句。第二天，又在三點鐘的時候，他們坐在薩佐諾夫的房間裏。

薩佐諾夫：『爲和平的原因，你們不能戰勝德國，要戰勝德國，除非你們公開的宣佈與我們和法國的一致行動。這是一種危機，在這種危機裏，歐洲自己的自由是處於危險的狀況中。』

布恰南違反他自己的願望仍勉強的重述他的指令：『你是錯誤了，若你相信英國以警告德國政府幫助奧大利爲增進和平的原因，德國必以爲我們如法俄二國一樣反對他。』

巴賴洛格立起來，用一種真正的法國姿勢指着牆上掛的哥加可夫（Gorkalkoff）像說：『一八七零年七月，就在這個地方，我的親愛的喬治爵士，哥加可夫親王會對你的父親說（那時你的父親正在警告他德國野心的危險：『德國的勢力增加於俄國一點也無關係』不要讓英國現在重蹈了這種相同的錯誤，那時俄國會吃了莫大的虧的！』

布恰南很沉靜的問答，帶着倦怠的笑容：『你知道你是在向着改變本心者祈禱。』

這兩位同盟者寂然無聲，正在就他們的腦汁想倫敦方面的談話在這一點上怎樣的可以有力量。彼得堡的另一團體：德國與奧國的大使，他們兩人間彼此互相懷疑，薩佐諾夫也以極不同的手段款待他們兩人，以適合他們各別的心情；德國大使潑塔萊斯伯爵的官僚神氣，實足取厭於薩佐諾夫。致此俄人態度之強硬，超過調停者，應有之態度。扎帕立伯爵之匈牙利式之禮貌，致此俄人之態度，較通常仇敵間之態度，略為親善。並且，這位俄國人可於德國大使之前侮辱奧國，於奧國大使之前侮辱德國。

薩佐諾夫仍無必戰之心（以武力相見的事，在他隨時都可以行得）但是中歐諸強的蠻橫惱怒了他，使他以尖刻的語言對待德國人。

潑塔萊斯說：「你是因對奧的一點憎惡心使你的神志不明。」

「潑塔萊斯伯爵，我的性質中沒有憎惡心。我之對奧，除輕視外，覺得沒有憎惡的心思，我們知道奧大利的遠大計劃，起頭吞併塞爾維亞，然後輪到保加利亞，等到將他們驅逐於黑海之上時為止。」

「閣下，你知道這不過是一種征討，奧大利毫無獲得領土的心思。」

一九一四年七月

一五六

兩日後：

薩佐諾夫說：『你必須干涉維也納，幫助我們建築一道金橋。』

潑塔萊斯問：『同時你就進軍？』

『爲避免意外起見，自有相當的準備；但不下動員令。我們已經決定靜候奧大利採取敵對我們的態度。』

『現在我鄭重的警告你；這種手段是極端的危險，很容易激起相反的步驟。』

因這些話，潑塔萊斯伯爵對於戰爭的真意比他所臆想的更清楚了。這些話是那強大而複雜的機器（這部機器終將逃出他的製造者的管轄的）之自由的生命，自動的意志，和報復的心情之預徵。這些話同時敘述出來那部大而粗的俄國機器，過幾天之後，便要很可怕的和那部德國機器同時發動，因爲雙方機器的主人將要撥動他們的機紐。這位貴族黨和軍人派的潑塔萊斯已經在誹謗他所服務的制度。

在第二天（七月二十七日）薩佐諾夫很像願意和平的樣子。『奧大利不能緩和牠的條件的

形式到某種程度嗎？」

「在這一方面我毫不不能告訴你什麼形勢；以你與扎帕立伯爵談話的結果，假定你相信你有理由希望我忠告的話，我祇能忠告你與維也納直接談判。」

讀者覺得心中很輕鬆：「最後直接談判！」那時歐洲正憂慮俄兆生靈運命的時候，各國的內閣都不提及「直接」。他們絕不談什麼覆文，磋商，戰爭的危險，只談些通牒，談話，情勢無錯綜，武力的狀況——在這些閉氣的屋子裏，沒有一個人考慮那種令人民走入迷途的報告是怎樣，他們是怎樣的甚而蒙蔽了與他們有關係者的頭腦。

薩佐諾夫預備立刻照德國人的話去辦；這誠然也是他自己的意志，但是他忽然想起來，從德國口中發出來的已經一半是維也納人的了，即此必使他對奧的地位低弱。同時，這位俄國人將他與英國關係的地位改進了；他已經表示諸事就是沒有葛縲也可辦理，他立刻電達維也納。

現在薩佐諾夫很快樂的與這位匈牙利人談，說了些他與奧大利表同情的假話，拿起那封哀的美敦書，在匈牙利人正式的宣佈他是「無權討論和詮釋這封公文」以後，所以這次的談話是以前

所未談的，這兩個人像有識見的人一樣討論維也納對塞的條件。這位俄國人以為內中的七條可以接受，其餘的三條他建議修改增加：

「總而言之，這祇是字面上的問題！」

薩佐諾夫此時還未接到塞爾維亞屈伏的訊，祇求喪失維也納的全部「外交的成功」以報胡勞的仇！於願已足，在他與敵人談話的終了他表示自己是「歡喜的」。

「只有三點，」兩方這樣的想法，兩方各打電到維也納去。薩佐諾夫的荷包中已有動員的勅令；這就可以使他覺得他的地位強些。現在他看塞爾維亞的覆牌。這樁事情看起來像勿需乎他就可以解決了，這真是有幾分煩惱；但他看見祇有兩點在爭持中，因而希望很確然的從維也納方面得到迅速的解決。現在有談判的直接方法之情景，他們都表現他們是很快樂的；葛藥謂這種形勢「比他自己的好些」。

他們不知道柏耳喜托特，當他自己的大使在彼得堡已經談判順利的時候，正是他起草對塞的宣戰書，因為他的意思在任何情形之下必有戰爭。

維也納等到這第六次的機會，托辭攻塞，還至於失敗嗎？絕不是這樣！這幾天來一切提議（不管他們的動機怎樣）的拒絕之總合就可以當證明。我們已可數出四種；俄國的提議放寬哀的美敦書的限期，葛羅的第一次提議招集會議。現在俄國提議「談話」也是照樣的拒絕，最後當塞爾維亞人寄語也可以接受其餘兩點的時候，柏耳喜托特答以有幾個問題仍需解決，無論如何，奧大利在宣戰之後所訂的條件必與宣戰之前所訂的大不相同。

「維也納若是一種堡壘制度，外國人這樣的想，『我們必需起首炸毀柏林要塞。柏林可以證明一樣的攻不進去嗎？』柏林對於調停的提議之態度如下：

第一個提議：當俄代辦請求延長限期的時候，人家總是阻擾他，使得在原定時間終了的時候，雅各夫可以這樣說：

「我怕這是太晚了。」

「難道奧大利決定對塞爾維亞宣戰？」

「這不是戰爭；這是一種解決地方問題的征討。」

當英國大使遵葛繫之命爲塞爾維亞提議同樣的限期延長，雅各夫答以「立刻」（上午十時）將這種提議同命令送往他的駐奧大使與柏耳喜托討論。實際上雅各夫在下午四點鐘的時候電達柴錫奇，祇因爲他知道限期在六點鐘爲止，柏耳喜托又在伊錫祿，那時自然太晚了不能接洽什麼。

第二個提議：葛繫下了開會的請帖，柏林宣佈這不能夠「干涉」他的同盟國。

第三個提議：俄國請求催促維也納承認直接談話。雅各夫來了一個冷酷的允許，但用這些話取消了一半：「然我們不能無故的壓迫奧大利」

第四個提議：這次葛繫建議以塞爾維亞的覆牒作談判的根基。柏特曼在他的手中翻弄那張紙片，「真難對付！現在怎樣辦？」他給奧大使這樣的指導，後者自然安心的電達維也納：「德政府與以極可靠的擔保，絕不贊同他人的提議；反而言之，即決定反對接受提議，將他們送過來不過是廢足英國的要求。」他又加一句「英國的每次要求，德國一定很公開的通知他，謂德國無論如何不能爲力，因爲這種舉動是干涉奧大利——匈牙利。」柏特曼在七月二十七日這天自己的感想，於半夜中

他電達維也納的評註中可以看出來。

在這個時候，威廉大街的紳士們的眼睛纔淨開。光明從抱杞愛者里企諾夫斯基親王的電報中得來：『若在現狀之下發生戰事，我們必引起英國對於我們的反抗。』現在，最後，柏特曼纔看見他瞎助柏耳喜托特的危險。然而，他不竭力的放下制動機，僅僅的這樣電達他的駐奧大使：『在拒絕英國一種開會的提議以後，再不能拒絕英國這一類的建議。我們若拒絕一切的調停請求，全世界大火災的責任一定在我們的身上，以為我們是大戰的原始唆動者。這樣也就使我們的地位很難為我們自己的國家出力，到了那種地步，我們必定表現好像已經被逼而出一戰……所以，我們不能拒絕調停者的活動……尤其是倫敦與巴黎繼續的在彼得堡增長他們的勢力。』

『我們必定顯現』——外交的香花期間這樣的長，好像開在有保護的蔭影之下一種臭惡的蔓草曾有一次弄倒了大樹，放進了日光在他身上！當柏特曼轉遞去英國的提議的時候，其聲調是毫無錯誤的勸人家拒絕，他想為德國製造一種有歷史價值的文件。五年後發現了這些文件，却變成攻擊柏特曼的有歷史價值的文件。

要使維也納確不因這種震動而暈厥，他加上柏林是「決定反對倫敦的調停，不過將這種建議轉上以滿足英國的要求。」當翌日愛和平的愷撒威廉親自催他逼迫柏耳喜托說出一種擔保」怎樣纔能滿足他的時候，柏特曼在給維也納方略的末尾有這幾句重要的話：

「這件事是實現奧大利宿願的唯一機會，既能破壞大麥爾維亞宣傳的活動範圍，又不致惹起世界大戰，若世界大戰竟不能避免，為改進形勢計我們一定加入，竭全力以赴之。」

此等言行雖是瘋狂，而其中也有玄虛。我們除在首相的這種官僚語句裏探知端倪外，那能找出類此之平凡膚淺的洩露。他與軍人們異趣，決不願戰；但他看見戰爭來了，甚而在愷撒決心變更面前的大勢以後，他還不設法停止，祇想將罪名乖巧的卸在旁人的身上。「若世界大戰竟不能避免。」

· 擦斯科業·謝羅 (Taschke Seid.) 已入於戰爭的狀態，奧大利的靜默和柏林之規避的答覆，已從軍人的道路上掃清了障礙；薩佐諾夫，他起始感覺到他是掉在後面，現在再不能遲緩了，於軍人們着手他們自己的準備若干日後，他自己纔贊成動員，先從東南各地政府進行：如莫斯科，基輔 (Kiev) 敖得薩 (Odessa) 喀山 (Kazan) 等處，將官已經到前方去了。昨天他們在一條德國輪船上拆毀了「

架無線電台，今天因有抗議又交還了。

就是在這時候，從德皇處遞來一封電報。三天以前，這封電報已經由私人機關要求過，但未發出。直到昨天，當德皇決定計誘和柏特曼企求一個犯罪的俄國之時，他呈上他的主人一封包含這種根基的草稿。在這封電報裏，德撒要求沙皇幫助他平息這次爭執，因雙方都有理由懲罰弒君者。

在二十九日那天，豐·錫拉斯將軍馮着特魯柏茲科伊親王（Trubetzkoi），一位俄國宮廷中的顯者，後面的這位說：

「從你的愷撒那裏來了一封電報，頌揚上帝，但是我怕太晚了。」

錫拉斯：「若德國有武力的調動，你們勿需驚恐，因為你們自己已經動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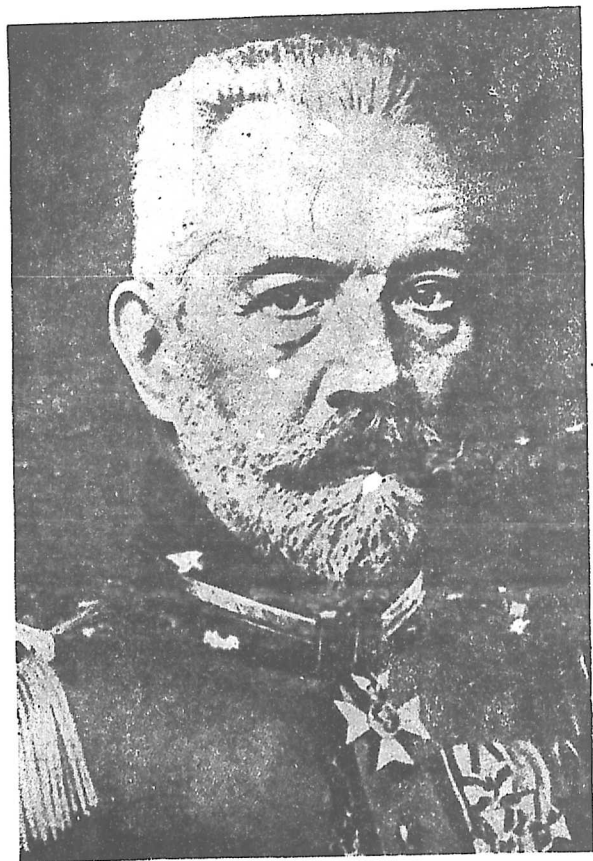
特魯柏茲科伊站在那裏大吃一驚，他說要往彼得霍夫（Petrohof）。因此這位精明的錫拉斯認下他的印象：「他們因局勢之可怕已經動員，而毫無侵略的意志，現在他們對於自己業已着手的事是有些恐懼了。」

這種結論——從心理方面說是絕對的沒有錯誤——解釋這幾天俄國的態度而未加以非難；

這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出諸德國將官之手，並有德皇的證明『對，就是這樣』。同時，這是歐洲各國內閣的心理狀態之一種很好的解釋。即在大戰破裂以前，錫拉斯已發現了一切人恐懼的程式，少數人無聊舉動的法則，這些少數人放弛了可以避免的戰爭，而結果需要一所法庭，當下次歐洲的政治家們失掉他們的膽量的時候，就要祈禱這所法庭。

就是在七月三十日那天，歐洲仍可平安過去。列強都承認奧大利給塞爾維亞一種教訓的權利，暫時佔據她的領土之一部，以作執行她的條件的擔保，而不破壞塞爾維亞的主權。柏耳喜托特已向各國內閣這樣的答應了；但是他的真正目的想毀滅塞爾維亞。情形既如此，他獻給他的仇敵以攻與的機會。同時他以笑面迎人，並將他的同盟國與仇敵一樣的賣了，所以最後柏特曼於二十九日那天也以粗野之辭對柴錫奇說：

『我看奧大利政府的態度……令人有增加不已的驚愕。在彼得堡他宣言無領土的野心；在我們一方面，關於他的計劃，使我們如墮五里霧中，茫茫無所知，賠償問題，用一種毫無意義的辭句對付羅馬。孟斯多夫在倫敦贈送塞爾維亞的土地與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將他自己放於與維也納在



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

曼特柏相首德

彼得堡莊嚴的宣言之極相反的地位從這些矛盾地方我得結論……維也納政府是懷的對於我們嚴守秘密的計劃，以便保證他處處可得德國的幫助……」

這種維也納所引用的欺騙方法使俄國得到須備宣戰的藉口。

沙皇是世界上最和平的人，而他的周圍佈滿了喧鬧嘈雜，他也與愷撒一樣願意退避作罷；二十九日半夜，他打電報給德皇說：「我預知，不久我將被加於我身上的壓迫所毀滅了。」

這些話是傷心語還是諷諷辭？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君主，歷史上最後的一個專制魔王，吐出他的軟弱無能之供辭；這張供辭的接收者，當他笑其懦弱的時候，他也知道他自己的情形是如何的類似嗎？那一天的晚上沙皇指出最合理的途徑：「將奧塞問題交與海牙和平會是很對的辦法……你的親愛的尼克（Nicky 即 Nicholas 之縮寫，用以表示親近的稱呼）上。」

英王不久（這回輪到他了）也走進電報的圈子來，我們可以看到這三位彼此間互以（George Willy 和 Nicky）相呼的君王行將遇着世界的慘禍；歷史上聲勢赫赫的家族之後裔，在這次事件的終了，一個逃了，一個被鎗殺在地窟裏。

二十八日那天，匈牙利人正離開薩佐諾夫的屋子的時候，他在接待室裏遇見了法國人。後者問：
『你從維也納得到什麼好消息嗎？』

『沒有，我還未聽到更多的消息……軍事已經在動了。』

歐洲的另外一個非故意的諸難者。

匈牙利人離開後，德國人到了。在接待室裏法國人向他說出誇誕的話；德國人這樣的回答：

『我請上帝明鑒！德國是愛和平的！我們保持歐洲和平，現在已經四十三年了。歷史將來可以證明，公理是在我們這邊，我們的良心沒有什麼可以責罰我們。』

『我們已到了祈求歷史裁判的地步嗎？』

『我們不能也決不棄置我們的同盟國於危難中！』

法國人讓德國人先去見俄外交大臣。在外面，英國人向法國人說：

『情形更糟了，我並不懷疑俄國必若無事然的過去；她是非常的熱忱。我將才請求薩佐諾夫不要同意任何軍事辦法，以免德國指為挑唆。需使德國政府背負一切的責任和禍首。祇要德國是確實

無疑的侵犯者，英國的民意自能承受參與戰爭的意志……請你也依這種意思告訴薩佐諾夫。」

這位英國人今天在彼得堡所想的——不是與今天晚上德國宰相要電達維也納的一樣的思想一樣的措辭嗎？侵略的犧牲角色，歐洲好戰的外交家之理想過去的八年零八天，醫生們彼此都弄得神經緊張；現在他們和平的令他壽終正寢，開始修飾他們的診斷書，以便在驗屍的時候證明他們自己是沒有錯誤。

現在薩佐諾夫接待他的最後的賓客，他的朋友法國人。他的朋友見他激動的樣子，知道了一切的細情，就警告他：

「你這方面缺乏謹慎的態度，就足使我們失掉英國的幫助。」

薩佐諾夫：「這也是我的意見；但是我們的參謀部非常的急躁，到現在要使他們就範，我很感覺困難。」

第二天維也納最後拒絕「談話」。現在薩佐諾夫要運動和平，也繼續的接見各大使。

起初他顯然的與匈牙利人談，這位匈牙利人勸維也納讓步未有效驗，現在他是彼得堡地方最

不適意的人。

薩佐諾夫：「今天我們要進行一部份的動員，但這些軍隊不是預備打你們的。不過是將他們準備起來。因為奧大利比我們佔優勢些，軍隊的調動比我們快多了，我們這是一種預防的辦法。」

匈牙利人：「然而，這種舉動適足以使奧大利起極深刻的印象。」薩佐諾夫又向他說些擔保的話。當這種「意見的祕密交換」的時候，電話鈴響了：攻擊柏爾格刺德的子彈已經放了。立刻薩佐諾夫變了一個人；現在他很不馴的語侵那位大使：

「沙皇毫無錯誤；你們祇在以談判的方法遲延時間，而同時你們向無防禦的城池進攻！你們既佔領那個京城之後，你們還想求什麼勝利？若你們是這種態度，我們的談話還有什麼繼續的價值？」

軍用汽車的吼聲已經聽見了，三間巨大的汽車間內，汽車夫畏縮的坐在他們的巨大機器上，撥動他們的機紐，車輪呼呼的急轉，這種動作，世界的三大城市內，差不多是同時進行，那一輛比其餘的二輛先幾小時轉動，在現在祇是少數的愛國歷史家所視為有興趣的問題；他們急於為他們自己的政治家恢復名譽。

他們讀過哈謨雷特嗎？「天下事無所謂善惡，祇是思想造成的。」……

今天薩佐諾夫與德國大使相處比較鎮定些，因為昨天曾經有過一段激烈的吵鬧——抗辯，調解，吐露俄國的懷抱。今天德國大使說：「俄國動員步驟的進行不已，適足以逼迫我們也下動員令，情形到了這種地步，歐洲大戰真難免了。」

薩佐諾夫：「我一定將你的意思報告給俄皇聽。」

跟着德國人之後來的是英國人，薩佐諾夫又向他重提到葛黎的建議，迫切的促他進行。

到處都是兩種競賽在舉行，歐洲的將官們督促開員快點跑，要比敵人早達到目的地；歐洲的開員們又控制着將官，免得他們回跑開了；這兩種強者同時都是跑馬與騎師。

薩佐諾夫很感着約束他的參謀部的困難；他的苦衷曾經俄皇電達與德皇，愷撒也具同感（但不使他的兒子知道）；四國的開揆同時都發出類似的回響。一匹馬若在馬廐裏立了很久，差不多能夠忘記他的跑的技能；但當鞍轡齊備的時候，並將他帶到馬廐的門口，門紐之聲已吱吱作響，他即一踢將門大開，然而立在門外的和平百姓怎樣辦呢？他們的奢望祇求逃掉馬踏的危險。

今天彼得堡的戰事會議，證實抗與動員的正式話語和總動員的祕密開始，部份的動員在「專門」方面說起來是不可能的。」

在這一點上，參與者的動機也容易分析和考究；但此處的衝突已經開始變成精神病了。從此以後，誰是挑動者誰是被挑動者，在歐洲無人能分別了。「專門」這個字那時祇用在恐嚇開員們使他們屈伏，正如現在用以恫喝歷史家們一樣。銅帽子（即指軍人）提出深奧的軍事學理論，祇可以很忠實的接受，不必瞭解；俗者流發出怨言：「祇要人信仰，而不要人理解。」（Credo, quia absurdum est.）

沙皇同時也與愷撒一樣，常急於要取消他的有力的決定之效力，他通知德國大使，動員令並未含有仇德的行動，這種信息未曾隱瞞將官的陰謀；祇是沙皇掩飾他自己的恐懼。將官因為不喜歡這種信息，就跑到大使的身背後，要求德國軍事隨員出席。

這位德國的陸軍少校，他的老習慣是整整齊齊的穿着制服，極守時刻的，滿口的俄國話，而今天穿着便服來了，又遲到了一小時，因法國話說：

「我們知道你們的動員正在進行的事實。」

「我正光明的告訴你，你錯了。」

「我並不懷疑這件事，但我們有很確實的證據。」

「你願意要我的正大光明的話寫在紙上嗎？」

「勿須乎，謝謝你！」

「既然是那樣，我再重述給你聽：此刻未召集一卒一馬。」

這位俄國人正正經經以爲一位任顯職的人，可以說這說話的，因爲沙皇的詔令還沒在他的口袋裏（一個留在間壁屋子裏並聽到談話的參某官，能夠證明全部的事實，加了這句有趣的話，卽那張詔令確是「放在桌上」。這張紙，尼古拉斯和陸海內務三部大臣都已簽過名，要實行「總動員」。柏林的英國大使那時很堅決的說：「正當德皇願俄皇的要求在維也納進行的時候……俄國就動員了。」我們再正確點說，當沙皇與愷撒同樣的要避免動員的時候，雅努錫基非奇（Yanushkevich）與毛奇也同樣的在那裏工作。然而，這是事實留在那裏，俄國全國動員在任何國家之先。

俄國軍人派的勝利但尚未完成，威廉又來一次掣肘的事。晚上沙皇拆開從愷撒來的一封信，內容是若沙皇取消動員，他便擔保和平。沙皇之爲人，受他的令人易感而美妙的夫人之影響很大的夫人背後又是一位戰爭之敵的拉斯蒲丁（Rasputin）。現在他接到愷撒的一封信，心中真是快樂，可以用以反對將官的工具。夜間十一點鐘，他打電話給他的陸軍大臣。蘇橋立諾夫正勤於動員的工作，從電話中聽見他的聖上的聲音，尼古拉斯向他念那封信，但是——此處祇有兩種說法——很明顯的他沒有決心下直接命令，祇是很急促的問：

「真是不能停止動員嗎？」

「不能，軍事動員不是像汽車可以隨便的進行或停止的……或則請陛下徵詢參謀大臣意見如何。」

陸軍大臣的心理，在那裏活動的方式，真是一個美麗的例子。將動員的範圍縮減，內幕中卻含有瓦解的局勢，在他個人看起來，情形之可怕，比戰爭自身還厲害些。我們不久也可於德國的同僚中發見類似的情感。隔了一些時候，他又有電話來了，這一次是參謀大臣雅努錫基非奇打來的。



Count Suchomlinov

夫諾立橋蘇臣大軍陸國俄

「有些令人恐怕的事發生了！沙皇將才打電話說，我們將總動員變為局部的，我回答在專門一方面說起來那是不可能的；但他仍堅持要那樣辦。德國皇帝很明顯的向他說了擔保的話了，我怎樣辦呢？」

「什麼也不要管！」

「謝天謝地！」

七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之間的那一夜，俄國全部事實上都動員了。

充滿了恐懼之妖聲，可怕之詛語，疑慮之運命這的幾天晚上，如風掃落葉般的經過了大陸上各國京城裏燈火照耀的內閣！

第二天早晨，德國大使訪謁薩佐諾夫。要什麼條件俄國纔取消她的動員令？兩方面當時自然有一番爭辯。最後，這位大臣將談話錄下，以較為溫和的條款製成哀的美敦書。隨即送往柏林。這仍然是一種程式；因在柏林，他們此刻祇計算數目，不察內容，薩佐諾夫趨車往謁他的君主。

沙皇的書房在彼得霍夫，第一層樓上是高高的軒窗，很敞闊的臨着芬蘭灣，室內有兩張桌子上。

面放些紙張，軍事地圖，幾把皮椅——陳設是這樣的樸實。每天這間屋子，如有妖氣一般，雅努錫基菲奇必到，他是沙皇的叔父，野蠻的大公，尼古拉·尼柯萊菲齊（Nicolai Nikolaevitch）的親信人；薩佐諾夫每星期祇來一次，這一天下午，七月三十日的下午，他立在沙皇的面前，念新由德皇來的一封信。若俄國動員攻奧，他即不能調停。薩佐諾夫仍將那封信放在寫字檯上。

「我們再不能避免戰爭，德國是很明顯的要退出調停者的職務，祇是在想遷延時日。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以為陛下應該再事猶疑下總動員令。」

沙皇的面色蒼白了，發出躊躇的聲調：「若我聽從你的勸告，想到我放在我自己身上的責任！好這是送千萬人於死地的問題！」

「若戰事破裂，既不是陛下的良心，也不是我的良心，能有以回答陛下和陛下的政府，應盡力之所能及，以使世界免除這種可怕的大難。從此以後，我們必須計及帝國的安全。戰事之破裂，就在德國所規定的時間！」

這位外交大臣費了「足足一小時」的功夫去說服他。

最後，沙皇用堅決的口吻說道：「好吧，底米特里非齊（Grigii Dimitrievich）打電話給參謀大臣，就說我下總動員令。」

薩佐諾夫鞠躬而退，未到接待室的電話旁，將這道命令告訴雅努錫基非奇，於是沙皇在詔書上簽了名。參謀大臣預先知道他的君主主要廢棄他的決定，他與薩佐諾夫商量好了，於那一天其餘的時候就躲開了。同時，這兩位佈置動員的順序，以免混亂，並假造說辭送往巴黎與倫敦。

在俄國採行他的軍事決定的前一天，英國又另發出警告以恫喝雙方。

本次多夫「以他的對於人與物的自然眼光」他的每天關於葛蒙的報告，讀起來妻一種令人肉麻的揭示，他也感着決定快到了。里企諾夫斯基已經一天一天的在防禦維也納的頑強固執，這固然是他責備他自己的地方，當他自己不能使柏林方面走入調停之道的時候，他就忠告彼得堡不可放棄了調停。

但是維也納的屢次拒絕，已經令不列顛的內閣容易改變他的態度，而且他這種態度也祇收到一半的歡迎，葛蒙原希望以威脅的手段以求避免戰爭猝發的危險，他這五天來即以之對甲或對乙，

已經有了相當的效驗，現在他就在這種危險的方法中視爲救世的唯一希望，當彼得堡的俄國將官指着時鐘，向德國的陸軍少校施行他的詭計「正大光明的話」，同時不列顛的國務大臣也正向駐倫敦的德國大使說：

「情形更形尖銳化了，我們與維也納已無事可辦無話可說。自從你到這裏以來，我們向來說話是很融洽的。我絕不能欺你，衝突祇限於奧大利和俄羅斯的時候，我們可以袖手旁觀。但是若德法二國也捲入漩渦，那時不列顛政府即感覺得他自己被逼而快下決心。」

「我不能再多說，」葛農的心中想。「或則現在他們在柏林也相信我們要那樣辦。」爲使其十分真確起見，他曾經於一小時前告訴過剛朋，他是在採行這種步驟，但他又說：「你不要由我們調遣海軍艦隊之行爲中抽出任何最後的結論。英國現在決不完全偏向法國，如上次他在摩洛哥事件裏一樣，因爲那時你們似乎直接受德國的威脅，英國沒有義務，我須將這層意思向你重述一遍。」

在這同一天的晚上，巴黎和彼得堡的內閣，柏林和維也納的內閣，知道英國已經抱持這種態度。葛農的警告在與國方面得到全部的成功，他的威脅在敵人方面也有了一部份的成功。巴黎，彼得堡，柏

林，感到不知不覺的寒戰一聲立定；而維也納以他的不可思料的昏庸瑣屑，仍斷然要將德國的空白支票十足兌現。

柏林今天覺得不大暢快；她見局勢日漸重嚴；俄國是在動員。困窘的狀態（看不見他自己的消極過失）變成忿怒，並即以之對待維也納。

一切中最足驚人者是愷撒。他的態度與從前大不相同。當他讀到一種有重大責任的報告，這種責任就是奧大利使他自己負着的，他在邊緣上寫道：「這就是使我於讀過塞爾維亞的覆牒後煩惱的。」報告中含有這種意見：「愷撒對於他的同盟國奧大利必有很好的忠告，叫她不要將弓拉得太滿了。」他在這句話的旁邊寫道：「這些是將責任放在我身上的話語。我拒而不受！」聽從忠告，將爭論之點送到海牙仲裁法庭，他祇寫道：「廢話！」七年來，在這個問題上，他都是一樣的主張。

晚上他在波次但召集御前會議，內閣大臣與軍事長官都列席；決定因應俄國之總動員而動員，但此事不公開，沙皇示意海牙仲裁法庭的地方不管了，因為他自己的動員已經實際上破壞了這條道路。但對於英國怎樣辦呢？忍耐，在這一天的晚上，柏特曼當然成功他的傑作。

當天晚上，從倫敦來了毫不含混的警告：然當這種警告由駐倫敦的大使遞到的時候，柏林還不相信。驚惶、恐怖！總而言之是真的！怎樣辦呢？撤回？由德撤發緊急電報與沙皇！七月三十日的下午，電報打去了，很急迫的勸告和平。

柏特曼塌台了。他圖平安，他企圖挽救他現在還能挽救的事情；他打電給他的駐維也納大使：『我們自然要預備完成我們同盟國的義務，但我們必須避免不顧我們的意見而將我們陷於世界的大火災中。』在這些話語之下，流出了俾士馬克的靈魂之警告的聲音：『從維也納相信德俄之間的關係斷絕以後，德國當必發生於某種程度之上依賴奧大利的危險，結果將要為維也納的巴爾幹政策以生命與肢體為孤注。』噫！預言的精神！這就是一九一四年七月所遇見的事。

若德國宰相早四天打電反抗維也納，歐洲的平安就可保持。今天這一舉還有什麼價值，何況如人家所傳說的，柴錫奇在維也納故意的使那封電報不發生效力。

現在軍隊控制外交部；以後的整整四年中外交部即不能脫他們的羈絆。將官們打電報：毛奇一急催維也納全部軍隊的迅速動員；這好像從德國發下的第一次指揮語的聲響。還有無數的命令

也接着來了。德國的總司令這樣的堅決要干預同盟國的政策，柏耳喜托就叫喊起來（當時康拉正在讀三十一日柏林來的兩行電報給他聽）：『那到不錯，到底是誰發命令，是毛奇還是我？我要你到這裏來，因為我有德國猶疑的印象。而現在我從有權勢的軍人方面得到滿尼的解釋。』此後維也納即已「決定請求皇上下總動員的命令」。老皇簽了上諭，但他對之是怎樣的無希望，他的真實的感情這樣的形於字裏仁間，這是他在最近幾天寫給康拉、豐、黑曾道夫的：『若我國命中注定要崩潰，最低的限度，崩潰的程式也應當高尚一點呀！』

那一天的晚上，指揮官毛奇命令宰相撤回他向維也納的威脅：『請即時取消訓令。』唯一的理由：（柏特曼曾經建議用的）『因為參謀部纔通知我，俄國的軍事預備逼迫我們走到必然的地步！』竟遺忘了勒成斐德（Terenfeld）告訴我們，毛奇「幾個月以前就說了，從軍事上的見地看起來，這是最好的一個機會，悠久的時間中不能再遇着的。」柏林的巴威軍事全權代表現在有一封報告可以證實毛奇是「將他的勢力變成命令，當然利用這種非常有利的形勢去打仗；他指出法國的軍事情形仍有困難，俄國的什麼事都不可靠；而且，這是一年中最好的時間，大半的收穫已經到手，一年

的訓練已經完全。」

從同盟國的軍事專家製出的這種報告，足以顯示這一類的進行是怎樣；雖說我們沒有筆錄，我們也可以確知雅努錫基菲奇在彼得堡和康拉在維也納，於同一的時間說出同樣的話。敵人的內容不可靠，收穫已經到手，此時最宜於進行。真奇怪，這一類思想的和這一類決定的英雄們，毫無例外的，各國全是如此，得遂他們免蹈英雄就義的志願！

中午時間，一個「不知姓名的」地方暗示官家的柏林之聲（*Volksstimme*）發表動員命令，那時道道命令尚未得到愷撒的簽字，還是一件未完成的事實。在一點鐘的時候，柏林市上發現了十萬張號外。外交家們都電告本國，雅各夫以電話通知各大使館否認市上的流言（*De maas*）而無一人相信他；其實這種狡計是不必要的，因為彼得堡已在從柏林來的假報告未到以前下了動員令。沙皇又打電報，請求調停。愷撒批道（七月三十日）：「不行！不行！這一類的事實絲毫不要提及！這祇是一種使我們遲延的詭謀，而增進他們已經發端的動作。我的工作已終止了！威。」

「我的工作已終止了。」大家還沒有聽到他的將士們的呼聲嗎？沒有一個人在那兒企圖引用

政治手腕，這就是說想人家是怎樣想：以懦弱的沙皇所受他的士卒的壓迫，與相等懦弱的愷撒所受的壓迫相比較，並以果決的話語以堅強他的弟兄（歐洲各國君主之間常互以 *Caesar* 相稱）愷撒以他的言論激怒，歐洲有二十五年之久，以他的「尼伯爾根誓約」激怒歐洲有二十五日之久，他自己並不希望戰爭，對於他的唯一真正厭惡的敵人，最後不過是在今天晚上發出這種話，寫在從彼得堡來的最後一封報告上：「無人不知的包圍德國，最後已成爲完全的事實，並未顧及我們的政治家與外交家想阻止此事發生的種種努力……一種偉大的成功，甚至也引起將來因此而被毀滅的人的敬服。就是在愛德華七世死後，愛德華的勢力，仍然比活着的我的勢力還要強大些……並且我們已經被欺騙了，被這樣鎮定的英國之動人的希望騙了！！我的一切警告，一切抗辯，都是白廢了。現在來了英國的這樣謝意以爲報酬！以我們對於年老可敬的奧皇之忠誼而起的窮境，我們卻陷於這種情形，使英國得了所願望的托辭以滅絕我們……全部的事務現在必須毫不憐恤的合盤托出。我們的領事人員等在土耳其和印度等地，定要煽惑回教徒激烈的反抗這種可惡的，說謊的，無良心的店夥國家；若我們一敗塗地，英國最低的限度也要失去印度威！」

一種真正感情的，偏頗觀念的，憤懣氣慨的，熱烈情緒的湍流，雜在上述的字裏行間，從此即作爲德國未來四年中最好的口號。該是多麼窄狹的心胸——不過是一種復仇的情感，爲一個強大帝國的君主，蓄以對待另一強大帝國的君主，一種真正厭惡的怒火，推其原因，他覺得他自己被他的英國盟友（威廉是愛德華第七的外甥）所輕視。當我們觀察他的時候，無論那一點都與他的維也納的盟友一樣的悲觀，起頭輕輕的以「否」字保全了他，我們祇有問他，究竟是什麼最後逼迫了他，不顧一切，與自己的識見相違抗，憎惡英國或是怕他的將官？

柏特曼叫接受英國建議的急令，到了維也納德國大使的手中。這位大使立刻還在柏林的將官撤回這道命令以前，自己跑去與柏耳喜托特吃飯。這是時間的問題，歐洲的運命已在危險中，這位大使看見他主人執袴氣十足，覺得應當「無散席以後」再露出他的消息罷；因爲這一類的先生從不喪失他們的胃口。福加奇伯爵也到了，他作記錄。柏耳喜托特「神志沮喪而寂然的」站起來；他以爲他的必須有的戰爭，在這最後的時間已經危殆了！他問他自己：「第一件事該做什麼呢？」換衣服，因爲他要見皇帝去。同時，這位德國人最後探探另一位伯爵的良心。孰知是相反的，福加奇贊成總動員，

總動員令康拉建議今天晚上去請求老皇的同意。引證提斯扎的話以狀寫柏耳喜托特，他是「飄搖於各種勢力之中。」很不幸的，再不能完全拒絕，於柏林的壓迫之下，他們祇得同意，在固定的條件中，承認純粹形式的接受葛蠶的調停，他們應允「接近」英國的建議，而同時也進行塞爾維亞的戰役。雖說這一舉已經遲了；柏耳喜托特伯爵沒含着應允的這一句話，要挨到沒有傷害的時候纔吐出。柏林方面，英國大使兩整天的屢次催問維也納的回信而均無效。等到二十四小時以後纔將回信發到柏林，從此就永未將這封信轉到倫敦去。將官們已在馬上。維也納下了總動員令，這祇比彼得堡的遲幾小時和平的回音未見，所替代者祇此而已。

德奧兩國對外的情形既如此，內部的關係怎樣呢？維也納與柏林的文武兩方之關係絕不相同。柏林方面，將官比外交家活躍多了，將官統治一切，維也納方面，情形正是相反，手腕靈活的外交家，隨意的指揮將官，即在戰爭破裂以後，也是如此。他們是怎樣的作爲，我們看一封電報就知道了。這封電報大概是注定的要公諸於世，使後世的人哭聲震顛。在七月二十八日那一天，坡提奧勒克將軍（他是被遣往征服塞爾維亞，注定的要受打擊，並在聖誕節的時候重回坐鎮維也納）接到一封電報，內

容是這樣說：『對塞的小戰是所願的，但足以招失敗的大戰非所歡迎。』

京城裏面，那時有一位開員，他已經計劃好了的戰爭，但他自己覺得，遭受許多很有對的開員的阻碍，他見一種以[○]避免他的戰爭爲目的的會議快到了，所以此刻極願鎗聲快響，以便他的鎗炮可以欺騙那些政治家們，因而，他打電報到前方去：『前進。』然而他在將官方面的信用有限，他又加上一句話，『請不要交戰』（希望戰爭的一種婉曲說法）『因交戰中可以有不願的事發生。』祇是空中有些微的打擊，就可以欺騙歐洲，尤其是他的同盟國方面，並有理由論到英國的步驟，『很不幸的來得太遲了……塞爾維亞已經起了戰燬。』

然而同時，柏耳喜托特在彼得堡也要一種手段。現在他准他的大使與薩佐諾夫開始「談話」，換而言之，就是說到哀的美敦書的事，但不許討論他的「理由」在拒絕後五天，他現在爲什麼要這樣作？因爲現在他確知德俄已成仇讎；現在這位小梅特涅就可使奧大利好像是傾向和平的。以後幾天可以證明。

同時（七月三十一日）柏林宣佈了一種「戰爭危險的情形」參謀人員的一種新發明，用以

使他們在戰事動員之前好調兵遣將。軍界方面稱讚維也納的堅決態度，柏耳喜托特最近用於彼得堡的步驟，誠然是大家都知道的；表示這是奧大利而非日耳曼與俄羅斯的齟齬，自動的也可以使日耳曼停止。但是武人已佔了上風。

一小時後，英國大使作最後的企圖，勸誘雅各夫接受葛墨最近的建議。

雅各夫：『我們已送達最後通牒與俄國，爽快的限地十二小時答覆。』

果陝：『那你們又爲什麼要求俄國撤回南方的兵？』

雅各夫：『防止她假託她的全部動員是單獨的直接對奧。』

柏林外交部的情感，勒成斐德伯爵的報告中曾經描述過，此處將他的大意寫出：『英德的建議能夠很妥善的被維也納接受……幾月以前，毛奇有一篇說明，從軍事觀點上看，真是絕好的時機，是很久很久的時間以來所沒有的。他所舉出的理由是：

一 德國砲兵的優越，法俄二國沒有榴彈砲。

二 德國步兵來復槍的優越。

三 法國騎兵的訓練完全不好。

社會民主黨，爲其職責所在，會舉行示威運動以贊助和平，但現在是寂然無聲……惶撤變更了好幾次主意，現在是很嚴肅而鎮定的。」

彼得堡方面他們是十分的堅決。德國大使於午后趨車到彼得堡夫見沙皇。他說：

「我很願十分公開的向陛下道出一種印象，俄國的總動員一定惹起德國的同樣舉動。這不但視爲對德的一種恫嚇和挑釁，並且當德皇努力調停的時候，這是對他一種侮辱。」

沙皇靜聽「毫不動容，以免露出他心內的情感，」祇說：

「你真這樣想嗎？」

潑塔萊斯：「唯一仍能避免戰爭的事，是取銷動員的上諭。」

沙皇：「你自己是一位官吏，應該知道，停止這一類的命令，在專門一方面是不能的。」那時他拿一封電報和一封未寫完的信（預備寄與德皇的）給潑塔萊斯看。他尚未完全以爲前途是失敗的，派了一位將官到柏林去。這位和平的俄國將官永未達到柏林，與從維也納聽到柏耳喜托遲遲的

接受消息到達倫敦一樣。

德國既同時以和戰的問題全以俄國取消動員令爲轉移，這就可以知道戰爭必成爲事實，因爲什麼人也不能夠「平安無事」的停止動員。

第二天的半夜，潑塔萊斯伯爵送達德國的最後通牒。薩佐諾夫問：

「你們爲什麼不滿足沙皇與德皇的君子之言？」

「祇因爲與俄以塞爾維亞的緣故，仍留有罅隙的景象。你能給我一種保證，縱不能與奧與意大利志到同意的道上，俄國還是保持和平？」

「對於這種問題，我不能給你肯定的答覆。」

「既然是那樣，你就不能責備我們，說我們不願讓俄國再行動員。」

最後一點，塞爾維亞的公使曾經證明，在那同一的時間，他從彼得堡打電回國：「俄國顯出拒絕一切談判的樣子，其目的是在趁機集中她的軍隊。當她預備好了的時候，他就要向奧與意大利宣戰。」

祇有最後一句未證實，因爲在那威迫的談話以前幾小時，薩佐諾夫與奧大使曾經親密的談

過：

『我們在進行與維也納互相瞭解的時候，決不移動，不過，你們是已先動員了！』

匈牙利人激烈的辯駁。薩佐諾夫用一句著名的諷刺語『這種年表式的話已經夠了！』以終止學童式的辯論。他們隨即討論哀的美敦書，與他們五天前一樣。在談話的終了，薩佐諾夫宣稱他自己是很覺輕爽。

七月三十一日，還在最後通牒送達彼得堡以前，愷撒在柏林宮中的洋台上作第一次戰爭演說，演說中他論到武器，上帝和仇人。

同時，戰爭宣言怎樣措辭的專門問題發生了困難。草就了兩篇宣言，以備不時之需（一篇是爲法國預備的；）但這像浮士德與他的聖經譯本（Hans）宣言的首段是：『接受允許的戰爭』（Apoptar la Guerre Oubroye）若一查字典就可找出他的意思，以爲戰爭是曾經「認可的」，然沒有人那樣的去幹的。以後又寫些被逼使然的話語，但這又是可在剔出之列。末了，戰爭的理由未提及，而應用了這種程式：應戰（Releve le défi）。

正午一點鐘的時候，將這封戰爭宣言電達給駐彼得堡的大使，叫他五點鐘的時候送去。

在兩點鐘的時候，俄皇有一封新鮮的電報忽然到了柏林。而此時竟無一人想起打電報給彼得堡的大使，以作第一步的辦法，吩咐他不忙發出戰爭宣言，等待後命，雖說沙皇的最動人的電報這樣的寫法：

『我知道你是不得已而動員，但我願意從你那裏得着如我所給你一樣的保證，這種動作不是戰爭的意思，我們仍繼續的談判。』

雅各夫與親麥曼趕到宮中去阻止動員。在這件極重要的事上雖未成功，他們兩人，一個仍然繼續服務兩年，一個三年。

午后五時，車水馬龍從皇宮到大街急馳的過去；有官吏立在中間，揮着手巾，用手圍着嘴唇，大聲的呼喊：『動員！』羣衆喝采，擁擠的圍着他們。

祇有在皇宮那個地方，在天潢的羽翼蔭影之下，無論什麼事都是本着普魯士的風紀進行。報告是這樣說：『一位警吏奉撤撤的命令，走到皇宮的門前，將過五點鐘，通知候信的羣衆，謂動員已經決

定實行。羣衆深深的感動了，唱起讚美歌，「現在我們全體感謝我們的上帝。」

外交部送往彼得堡大使的戰爭宣言，不但是用法文寫的，並且有兩種措辭不同的底稿，以便因應敵人的情形，敵人或以拒絕作答，或毫無回音，這位大使祇承奉傳達之責。

翻好了這封公文，費了五分鐘將他脛正。潑塔萊斯伯爵將全文抄寫兩次並不麻煩，但是「時間很短促了」，拿起載有兩種說法的公文放在口袋裏，即坐車去見薩佐諾夫（八月一日）。

「連續的問過薩佐諾夫三次，他是否在我們的最後談話，使我必須採行宣言的步驟……我就奉命交去了這封公文。」

當他已經去了，俄國人看這封從德國來的雙關戰爭宣言：

「俄國拒絕同意這種條件，以爲答應這種條件是勿須乎的，並以這種拒絕的情形態度使他公諸於世，那他的行動簡直就是敵視德國，我代我的政府通知閣下如下文：

「德皇陛下，我的尊貴的君主，以帝國的名義應戰。」

潑塔萊斯伯爵是這樣的敏捷。

半夜後，沙皇在彼得霍夫忽然接到德皇的一封新鮮電報，要在最後的時間避免戰爭；於投送戰爭宣言三小時前在柏林發出的，內容是至急的警告邊疆上不可發生些微衝突，這樣子就是停止了戰爭宣言，威廉具名。

最後希望中之最後的一個喊醒了沙皇。他想：

「這是一種撤消戰爭宣言的意思；最低限度，也不過使以前的戰爭宣言附有條件而已。昨天我派我的副官到柏林去。若我制止了邊疆上的軍隊，什麼事都好了。」他即刻打電話給薩佐諾夫，命他立刻叫德國大使的電話。

這時候已經快到晨熹的四點鐘了，潑塔萊斯伯爵費了全夜的功夫在收檢，現在電話鈴一響。他以爲他是聽到鬼聲了。什麼？真是將才宣戰的首相沙皇接着什麼了？從愷撒來的一種新鮮電報啊！薩佐諾夫一個一個的字謹慎背誦，連柏林發電報的時間都說出了；他就問：

「我該怎樣調解這封電報和你的戰爭宣言？」

理智又爬進了怯懦的或犯罪的外交家之範圍；這是最後的一次。他用什麼話來感應這位德國

的伯爵？他不向電話的聽筒說『我來了』嗎？還未過五分點，他不叫人拿他的帽子來，須備好車子，急促的去接受他的皇帝的最有價值的電報，或抄一份副張來？

並未像這樣作。他是一位外交家——這就是說，當一個人已經宣佈了戰爭，他知道去作應該作的事。薩佐諾夫在電話中等着，祇聽到這些話（記在潑塔萊斯他自己的筆記中）

『我很抱歉的，在這一點上我沒有話可說。這封電報或會比那封命我送達有問題的宣言的電報早些。再者，我不得已請你向美代辦回答，他照拂我們的事。在四小時內我們就要離開了。』隨即將電話掛上。

『或會』？有問題的宣言。『再者！我不得已請你。』冷淡，膚淺，想避免麻煩；歐洲外交家的模範態度。但在大戰失敗以後，這位高貴的伯爵，既未因他的「雙關」的「戰爭宣言」被人譏刺以供國人的嘲笑，也未因他拒絕皇帝的電報而使他負責。

家留下兇殺與掠奪的傳說在他們的後面。「不值一個波美拉尼亞軍士的骨頭」(Nicht die Knochen eines Pommerschen Grenadier)

起頭他們決定得太狡猾了。五個巴爾幹的國家，當起初幾月或一年，都仍守中立。

很久很久以前，羅馬尼亞秘密與三國同盟聯合了；但不久就看出來，四國同盟者，實際上祇是二國同盟。在大戰前一年，那時奧國新公使拆林伯爵 (Count Czernin) 建議要將密約送呈國會，羅馬尼亞的老王大為恐嚇。人雖是懦弱（與其他的歐洲君主一樣），而卻是很可尊敬的，他是一位霍亨索倫，丹麥一役中他是腓特烈王儲的參將，他是一位善作詩的妃子的丈夫，精神方面，他常對於他的屬地上知禮而弱小的農民，比對於統治他的屬地的巴爾幹官吏更傾心些——這位加羅爾王讓兩黨交替的得利，所以除去與一方公開的聯絡外，更沒有什麼可擔心害怕的。

自由黨人——親法派——自一九一三年未執政以來，若是得着了德蘭斯斐尼亞地方，他們就勝利了，因為那塊地方上有數百萬的羅馬尼亞人，臣服於馬扎人之下已有數百年之久。那時，他們對於奧匈帝國多少有些密切——很近乎弗蘭茲·斐迭南的志願；但是提斯扎不承認，這位老皇反對

的情形正與他姪兒贊助的態度相反。所以大公爵的被刺，在不加勒斯多方面，留有特別深刻的印象；他們看見羅馬尼亞的一位朋友完了。

維也納對塞爾維亞的最後通牒，「在幾小時內」變換了這些情感。在塞爾維亞方面，他們將才得到勝利；他們以為意大利必是瘋了才惹起戰爭，戰爭的糾紛生出一種景象，看出要僥羅馬尼亞對於德爾斯斐尼亞的宿願，以中立的態度比同盟的情形更容易達到些。這位日耳曼心理的巴爾幹王，未讓奧國公使念完最後通牒即驚愕的在中間插話：「那就是一次世界大戰！」需要經過很久的時間，他纔能決定他的政策。他在日記上寫着：「柏爾格刺德的犯罪是事先預謀的話，還不能證明。」他覺得他的秘密聯盟可以無形中消滅了；當未過幾天，奧大利人叫他注意他的名譽，說他應該加入，條約不可變更的時候——這位老王就倒在他的桌子上，流出很痛苦的眼淚，急得從他的項間亂扯動章。

同時德皇，用一種差不多是恐嚇的聲調，打電報到不加勒斯多去，就將他「當作一位霍亨索倫家的人」結果——一次御前會議。國王提議和奧大利聯盟；纔有彼得·卡卜 (Peter Carp) 一個人

贊成。其餘的都反對此舉，因為維也納在柏爾格刺德活動，事先並未與他們商議過。但是反對的真正原因是匈牙利；因為他們到底爲什麼幫助這些世仇脫離困難？最低的限度國王擔保，叫奧大利不要擔心她的羅馬尼亞一方面的邊防：『我能作國王多久，羅馬尼亞絕不上陣打奧大利！』

然而這位巴西魯 (Bismarck) 首相——是一位與法國同情和受法國教育的人——想到國王不能老而不死，總之以備不時之患起見，他便訂購些新軍械——自然是克虜伯廠的。

保加尼亞覺得他是在討厭塞爾維亞，自從上次到俄皇宮裏去了一趟，她又對俄發生了敵意，再加上她的戰敗的恥辱，自然將他引到德國那一邊去；若三國聯盟擔保她恢復喪失的疆土，她一定加入三國聯盟的團體。在他決定之前，她尚猶疑了一年。與塞爾維亞同種而憎惡塞爾維亞的蒙特尼格羅國 (Montenegro) 立刻放棄了她的形戲；黑山之王，在巴黎和維也納兩地，早就蘊買了俄國的債券，所以「一心的」趕快幫助他的掙扎中的弟兄，俄國的同盟者。或者他是信任這俄國債券的價值，欲因此債券而犧牲彼之軍隊？或是相信在俄國的債券中，他要對於這些債券犧牲他的軍隊？到末了他喪失了一切——金錢，戰爭和土地。

希臘的王后，在七月裏時候，她曾在柏林當過她的皇兄的賓客。他慫恿她加入三國聯盟，以尚未成立的土——保——德聯盟作他談話的後盾。康士坦丁 (Constantine) 拒絕幫助他的新仇保加尼亞。『即如陛下的電報中所說的，在這種情形，我決不加入與奧大利方面攻打斯拉夫人。』國王的這種第一次反動明明白白的是真正的希臘樣子。

愷撒赫然震怒，然自從傲慢的聲調失效了以後，他就採行寓意的教訓：『我覺得勿須乎說了，祇要記住你那落於暗殺者之手的父親，就可以使你和希臘離開塞爾維亞的刺客。』不然的話，康士坦丁將要被三同盟國的馬上攻擊所恐嚇了，並連個人的一切關係也破裂了，而且那時愷撒的妹妹還在柏林。國王毫不驚懼的，打回電去，告訴他守中立。

在君士坦丁堡——也與在倫敦和華盛頓一樣——德國的代表仍照常的執行職務：王根海蒙 (Freiherr von Wangenheim) 和里企諾夫斯基，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單獨的警告了他們的愚昧的上司；而當一九一六年的時候，本斯多夫 (Bensdorf) 仍然維護淺薄的獨裁者魯登道夫。王根海蒙反對與土耳其聯盟。他是一位聰敏俊秀的人物，天賦很高，感觸敏妙，快樂的人生觀，圓滑的應世術，他

是藝術的朋友，女人的相知無論朝那方面說來，是與模範的德國外交家相反。現在柏林催他勸土耳其加入盟約，這位政治家以難於辯駁的詞鋒作答：陸軍大臣以聯盟之事與他相商，他自己避免了這次犯罪的過失。愷撒在邊上批道：『胡說，先讓他與我們攜手，再注意其餘的事！』

愷撒的這種簡單註語，在匆促的時間內寫出，並未與任何人商量——正如路易十四的時代一樣——就將整個的土耳其問題決定了。王根海蒙視之如「嚴命」一般，違反自己的高見，締結聯盟之約，此約在最後的結果證明於雙方都是有利的。雖有先見之明，仍須維持四年而後取消，此時正是兩締約方面精疲力竭的時期。

過去的若干年中，義大利祇在紙上是三國同盟的一員——這張紙在三個上鎖的保險箱內已經變黃了，差不多什麼人都不知道。她與俄法之間已有一種默契；祇有一個國家是義大利民族所最憎惡的——他的同盟國奧大利。所以後者在着手冒險事業之前，要確知道她的同盟國的幫助怎樣，她必須加倍的留意。維也那誠然在一年之前問過羅馬，她可否與塞爾維亞起釁，但是那時從羅馬所接到的否認與從柏林所接到的否認一樣。義大利的年老而謹慎的政治家聖·舉遼羅與給鄂里提

〔Giolitti〕一樣，發表過警告以反對這種「最危險的事業。」

「好吧，這一次憑我們自己的力量幹吧。」維也納的好戰伯爵這樣的想。但是一切梅特涅的技術，如像在許多的指令中傳達與駐外各大使的，在羅馬的仔細機警上卻失去了效用；就是在哀的美敦書還未製成正式公文以前，義大利的閣員即已反對。他這樣的告訴過德國大使，按照他的法律顧問的意見，沒有那個政府，既非塞爾維亞的政府也非其他國家的政府，能夠負政治唆動之責，若奧地利對塞爾維亞一定要取攻擊的行動，義大利是不能同意作一個共謀者。德國宰相自己承認，在塞爾維亞的衝突中，義大利並無盟約的義務。

德國的駐羅馬大使豐·夫羅托（Von Flokow）——一位識見高明的人，但被柏林將他丟在黑暗裏——在起初的時候，他曾發表過他的警告的意見；那時奧大利人豐·梅列（Von Meury）是一位身體康強而心理固執的人，足以制勝他的祖國的盟友之任何步驟，都受了他的阻擾。這種光景，以及其他的種種變化，都不是在羅馬城裏扮演，要舉行的地方，是當夏季開僚和外交家避暑的區域，他們到那裏去避暑，好像去醫治他們的痛風病。而事實的措施是這樣，當那些開僚們怕運用政治上的

手續的時候，他們就坐着車逃到羅馬去，若外交家是追蹤而來，他們又離開了那裏。

維也納在最後將要破裂的時候，至少仍存稍許希望：奧大利人如電影中的一幕似的追蹤外交大臣到羅馬，以便先一日告訴他對塞的哀的美致書。外交大臣不能接待他，就離開了羅馬。那時這位奧大利人病了，第二日他的大使館的誠篤參事在海邊遇見了外交大臣，此時外交大臣早已全部的瞭解了內中的事實。

在事實上說，已無能爲力了。首相薩蘭德(Salfer)和外交大臣聖·舉遼羅(後者是德國的老友，前者是一位權術家)都宣稱：『三國同盟是防守的性質，現在維也納對柏爾格刺德取攻擊的態度，義大利當然要守中立；附帶的，按照條約的第八款，奧大利在巴爾幹增強了勢力，我們亦得有所染指。』

德國政府之堅持的與顯然的情形，再沒有比他所表現於每天送到維也納的公文中的更很些，每件公文都是催促奧京要人趕快的好處獻給義大利，以便確定他的助力。維也納也未表現他自己已怎樣的更加貪婪更無見識。豐·夫羅托是這樣的迫切，最後他自己負起責任，提議以發羅那(

Valona) 與義——祇得到一種輕侮的拒絕。另一方面，豐·梅列更熱烈的勸告，他反對任何樣式利益的獻給，他以為這樣的情形，祇是增加義大利的要求；他熱烈反對的情形，最後竟達到這種高度，他比喻說：『那好像呼喚已經落在多腦河的朋友：『我不將你拉起；但是若你自己起來了，你必須給我報酬。』』

當豐·梅列投入這種比喻湍流裏的時候，無一人救他脫出。他未明瞭義大利之陷於多腦河的水中，是他自己堅持的要跳入裏面，現在，像他很快的流向柏爾格刺德去，他回過頭來發出欣喜的呼聲，以證明他是十分的心滿意足。這種把戲，祇有尼伯蘭根中的人能夠保持他們的忍耐。豐·梅列先生尚且出諸這種歡樂的態度，他在羅馬說：『若義大利不在盟約之下極力的奉行他的職責，我們也就儘量的放棄我們的義務，並視義大利已經脫離了三國同盟。』

柏爾喜托特伯爵真該讚揚，因為他並未認可從他的大使那裏來的滑稽建議。在他的心眼裏面他看出那些羅馬的法律專家，將他們自己包裹在他們的大衣裏，並像 Wotan (斯干的那維亞神話中之神) 那樣喊：『去吧，我不能留住你了！』若義大利得義大利的幫助，在巴爾幹有任何勝利，他主

一九一四年七月

11011

張給予報償。

而這種所願給的利益太小了，並且也太晚了；因為同時英國的決定已經成熟，這個半島，以他的力量薄弱的海軍和無防禦的海岸綫，不敢冒險以與海軍國的首強對敵。所以聖·舉遼羅為他的中立要求保障。最後他將說出特梭提諾 (Trentino) 這個名詞，豐·梅列就用下面的幾句話打斷了談話：

『當過去的幾年間；若我在我們的談話中曾有遠乎外交儀式的地方，現在我要補救這種錯誤，補救的方法，就是對於你的不能接受的提議，我不胡亂的答覆。』

因為這些類乎似從仲馬 (Dumas) 的悲劇第三幕裏來的句子，這位奧大利的政治家就將義大利棄了，他對義大利本應具一種慫恿的態度，而現在忽然反道而行，他祇得斯文的退回，讓他躺在他的敵人的懷裏去。

愷撒威廉當看微克忒·厄曼努爾 (Victor Emmanuel) 之詞語閃避的電報時候，他不但祇在那張電報紙的邊上寫下，『惡漢！無禮！』並且他也真真的明瞭那時大局的情形，於是很爽直的又寫

出：『我們的同盟者甚至在戰爭未破裂的時候即離開了我們，好比腐爛的蘋果從樹上脫落了一樣。這是德奧兩國的外交之全部的崩潰。這種事是應該也是能夠避免的。』威廉第二的見地向來沒有這樣的清楚，他的言語也向來沒有這樣的公正。

當那大隊的羣衆，被若里斯的有歷史價值的演說激起，娉集在布魯塞爾的街上高喊『打倒戰爭！』的時候，德國公使將這樁事報告了柏林，並加上一句話：『這篇演說的大意勿須乎重說了。』

昨天這位豐·柏盧（Von Bollow）先生由專差遞到一封神祕的包件，並附來一道命令，叫他等着電報後，纔拆開這封包件。實際上，這些德國人們——抱同情心的法官，他們必等到快執行死刑的時候，纔宣布死刑的判決——並未將犯罪者永久的放在可恐怖的不明不白裏。他固然懷疑得很久。舍利芬（Von Schlieffen）伯爵的計劃（他的計劃以爲要戰勝法國，必須由比利時進軍，纔可達到目的）好多年來比利時的領袖們都認爲十分的可能，雖然德國人仍常常的否認。

三年前柏特曼曾經在帝國議會裏否認過上述的計劃；雅各夫十五個月以前，也在外交委員會裏否認過；但當比利時的皇室夫婦即位後來觀光的時候，德皇在桌子上曾以關乎這類性質的事情

作過「戲言」，而那位首相到了車站還想從那兩位受驚駭的元首的心中消除當時的印象，但是失敗了。

這種事件，再加上德國境內之軍略上的鐵道建築和法國偵探的搜查，使比國對於德國侵入的恐懼增加得非常大，布魯塞爾的參謀部於是與英國的軍事隨員這樣的商量，若德國來攻擊，關於道路，供養，軍械等等的消息，必盡量的供給與英國的遠征隊。並未締結什麼條約，也沒有什麼內閣會議，公文中屢屢提到這句話：『只要是德國人來攻擊。』法國侵入的可能毫未提及，這不是證明法國的道德是如何的高尚，祇是表示比利時對於法蘭西的信心。

兩代以來（約六十年），事情往往是這樣的往返轉還。為要阻止路易·非力普（Louis Philippe）的壓迫比利時，普魯士曾經向其他的四大強國建議，要仿瑞士的樣子，保證比利時的永遠中立。比利時王國即建築在這種中立的性質上。比利時的搖籃邊，普魯士是五位教父中之第一位。這一次的條約是近代諧和聲中的模型；第一，不侵犯這一位令人貪愛的少女，好像是出於自願的誓言；第二，好像是歐洲合衆國的一個樣式，這就是將中立國家的原則擴張的意思；第三，在民族主義的歐洲中

間，兩種勢均力敵的民族聯合起來維持其共同的利益。最要者，比利時這個時代最民主化的組織，就是比利時他自己的組織了。

雖然，條約的尊嚴是什麼？不過紙屑而已，時過境遷，竟等廢物。這就是拿破侖三世的意見，他曾經想據比利時爲己有，即與俾士馬克商量，願承認北德意志的聯邦（Norddeutscher Bund），而以要其幫助克服比利時爲報酬。俾士馬克拒絕了，但將法蘭西的那封不謹慎的信留起來，並將這封信送到英國，當他開始他的繼續的戰役的時候，英國的中立是他所需要的。色當（Sedan）那部分被圍的軍隊能夠逃到比利時去，但邊疆封鎖，拿破侖即因這塊封鎖的土地之障礙失去了他的王位，這塊土地上插着他的旗幟，就是他所希望以他的旗幟來點綴的。

但當戰爭開始的時候，比國公使曾要求重新釐定中立的保證，俾士馬克的回答，關於保護小國和誓約，竟無一詞，而祇有這幾句泰然自若的話：『我真是覺得奇怪，像你這樣敏銳的人，以爲我是這樣的簡單；將比利時朝法蘭西的懷裏推。』

今天很顯明的目的是送一封封固的信給德國公使。（在一切的悲慘情狀之中，遇見這樣一件

可喜的事，即柏林外交部的比國事務司長正在假中，所有的文件都鎖在他的辦公桌內，讓那些外交家們絕望的站在這張神祕的抽屜前！

關於比利時的問題，倫敦同時送交與柏林和巴黎，巴黎答應遵守條約。雅各夫避開了這個問題，他說他的回答將要泄漏德國的軍事計劃。布魯塞爾的外交大臣大衛尼翁 (M. Davignon) 老先生謙恭的領首示意；他因此知道他的舊疑之確實。他遣人到德國公使那裏，叫他注意。這位送信者向德國人重述英國的問題和法國的回答，並說法國人願意在今天布魯塞爾的報紙上正式的發表他的宣言。豐·柏盧坐在他的椅子上，眼睛半睜半閉的——按照報告上是這樣的情形——望着天花板，如留聲機片子那樣的準確，重述那些剛說過的話。於是他說出對於外交大臣的感謝，奉一支紙烟給他的客人以表示正式談話的終止，另用一種完全不同的聲調說：『我是十分的相信，比利時對於德國毫無可以恐懼的地方。我們一定要發表同樣的宣言。』

皇宮內閣和首都裏，都有狼狽不安的情狀；全國好像在大暴風將臨的樣子震動了。他們很駭愕的互相疑問：『我們怎樣處置從克虜伯 (Krupp) 廠廠定購的武器，這些武器老早就預備好了，儲

存在那裏，祇因我們的堡壘工作尚未完竣。該多麼活像董·給夏(Don Quixote)的行爲！

國王亞爾培(Albert)是一位沉靜的，謹慎的，又聰慧的人；就他的母親一方面說，是一位霍亨索倫家裏人；他對於海軍的建築，攀登亞爾伯山(Alpine)遊歷，和剛果(Congo)都很有興趣；醉心於現代的藝術，聖·商(Saint-Sevén)和法郎克(Cesar Farnol)是他所崇拜的人；皇后之美麗與其他許多巴威公主一樣，她的父親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狄奧多公爵(Duke Karl Theodor)，這位老公爵以醫爲業，救濟了無數人的眼疾。國王和皇后這一對婚姻，雙方的父母，四人中有三人是日耳曼種，他們的出身之高貴，性情之沉毅，和德法文化之混合，就可以由此看出；德法文化之混合在比利時的歷史中和地理的情狀上是常有的事。現在比王用德文寫一封忠誠而親密的信給撒撒，提醒他叫他注意他屢次所聲明的保證。

第二天早晨，德國公使向比國政府和報紙上聲明，其音調與他先一天的一樣。三點鐘的時候，他的談話在晚報(Soir)上發現了：「你們鄰居的屋脊或會着火，但是你門自己的房子定無危險。」

當那些外交家們想詩意化的時候，不幸的災難常常發生。所有布魯塞爾的人都固守着這句話：

三小時後，這個小國中的任何兒童也都知道這句話了。同時來了這種消息：德國已攻入盧森堡（Lu
embourg）！布魯塞爾又鬆了氣；這樣我們的邊疆更爲平安了！

快到晚上的時候，豐·柏盧忽然在外交部裏。三小時前他曾經接着啓視祕密文件的命令。他看了文件的內容，並不驚慌。命他送達這封最後通牒，好像是剛才奉到的一般——驅車到外交部去，投送他的公文。

比國人念道：我們據可靠的消息，「勿庸置疑的」法軍沿默司（Meuse）前進，其意在經過比國的疆域，我懼又怕比國無助力不能抵禦，德國在威脅之下爲自衛起見，必須以先制敵爲上策，所以「她自己也走進比國的領土。」若比利時保持好意的中立，即許他在法國方面擴張他的領土。若他具一種友誼的態度，德國必供給他的軍需並賠償損失；若他是仇視的話，則以戰爭應付，限二十四小時決定。

仍驚駭於這種音調和托詞之下的比國人默無一言。隨即吐出忿怒之語：「閣下，我們並不希望這一舉！德國假裝作我們的朋友，而現在要我們要這一齣慘劇！」

內閣會議一致的拒絕。當晚上和深夜時，宮中舉行會議，一直到早晨四點鐘爲止。在夜間一點半鐘的時候，德國公使跑到比國外交部去說：

「戰爭雖未宣佈，而法國飛機已經擲下炸彈，騎兵已經越過疆界。」

「閣下，這些事發生在什麼地方？」

「男爵，在德國。」

「既然是那樣，我不懂得你爲什麼半夜跑到此地來報告。」

「因爲你可以看看法國所犯的這種違反國際法的舉動，日積月累的，或會引起他種違反國際法的舉動。」

這種新奇的夜曲是德國公使在布魯塞爾最後的一節。一小時後，法國人要求外交部的電話：「打燈光到天上去！毫無疑義的是德國的飛機！」法國人太激昂了；那些是星球，但是那一夜的人都以爲他們是飛動的東西。法國願以武力相助。這一舉是被推謝了；既要求外交上的幫助，以免德國可以托辭。又打了一道電報到英國去，請求「干涉」。

同時，德國的哀的美敦書時間在上午七點鐘終止了。還未到二十三小時的時候，德國公使宣佈德國『遇必要時，即採行武力的辦法。』三小時後，第一次的德國軍隊，在薩芬里奇（Sannaich）比利時的衛戍軍的砲火之下來了。

那時德國公使接到一封簡截的公文，他的皇上同時也接到一封刺心的長電報。公文上這樣說：『敬啓者：自今日起，比國政府不能承認閣下之外交地位，並與閣下斷絕公事關係。』比王用法文打電報給愷撒；他的語調毫無瑕疵：

『我對於陛下所表現之友誼的感情，以及陛下屢次向我所保證的……叫我那有絲毫的時間來領略，因為陛下於全歐洲的面前，殘酷的強迫我們於戰爭和恥辱之間，於對於條約的忠實和對於國際義務的不義之間，選擇一條道路走去，亞爾培。』

第十二章 均勢

舊歐洲的聯盟是建築在陰濕的浮土之上。立約的每一方面都想引誘他方，一直等到他方觸犯禁律的時候，纔喊道，「強盜侵犯了法定的邊疆，快救呵！」因為基督教的道德禁止任何方式的侵略。祇准爲自衛的動機起見纔能有所表示，所以每方面都等着敵人的進攻，以便強制實行盟約的義務。常普魯士的外交人員在閔行（Minteln）談起關於法國盟約的時候，有這麼一句話：「知道條約內容的人很少，即此很少數的人，對於條約的解釋，也是各執一辭。」這該是多麼奧妙的諷刺語式的真理！

離開了同盟條約，來談：人民自己並沒有盟約，但他們是真實的參加戰爭和遭受戰爭的災禍者，尤其是最下層的階級，他們是受了「被侵害」的話的唆動而興起。所以每方面都想將他方面的行動作這樣的解釋。好幾禮拜以來，他們立在武裝之下，彼此對望着，使世界上監督者有時間說出非武

裝的理由之決定的話。

但將官的意旨，如看不見的火花般，從京城中心他們的深宮裏發出，遞到邊疆上去，邊疆上已經有好些人在那裏等得不耐煩了，渴望開始這一齣戲曲。無論那裏都有五個至二十個斥候沿着邊疆上探伺。有些「邊疆的侵犯」大半可據以為作戰的宣言以便愚弄同盟者，因而這些「邊疆的侵犯」就成為真事了；一有所見，就彷彿像真的般向外宣傳，並可以於一小時後，變成真事。決定那些文件的衝突，是一件白耗時間的傻事，及至事過境遷，各方面都想以那些相衝突的文件證明他自己的清白無知，唯一重要的事，是後方領袖的意志，前線的輕浮舉動，和條約的含混之詞。『天下事有什麼好壞，不過是由各人的思想隨便想像罷了。』

歐洲各國的參謀本部現在發現了邊疆的擾亂，在國內即據以迫促猶疑的外交家。按照柏耳喜托特的妄想，塞爾維亞的軍艦已經向奧大利的軍隊開火，那時德國的參謀本部自己相信約罕涅斯堡（Johnsburg）地方有俄國的攻擊。「即以此種舉動俄國已向我們開戰了。」這是心中已經舒適的外交家向報館說的話。實際上，德國派了一小隊的兵，還不知道是否宣戰，即侵越了疆界，

當侵略下的犧牲者於法國是很關重要的，不但是社會黨人不與沙皇的讚美歌發出諧和的聲調，即與社會黨人作對的法國銀行家也是如此；最重要的同盟國——英國——的意見完全以法國是否遭攻擊為轉移。伊斯服爾斯基，在巴黎方面主戰派中之最放肆的唆動者，向聖彼得堡電告了許多消息，以後全被俄國革命所洩露了。據說法國陸軍總長帶諷誚的向他的軍事隨員說：『我們很可以說，我們是有極端和平的興趣以阻滯目前的動員；勿須乎對於我們之繼續的預備，甚而加緊的預備，有什麼停止；唯於軍隊之大規模的移動，若是可能的話，必須避免。』當德國人真正來的時候，伊斯服爾斯基似乎得了勝利的電告他的長官：

『德國人用小隊伍越過了疆界，此足以使政府向議會說，法國正在被攻擊中。德國攻擊盧森堡在此處看起來是很有利的，因為這一舉可激起英國的反抗，並鼓勵他有所動作。』這是一件極壞的公文，盡將歐洲各國這一派人物的野性洩露了！同時，巴黎宣佈下列諸地是受了德國的攻擊：龍威（Longwy）西銳（Cirey）德利（Delle）黎近（Falaise）。

在這一點上，德國人便沒有幸運了。他們也作同樣的聲明，但是祇可以說『種種的地點，』德國

的疆土」企圖破壞帕拉替內特 (Palatinat) 之威塞爾 (Wesal) 和科恰蒙 (Koochem) 兩地的鐵路；他們曾提到有傳信鴿在巴塞爾 (Basle) 地方的邊疆上飛翔，又述及法國的軍官曾喬裝在汽車內越過了瓦爾倍克 (Walbeck) 的邊境。汽車中之一部業被逮捕，但以後退入荷蘭境內，在倫敦方面羣以爲是「最危險的」中立之破壞，據說同時努連堡 (Nuremberg) 附近的鐵路也有炸彈擲下，然後又否認了。要證明盟約義務之存在，即報告羅馬，靠近麥次 (Metz) 地方的水井被法國醫生下了虎列拉的微生虫。這種報告將八月一日的情形全呈現出來了，這種情形非任何詩人的想像所能超過的，在這全部的恐怖中放出大的探海燈，搜尋天上和地下的仇人，祇有司徒嘉德的警察長保持了他的滑稽性，他報告：「以雲作飛行家，以星作飛行機，以自行車的破汽胎作炸彈。」

又另外開了一條道，以極端的小心，以德國的動員限於東方，巴黎之最有勢力的非戰份子更加有力了，法國之走入戰爭的道路因而遲延。惟一處於危險中的國家之法國。在他的社會黨人壓迫之下，將軍隊從邊境撤退十啓羅米達；但是這一着棋，其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促成英國的決定。

巴黎的德國大使。其職務僅等於傳遞公文信件的郵使，至於公文信件之內容若何，除非對面上

載着有令他拆開的字句。他能略知一二外，其餘的他是一概不知。他的關於法國中立之義務式的詢問，得到這樣義務式的答覆：她的行動，以「他的利益爲依歸」——一句含有清晰的兩重意義，那時，貨與俄國的無數金錢之「利益」是想到了。當第二天偉偉晏尼評述德國大使：他的程序是「非常」的，他的問題是「恐嚇的」，最後則希望他來要他的護照。而後者僅僅的回答：「我已經收拾好了。」

同日剛朋從柏林打電報到巴黎來，他說因爲從巴黎到柏林的電報交通有了阻礙，他必須獨立的行動，但是並未提起要他的護照的話；而他甯願等着被人驅逐。兩方面大使的行動，各如他們的同盟者所要求的性質做去；每方面都願被攻擊，以便能夠向人求助。

同時，動員已經開始了——巴黎是午後三點四十分，柏林是午後五時。從此即發生另一問題，以後各國間，很久的並嫉視的，互相爭執。都說是最後動員的一個，然而一切的事情都是從內部的動機發出的結果，並非以掛鐘的時針而定，我們可以重述薩佐諾夫的一句諷刺話：「這種年表式的話夠了！」

正當法國的德國大使館預備離去的時候，從柏林到了一封電報。這封電報的內容，是德國對法一種驚人的提議：若她仍守中立，他即不學攻擊，但都爾（Toul）和凡爾登（Verdun）的要塞爲表示安全，原故必須交出。你若答應，當我與你的朋友決鬥的時候，你不來打我，我要求你先交出你的武器，以作這種態度的褒獎。

但是這種提議永未實行。此適足以予德爾加塞所缺少的一種武器；不久，當內閣改組的時候，他即署理了外交總長，這一席當與德交戰的時候於他是很合適的。

最後總要有一人去實行第一步的動作，這個人既不是毛奇也不是波（Paul），既不是卡斯退勞（Casolani）也不是替爾匹次，而是柏林的一位無關緊要的將軍，祇不過擔任警察的職務，然帶有赫赫的頭銜——「邊境的總司令」。這位官吏簡略的通知外交部，以表示他是不得已而出此：「因確鑿可據之邊疆擾亂的情形，對於法國使館和一般的法國人民，要探行與對於俄國使館和俄國人民一樣的辦法，就是雅各夫看了這句話也不以爲然，於是在邊上批道：『這是什麼辦法？我們尚未處於戰爭地位。外交官仍是有效的。』」

戰爭宣言也是難於起草，他們不願根據法國之辭語規避的答覆，所以祇得以侵犯邊境和努運堡的炸彈作理由。柏林與巴黎之間的電報既已出了毛病，這封戰爭宣言當然是難於很清楚的傳遞，所以當德國大使在那一端試讀這封電報的時候，那些字全混亂了。

而雪恩懂得這封電報是說的戰爭宣言。所以他盡他的力量來解釋這封電報；午後即據以送達俾偉晏尼，內中包括種種宣戰的理由，努運堡的炸彈也在裏面，這一層的字跡到現在還是很清楚的，但是駐閩行的德國公使，在送去這封電報不久，關於這一層打了一個否認的電報到柏林去。

在這種奇異的根據上「法德戰爭」開始了。

不列顛仍將均勢執在他的手裏，但是他的眼睛未瞠起來，他們從極強的鏡子中看着大陸上，究竟那裏的希望之花開得絢爛些。

抱大日耳曼主義的人，對於英國有一種成見：「一小隊日耳曼軍足夠封鎖海峽對岸的英雄們……我們祇要派一師兵力過去，英國即解決了。」柏林的外交家們有他們自己的見地：「英國雖然狡猾，猜忌，但遠遠的隔着水，他的數千僱傭兵絕不能在我們到巴黎以前登陸。英國的那種人民，他們

祇要錢，若祇就這一點說，所以他們必仍守中立。』及至葛縈要求維也納同聖彼得堡立刻停止動員的時候，不然則全歸失敗，親麥曼祇想到，里企諾夫斯基是以反乎潑塔萊斯的情形作警告以維護他自己，並要在最後的時候，愷撒的面前，舞弄英國的和平旗子，以便使他自已作成功一個大政治家而佔據柏特曼的位置。里企諾夫斯基（他的敵人在他自己的大使館裏即談這些事）聽到了這一類的話，即說：『那種子彈來自斯圖蒙』至於其餘的將官們就更加懷疑了。舍利芬他自己教他們計及英國的加入。愷撒的近視眼已有了憎惡的雲翳，但於這一樁事他又看得清清楚楚，好像已將眼內的白障眼去掉了。他個人的海軍部中和殖民部中的朋友，促他想法與英國朝廷締約；因為他們想英國那方面諸事都是如買賣一樣，所以二十九日在波次但開的御前會議，所討論者祇是出一種什麼價錢。結果就叫宰相對於那些「商賈」送出一種提議。

柏特曼像戰爭那樣激昂的急忙的跑回柏林。動員已經決定，但尚未下。柏特曼他自己寫出這樣一句話：『動員之結果不外戰爭。』他曾經請果陔在二十九日的下午十時去看他，這一着已經是遲了。

「他能在最後說出我們所久已渴望的話吧？」英國人這樣的想，當他正走上寬闊的樓梯去見那位宰相，但是他遇見什麼話！

「我們來講講英國中立的價錢。」

果陝想，「忽然在夜裏，並未事先通知我，好像他的『講價錢』是已經預備的了。」

「第一，若我們戰事勝利，我們決不攘奪法國的土地。」

「這句話也將殖民地包括在內嗎？」

「我不能作同樣的答覆，」柏特曼驚慌的這樣說；因為波次但的提議裏未有這一點。「第二，我們定與他國一樣尊重荷蘭的安全和中立。」

「他下面的話要向我說，尊重西藏的安全。」果陝這樣想；而柏特曼繼續說：「第三，關於比利時，全看法國的行動是否逼迫德國走入比利時的境界。然無論如何，戰事一了，若比利時未助敵攻德，他的安全是一定尊重的。」

果陝想：「我是作夢吧，這不能是德國宰相的屋子。」但是他克制他自己並說：「我不以為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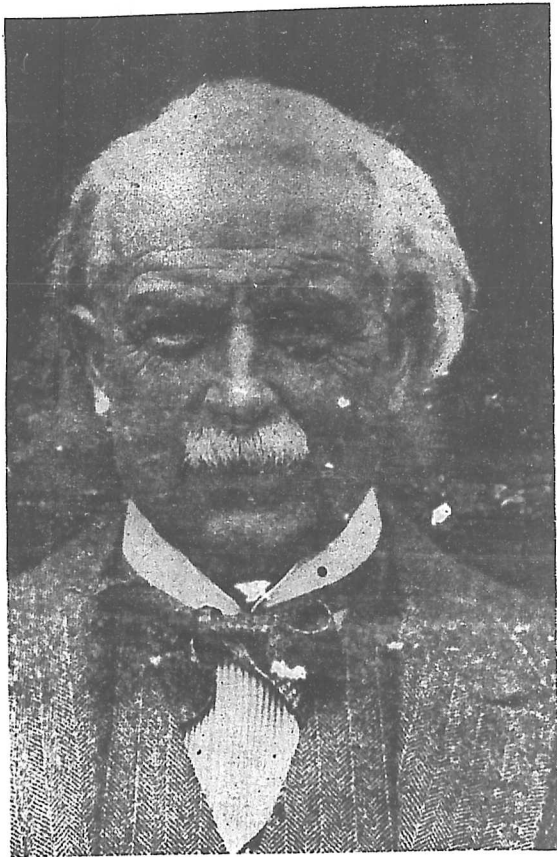
現時有什麼最後的決定。而我仍將你的提議送往倫敦去。」

三十六小時後，這位英國人帶着葛盤從倫敦送來的回答。柏特曼聽時，大受一驚，但竭力的想隱藏他的忿激：「我因現在恰有要事，請你將你所說的話用書面留下。」

這位英國人曾經想到英國的中立問題是很嚴重的，所以他隨身帶着那封覆牒。現在他去時，即將那封覆牒留下。英國是拒絕了，因為法國縱不喪失土地，也必趨於衰弱的地步：「犧牲法國以與德國談判這是我們的一種羞恥，我國的榮譽亦將因這種羞恥而不可恢復。關於比國的中立，德國宰相又要我們不談與我們有關的義務與利益，我們不能有這一類的談判。」

柏特曼將這封公文翻過去翻過來，他的傑作竟一點也不是傑作嗎？

察亦爾正在得意的時候，他將德國的提議在倫敦到處宣傳。是不是值得和像德國那種人開戰？但一切的人對於公開的決定都是很謹慎的表示，因為一般的國民既不是塞爾維亞人的仇敵，也不是巴爾幹人的朋友，自由黨的報紙仍謂全局與我們一點也無關係。他們應當等着好時機；無論什麼事現在都是依靠良好的舞臺經理術。



David Lloyd George
治喬易路領首黨由自英

在柏林提議的前幾天，大商業家和證券交易所的重要經紀人以代表他們的利益的名義去訪路易喬治，並要求中立戰爭，即令勝利，足以使他們傾家蕩產；中立則使他們最後成功為歐洲的銀行家。當他們去了的時候，路易喬治開始以很好的觀念對待德國人，重新贊助葛鑿的政策，但是現在，在柏特曼的提議以後又怎麼辦呢？

因為葛鑿恰巧住在嘿祿但勒的安后門（Queen Anne Gate）那地方的家中，人們都說外交官吏仍在訪謁哈爾登，以為他是時局中之主人翁。實際上，就是剛朋也不是時局中的主人，雖然每天他去葛鑿兩次，他去的目的，不過與俄國大使一樣，想從葛鑿那裏得着確定的宣言。剛朋從他的兄弟的大使館（剛朋的兄弟Jule Cambon是法國駐柏林的大使）每天所得柏林情形的報告，或則比葛鑿從他的部下那裏所得的還要好些。

剛朋忍着嘆息聲，問：『時候到了吧？』

『當德國的地位完全明瞭的時候，時機自然是到了。』葛鑿猶疑的說，隨即赴內閣會議。他又見着飄飄不定的情感，當打電報給果陔：『以任何犧牲，在列強開戰以前，得着一點猶疑的時間，以免戰

事發生！在他較快樂的時候，他仍希望普遍的和平，他並想以絕大的犧牲保持這種普遍的和平，因為他厭戰爭愛英國的緣故。

「爲什麼我不更強壯一點，」有時他這樣的想。「從我們的法律自由方面，我現在得着什麼利益？我們所得着的，祇是精神的束縛！」那幾天他所希望的和他所立刻恐懼的是內閣的分裂。

他的裏心的不安與日俱增。三十日那一天，在他的未來之仇敵——奧國大使——的面前，以他的平常的坦白態度，說出他的進退維谷的情形：「曾有人勸我走大相逕庭的兩條道：或公然的加入俄國和法國方面，其影響可以停止戰爭；或宣佈我們在任何情狀之中都是守中立的，不過這一着不能停止戰爭。」

在何種條件之下，他們能夠保證法國的中立，德國大使想從葛鑿那裏探聽這種消息的時候，德皇同時也在向英皇詢問。但是羅網現在張得太緊了，就是世上毅力最強的人也不能掙扎出來，巴爾格寫得對：「計算比較的時間，外交家要弄手腕的時間，現在都過去了……非個人的創造力，非人類的意志，現在能夠抗拒這種機械力量之自動的機械性，」普嘉費或會打電報給英皇，他們三國應

當聯合起來努力和平，英皇或會用同類的道德辭句作答，而雙方都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雙方所引用法國的一句例語——“*Cher et Grand ami*”（譯者按：中國意思是「親愛偉大的朋友」）祇有一半是真的。

是的，若德國停止動員，英國必強迫他的朋友隨着也停止動員！現在要這樣辦，但是時間已經太晚了；即令德國的愷撒退了位，第二天他的兒子必很快樂的坐着車，以赴這次快樂的戰爭。

又有兩個呼聲孱弱的從梅峽的此岸送到愷撒的耳邊。

「柏爾格刺德已經攻下了，塞爾維亞已經懲罰了，現在可以讓奧大利回轉去吧……祇有陛下能夠作這樁事……上帝常常賜福於陛下。」——戴茜（*Daisy*）

第二個私人上陳請書者，為人較為機敏並較為重要，他懇求愷撒提出建議，他能將這種建議書送到彼得堡和維也納的朋友那裏。「戴茜」是普蕾士（*Prussia*）之美麗的英國公主；另外的一位是洛特柴爾德勳爵（*Lord Rothschild*）。

對德皇上陳請書者，一位較幼二十歲，一位較長二十歲；都雅而動人的，聰明而有力的，他們揚起

了他們的友誼之聲，而結果是毫無效驗。愷撒將「戴茜」的放在一邊了；在另外一個的書上寫道：「我的一位年老而望重的朋友」親麥曼附了一個小註：「用陛下的名義回答？」在這個註的下面，回答是：「因為海線已經不通，回答是沒有用的。——斯圖蒙。」

這些不是威廉大街之真實的聲調嗎？柏林與倫敦之間，並不顧海線的「不通」，電報是來往的不斷。但有一種最後而最小的危險，就是銀行家可以以他的「臭銅」來干涉，像以前席菲（Jauch）Schiff）在紐約對付俄國人一樣。所以：「沒有用的。——斯圖蒙。」

最後，倫敦內閣將所擔比利時的心事放下了。察赤爾和啓拆涅（Kitchener）堅謂德國意在攻擊。比利時是否決定採取抵抗的態度尚屬疑問：數百年來的向例是使英國發生這種希望，並鼓勵類此的抗拒。從愛德華一世（Edward I.）以來，他沒有守護海岸線，以抗拒西班牙，波旁朝（Bourbon）和拿破侖嗎？不許任何強國立在彼岸望過來；因此永久的中立便授與了。

保護弱者而為什麼那時英國又拒絕俾士馬克的建議——叫他保證盧森堡的中立？盧森堡是「大陸上的處女」（Demi-Vierge）英國覺得他自己不能去守護她。但是法蘭德斯（Flanders）的

處女不能作任何人的新娘，她的海邊的宮殿永遠的是一座花園，不要用那些武器或要藥來污穢她。

葛拉德士吞 (Gladsstone) 曾經證明過這種主張。他是國際法的先驅，一位和平主義者，十足的一個英國人，葛勞的前輩和模範，一八七零年他答覆俾士馬克所表現之拿破倫三世的願望：『當自由與獨立（指比利時）被犧牲的時候，我們不能坐視不救。』他對於他的態度是很忠實的，除嚴格擁護這種理想以外，別無他求。所以同時，他向兩交戰國提議，大不列顛之保證比利時，其理由是：第一，為求國際法的安全；第二，為反抗任何大陸國之非法的優勢。——真是十足的英國味。』

當這幾天的功夫，這一切的事都在內閣閣員的心上，正如隨後戰爭的幾年，都在英國人民的心上一樣，英國人民將他們的最高利益藏在道德的假面具之後，並掛着一種足以誘惑一切正義的朋友們聚攏來的旗子。尤其是路易喬治若干年來都是抱持「正義的守護者」之態度，而灌輸於漂亮的演說裏，使歐洲的良心翕服了；但在凡爾賽 (Versailles) 和會裏這種態度又一一的失去，較任何人都高明的他，知道僅僅衆議院的多數，不足以在這種國家裏——他的軍隊是由自願兵組成的，他的殖民地非獨立則即現狀險惡——實行戰爭。

此外，他同察亦爾受了自然願望的影響，比其餘的人所受的大些，要將已被愛爾蘭問題搖動的主權保留，祇有戰爭再能夠使保守黨的勢力衰弱；各處的保守黨人，貴族，鄉紳和農民都渴望戰爭，而各處的自由黨商人，此外還有工人，則願意和平。若當時自由黨人不是執政而居於反對黨的地位，他們定（無一人置疑）要打破保守黨人的戰爭意志。但事實如此，他們覺得他們自己因他們的反對派而更加鞏固了。

在那最後的幾天，不但內閣的態度是猶疑莫決，就是葛累他自己也未一定。他的四條調停的提議，即足以防護他自己，免人加他一狡猾的惡名，即令他的性格的知識不是那反一方面的。雖然他是一位酷愛和平者，英國雖沒有什麼利益誘他加入戰爭，而他覺得英國的光榮和他個人的令譽已典押給他的朋友了，所以最後幾天他一天一天的墜入聯盟政策的結果，現在反對那種名義已是徒然了。

在二十九日那天，他躲避了德國大使，他曾經向該大使對柏林提出過嚴厲的警告，他說艦隊仍然集中，並已一半動員。三十日，他又調停於柏林與彼得堡之間，並勸巴黎也取同樣的行動。

但在三十一日那天，他開始躊躇起來了。這是很明顯的，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爲一封信和一封信的忘錄，內容都是些煽動挑唆的詞語，很巧妙的迎合他的性格。在那天送上這兩件信件的是他的兩個屬員，一名克勞（Crowe）一名尼柯生（Nicholson）。這兩個人都是很熱心於英法俄三國聯盟的。克勞在外交部有三十年之久，尤其特別的有勢力。

葛榮巴在內閣裏諷刺，若英國仍守中立，他祇得辭職；但無一人知道，若阿士啓司（Asquith）不接受他的辭職，或及對黨圍着察赤爾和路易喬治也要辭職。內閣的分裂嚇住了險象的增長。三帝國之中，和平或戰爭的最後決定是君王的特權；而這，一類的問題，現在並不存在了。巴黎方面已經是團結一致；倫敦方面，執政的自由黨分成兩派，暗中互相傾軋，一直到八月四日爲止。在這種爭辯傾軋中，爲着幾個開員，首相職務的形勢似乎已經蒙蔽了歐洲的前途。因爲一黨分成兩派的這種思想，使英國在最危急的時候內閣不能成立，這種事對於全體的英國政治家之不利即如大戰自身一樣。所以他們暫時聯合一起，已經到了三十一日，內閣仍然拒絕個人的聯合，並宣佈中立是阻止歐洲的命名完全崩潰之唯一的方法。這件事能夠將英國的態度大半的決定了。

剛朋急得直抖，怕失掉法國的機會，這是若干年來慘澹經營的結果。他像麥費士脫費里斯惡魔（*Mephistopheles* 魔鬼界中之最有勢力者）一樣覺得，當這個惡魔會費大力將浮士德（*Faust*）的靈魂據為己有之後，現有一羣天使要從他那裏奪過來，是的，他平平靜靜的坐在那裏，讓葛榮告訴他，德國促成了這次的危機，並「給一種印象——德國的動員是由俄國逼迫出來的。」（反俄的一種重要藉口）剛朋在回答的話中，僅僅說出一種警告，叫英國不要重犯一八七零年的錯誤，一八七零年的時候，英國「讓德國的勢力繼續增長。」八月一日，葛榮並不顧及戰爭宣言，他的態度仍是猶疑不定；然而他拒絕了德國的任何希望，即令他不侵犯比利時。這種態度，雖於變更什麼事上太晚了，而或能使英國受連累。若沒有毛奇的這句話「為買英國的中立而尊重比利時的主權，這個價錢未免太大了，因為比利時是進攻時唯一可能的道路。」

葛榮在恐懼的進退維谷之態度中，現在採取了最後的手段：他提議德國與法國在武裝之下，不要移動的在邊疆上互相對峙着；那時英國如保證人般仍守中立。德國人對於這種提議欣喜無既；抵遇兩面的戰事是他們數十年來所恐懼的事，而現在祇要應付一方面，這看起來真是不可思議的機

會。但葛彙傳達這種文與剛朋的時候，他冷淡的又說，好像他不知道拘束法國的同盟條約一般。『若法國不贊助這種提議，這就是因為他已加入我們所未與聞的聯盟團體，該團體的內容我們是一點也不知道。』

那時剛朋的忿怒升到極點了。他說：『我拒絕傳遞這種消息到巴黎去！這是以忿怒和憤激注滿法國。我國人民一定要說你賣了我們！』葛彙能夠令他的朋友肅靜嗎？他的心裏必不原恕剛朋的激昂嗎？這是真事，他並未像威廉對於奧國那樣作法，簽過空白的支票與法國；但是過去的八年間，尤其是當最後的兩年，他曾經屢次的叫他明白英國的態度，在需要的時候，英國是站在他那一邊。現在怎樣呢？『德國的艦隊能夠駛進英吉利海峽，攻擊我們的無防禦的海岸！』剛朋說：

『那一定改變英國的輿論，』葛彙退走時的回答是這樣。

翌日的早晨，八月二日——剛朋忙着電報的工作，報告中屢屢有德國侵犯邊疆的話——葛彙說服了內閣，若德國來攻擊的話，得衆議院的同意，英國即擔保法國海岸的防禦。衆議院中的反對黨早已宣佈主戰。內閣同意全部海軍的動員，這是前天所否決的事，是昨天索爾自己完全負責下

過命令的。剛朋的希望起來了他急於盼德國攻進比利時，這是十年來許多人等着在戰爭時發生的一件事。會議後，有幾個很溫和的開員聚在一起吃飯，沉沉的提起『內閣帶幾分狡猾的樣子一步一的走到法國那邊去』。此後，葛繫說明對於法國和德國這種十字形的問題，全看他們是不是愛護比利時。剛朋單獨的作了答覆；里企諾夫斯基因必須要得柏林的命令，不得不拒絕作肯定的回答。這就是葛繫即時所需要的，雖在以前他曾經誠惶誠恐的怕有這種事情發現。他於是有了路人皆知的理由以加入戰爭。

即令戰事的決定還未走入最後一步，尚需下議院的承認，而先一天開員中之辭職者已有四位，至於最著名的次相特勒味連 (Trevor-Lynn) 之辭職還未說到。在比國的中立被侵犯以後，有兩位即收回辭呈。這樣子，結果祇有兩人辭職，他們兩人所代表者是兩種世界和兩種社會：一為摩黎勤爵 (Lord Morley) 年已七十六歲的老人，樞密院長以「誠實的約翰」(Honest John) 之名聞於全國，他的文學的與政治的才能完全是英國的風味；另一位是朋斯 (John Burns) 勞工黨的領袖，五十年前他是一個十歲的小孩，作蠟燭的工作，無人幫助，完全是自己掙扎，因為他發覺了工廠太溫和了，



Jhon Morley

黎 摩 長 院 密 樞 英

他就變成一個社會黨人，逮捕坐牢，他經過了若干次，在內閣中過了八年生活，現在在嚴重的個人損失上辭職了，以作有勢力的勞工組合之反對戰爭的紀錄。

全歐洲中在位者本知道戰事之不義，而不肯說出來，他們兩人卻是唯一的例外，故在那種非義之戰的決定書上拒絕了簽名，因為這種簽名他們是拒絕了，這種權位他們是放棄了，摩黎與明斯在歷史中所居的地位，比任何帝王，任何文武大臣，都榮耀些。當那幾天他們想以戰爭的命令團結他們的力量，而結果是失敗了。路易喬治和帕細士，在戰爭的開始他們署了名，一直到戰爭終了，他們的勢力並未破裂，而以後不久即全失掉了。

第二天當下議院在開會之前和開會的時候，消息如流水般來了：比利時之受德國的侵犯在中午時大家都已知道，正當開會之際，亞爾培王求救的電報又到了。議場中少數人所發出的反對聲浪起初簡直聽不見。勞工黨的首領麥克唐納爾 (Mac Donald) 在下議院中祇有短短的演說反對葛勞。兩天後勞工黨投了戰爭的票。情感是分裂了，但反對戰爭的份子為數極少，麥克唐納爾立刻辭去了領袖的地位。

這是葛羅第一次現出不安的狀態；他倉卒的演說，並要覺得他的演說之歷史的重要。他勝利了，不是因為他的演說是怎樣的美妙，是因為他的演說是歐洲中唯一的，由於外交政策的首領，親向全國的代表，說明反正兩面的理由，利益與感情，以及全部極細微的複雜情形，好讓那些代表們毫無拘束的自己去決定。當這幾天，三帝國都是獨立的宣佈戰爭，毫未受着議會的留難，事先僅由一人與極少數的顧問商量了一下。法國與比國已經是無問題了；縱有亦祇是修辭的功夫，因為這兩國的國會一個祇於宣戰之後商量了一下，一個簡直不能說一「否」字。祇有在英國，外交大臣將全部的圖畫展現在那些負責任者之前以求決定。

「在這現在的危機裏，一直到昨天為止，我們除有外交的幫助外，什麼允許也未表示過……當摩洛哥 (Morocco) 危機的時候，對於法國大使和德國大使，我祇表示過這種意見，若那時法國被逼而出於一戰，按照我的觀察，我國的民意一定予法國以物質上的幫助……在陸海軍專家之間，我有過特許的談話，但我講話的範圍也很明瞭，在他們之間通過的什麼事，不能束縛雙方的政府，或限制他們的自由，當時機一到，不管他們是否予以助力，政府要怎樣決定就怎樣的決定……一九一二年

這樣的決定，我們在畫面上應有一定的了解……不管陸海軍專家之間的行動怎樣，他們之對於政府不能有什麼約束。」他念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給剛朋的信……「法國之捲入現在危機的漩渦裏，祇因為他處於與俄國聯盟之下，有他的應盡的義務……因為若干年來我們與法國有悠久的友誼……但是由友誼所生之義務有多大，則得讓他自己看他個人的心理，個人的感情，他自己去解釋義務的限度……我是在陳述我個人的見地，對於這樁事我向議院表示我自己的情感。」

「法國艦隊現在在地中海，法國的北方與西方海岸是非常的空虛……若有外國艦隊來攻擊這條海岸線，我們不能袖手旁觀……我所說的，全是根據英國的利益觀點。我們很感覺得，應該使法國知道——立刻的知道！——不管西北兩方面無防禦的海岸是否受攻擊，他可以依賴英國的幫助……至於比利時，我們的榮耀與利益，其切身之程度，至少與一八七零年一樣，我們的義務之見解，比一八七零年葛拉德士吞所抱持的，不能更為狹隘更為鬆弛。」到此，他念兩大使的回信和比王的請求書。）

「若比利時的獨立喪失，荷蘭的獨立也跟着去了。根據英國的利益觀點，我請求貴院考慮，若我

們在這次的危機裏袖手旁觀，其結果如何。在戰爭終了的時候，我們藉武力所保全的物質力量，能否補償袖手旁觀所受的損失，不管一個強國是否加入這次大戰，不要相信戰爭的終了可以增高他的優越的力量，拿我們來說，我們有強大的海軍……若我們也在戰爭之列，我們所受的損失不得重於我們中立時所受的損失；我很惶恐的，不管我們是否加入戰爭，我們總是要遭受這次戰爭的禍患。國外貿易停頓了……在最順利的情狀之下，當戰爭的期間，要是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不能用我們的力量去解決，不能阻止我們對岸的西歐地方落於一個強國統治之下……我相信當國家真在危急存亡之秋，我們不但得着下議院的贊助，也有全國的決心、勇氣和忍耐來擁護。」

在這篇演說裏，什麼事都權衡到了，無誇張之處，也無壓抑之點。「條約的神聖」很難說到。英國知道一切的內閣全以他們自己的意志解釋條約。

這位自由黨的開員說過這篇演說之後，其意是在主戰，而違反了他的黨綱，他的自由黨的朋友垂頭喪氣的坐在那裏，同時保守黨人卻大鳴其采。葛蒙的言論不顧他的本心之誠願，因此在他的弱點上便生出類乎悲慘評判的事實。

這要讓阿士啓司不久來告訴下議院，在八月六日那一天他說：

『這幾天，人道在多方面受強力的壓迫，我們現在作戰是為擁護下述的原則：使小國保守獨立，不受強國之專橫意志的蹂躪，尊重國際的信義。我不相信，有何國家，具一種較為清醒的本心而加入大戰裏；我們之作戰，不是為的侵略，不是為的維持我們自己的私利，但是為的防護與世界文化有重大關係的原則。』

英國於是將他的槍彈，金錢和空軍加入均勢裏，

當柏林與倫敦之間正在討論的時候，有一時德法之間雖似乎岌岌欲戰，但可以由大不列顛出面擔保而中止那種戰爭的爆發。其間誠有誤解；但是大家處理此事之態度，忽然將戰爭機器之最高的天性洩露出來了，這種機器既經撥動，就無人能夠將他停止。彼得堡的參謀總長之恐嚇，當時沙皇想從他的手裏去掉了，兩天後（八月一日）他的柏林方面同等的人也有照樣的回答。情形是這樣：愷撒從倫敦又得到相同的消息，就向毛奇說：

『好吧，我們祇將我們的全部軍隊向東面進行！』

毛奇：『陛下，那不能的。百萬大軍，向前進行，不能讓他們疲弊貧困。若陛下堅持要將全體軍隊開往東線，其結果，陛下祇得着一羣無接濟的烏合之衆。』

愷撒：『你的叔父一定另一樣的回答我。』

毛奇：『要按照計劃辦理，絕對不能前進；西線之實力要強，東線可強。』

因此愷撒電知英皇：『按照專門技術的理由，我今天午后所宣佈的動員，依照預定的計劃，要抵敵東西兩線……我希望法國不要神經過敏了。』兩天後（八月一日），愷撒意欲減輕這次不可避免之恐嚇之影響，即向邊境輸送軍隊，他下令說：『特累甫（Treppe）的第十六師不要向盧森堡前進。』

毛奇看這一次的情景，他自承：『我覺得我的心好像是碎了。我們的軍隊前進若又生出什麼危險，即將陷於混亂狀態。當我回到家裏的時候，我真是疲憊極了，並流出絕望之淚……所以我神志沮喪的，意念懶散的，坐在屋子裏，到夜晚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又被皇上叫去了。』說明——錯誤——反對法國的戰爭——佈置好了的向前進行。毛奇最後說：『這件事的印象我永不能忘掉。我個人方面，

已有被毀壞的地方，絕不能再補償的；信任已經搖動了。」

機械的壓迫，壓服了製造他的人。並使他為他的奴隸，雅努錫基菲奇和毛奇，一生之中的思想，勞力，眼光和野心，都集中在戰爭上，當他們的珍貴玩具已經撥動之後，忽然又要停止，此時是他們生命中極受痛苦的時候。毛奇在開始他自己的破壞工作之前，他寫道：「我個人方面已受相當的摧殘。」

第十三章 變節

同時羣衆們藏在什麼地方？市鎮的街上都已空虛了嗎？所有的男人全副武裝的上了疆場，所有的女人在家中拭眼淚，無數弱者的呼聲不能壓倒少數強者之十道鐵質的命令，理性未會作激勵犧牲者的工作，使他們從獻祭的僧侶那裏掙扎他們自己的自由，和嘲笑此類祭壇的神聖嗎？

街上仍是鼎沸，在死刑執行命令尚未吹到屋子裏面來以前，犧牲者仍以威脅的呼聲遊行於那些教王們的秘宮之前，將他們願意生存的意志向寂靜的街前叫號。

但他們已經是沒有首領了的！工人的領袖正坐在門戶緊閉的屋子裏，恰如外交家們坐在一起，時時在那裏討論，他們的椅子比較的硬些，他們的雪茄烟比較的壞些，他們的衣裳比較的粗些，他們沒有僕役來開門，在這裏你也看不見那些外交的肅靜服役小廝，在大人物走了好遠，他們還諂媚的鞠躬於皮質公文袋之後。對於羣衆，他們也有他們的祕密；他們也已變成了教王。他們已經在心中威

到，雖說尙未說出，明天他們或許會變成噤子。

或許，他們仍然希望，祇有他們裏面的弱者，祇有那些曾經長久的困苦顛連之疲倦者，他們已爲他們的兒女積蓄了安穩的金錢，而現在回到國家主義的觀念上並欲與政府合作。

柏林：『宣佈星期日在特勒陶厄公園 (Tierpauer Park) 開的會，其目的是反對戰爭。因爲這種理由，或會被人疑慮，在目前情形嚴重之時開這種會，恐於公共安甯有危險。』發非戰之聲者遭厄吧！爲什麼，他或會保存和平！社會黨人的三十九個民衆大會想在屋裏開會，因在露天舉行是禁止的。而結果總是失敗了。兩天後，他們又有十七個大會想在屋裏舉行，結果是全被驅散了。

社會黨覺得他本身是強壯的。他在前進報上說：『在這將臨的事件裏，我們不能信什麼定命的學說，漠然無情的生活下去。我們仍當忠於我們的主張，我們對於文化的責任，深感其偉大高深。戒嚴令的第一部份條例即以可怕的嚴厲手段對待工人的運動。當現在的時候，輕浮與無益的犧牲，不但於我們個人有損，並且有害於我們的主張，我們請求你們忍耐些，不顧一切，等到將來的天下屬於社會主義與人民聯合一起以後再說。』

巴威議會中的社會民主黨人霍夫曼(Hofmann)說：「我們正立在足以危及德意志帝國生存之重要事件的邊緣上，或者我們要使人人起來捍衛他的祖國。在幾天之內，若德國人民法服兵役，社會民主黨人也必定保護他們的祖國。」

當該黨開始倒退的時候，即感到：「四百萬選民的力量在革命上太弱了；所以我們必須降伏。我們雖然服從，但仍要抱抗議的態度；我們決不贊助以大宗的金錢費在大規模的屠戮上。我們的蘊怒式的械鬥，要表示給我們那面的兄弟們（仇敵）看，我們是怎樣的感想。惟我們快要在軍官的頭上互相握手了。」

這種現象是他們裏面大多數人的決定；在起頭幾次討論中很少有人表示異議。沒有什麼決議通過。派一代表去巴黎與若累斯商量，若累斯在前天曾很忠實的以反抗來允許德國的哈塞(Hase)。(最好的辦法是在各交戰國的國會裏，以同樣的條件吐出否決的聲浪。同日晚上，米勒(Müller) 往巴黎，帶着德國的良心到敵人那裏去。

而德國工人是德國人，過去的三十年他們誠然被罵為無祖國的暴徒，而他們喜歡記憶他們的

兩年兵役，現在另有機會引誘他們離開平凡的生活，國家看顧他們家中的小孩。危險嗎？縱然汽鍋明天或會不炸！——此外，不是粒粒槍彈能夠找到他的歸宿地。但是那些首領們，正如外面的羣衆，知道他們革命的力量是太薄弱了，他們即找着一句口號以安慰他們的良心：殘忍的沙皇是我們的仇敵！

柏特曼運用外交手腕，現在趕快發表愷撒的和平電報，但將過去四週間逼人加入戰爭的種種努力祕而不宣，最後，並將沙皇的海牙提議也淹沒了起來！記着你們的培伯兒（Bord）他是要反抗沙皇的。我們是爲自由而向執鞭的野蠻政府宣戰！

外交商洽中的三點，若也像內部政策中的這一點，這樣巧妙的公諸於世，世界大戰一定是避免了。一方面驕傲產生輕浮，另方面恐懼產生謹慎，在這次不合理的同盟戰爭裏，散佈一種神聖戰爭反抗亞洲游牧民族之普遍的幻象，若證明之後是可能的話，紅旗一定捲起來了；就是前綫上也可以分裂崩潰。

各處的聲音已經是不協合。

巴普民友報（*Radische Volkfreund*）上說：『在這種可恐怖的嚴重時間裏，黨派的感情必須

械獸……社會民主黨已在權能之內盡力避免戰爭。至於遠非其力之所能及者，祇得放棄責任。他的政策之避免此類可怕的災禍，不是從昨天或前天起，數十年以來就是這樣。」

開米茲民聲報 (Chemnitzer Volksstimme) 上說：『但是有一樁問題使我們全體不知所措：我們將要勝利麼？……我們的意識中之最先者，是我們反對俄國鞭的專制之義務。德國的婦女與兒童不要當俄國獸性的犧牲者。若三國協約戰勝了，統治德國者不是英國的國王或法國的總統，而是俄國的沙皇……我們的同志之從事，不是無思想的瞎喊，不是憎惡俄國的工人，不是爲着皇帝的上帝，而是爲着德國的自由，完成捍衛祖國的責任不要讓說空話的愛國者養過了我們。』

愛省勞動日報 (Essener Arbeiterzeitung) 上說：『若我國現在被俄國的決定所威脅，那這次戰爭是反抗殘忍的沙皇政策之戰爭，是反抗違反自由與文化的大罪人之戰爭，社會民主黨人決不後人的來赴義成仁……打倒沙皇政策！打倒最後的野蠻收受所！那就是我們的標語！』

起來，德國的鑛工！你鄰近的弟兄在洛林 (Lorraine) 作坑，他的鑛坑離你的鑛坑太近了，你差不多能夠聽見他的錘聲，以德國上帝之意和皇帝之命你將他殺了吧；而要起得，當你向前衝的時候，想

到那你要殺的仇人，就是你所愛的；你所恨的國王，就是你所擁護的；這一切的事都要在瑪倫（Marion）河上發生，其原因完全是血污的沙皇想統治德國，並使你們的女兒受辱！

混亂發生，但尚未普遍，同日萊布乞國民日報（Leipziger Volkszeitung）以「狄暴君的嫌疑」比喻社會民主黨人，並發表一篇反對引用馬克思（Marx）和培伯兒的警告，馬克思和培伯兒曾贊助過往年的俄國戰爭，在目前的危機裏，因為「現在那些取防禦工作的人們之子孫，正在贊助祭壇與王冠，而這種祭壇與王冠曾經他們的先人攪擾得不安的……與俄國開釁的中歐國家，現正向俄國輸送革命，他們卻來擁護這種國家……德國政府的計劃是以陳腐的觀念激勵德國工人與俄國開戰，這種欺騙是公開的。」

縱在宣戰之後，Vorwärts 於這種企圖上，飾以諷刺的語調，以代表這次戰爭好像是由社會黨人所要求的，並警告他們的首領，不要在國會裏隨大多數人投票，以激勵這次戰爭；因為那時沙皇必定說：「這就是我所等着要聽的消息！我們自己的革命之脊骨是斷了！現在我可放開民族主義的災禍。我是平安無事了！」

明天 Vorwärts 一定又有旁的話說，因為今天事已決定。不過兩天以前吧，社會民主黨的總部告訴宰相，他們是不得不投反對戰債的票。今天怎樣呢？

現在他們坐在委員會的屋子裏，計有百人之多。同坐在一起的，有那些繃紋滿面的人，那些工人，當他們的粗糙之音越揚越激昂的時候，他們拳頭在桌上砰砰作響；同坐在一起的，還有那些不顧一切之神氣的暴徒，他們蓄着鋼硬的鬍鬚，圍着寬大的領子，繫着補綴的領結；又有些教員與律師坐在那裏，外表類乎中產階級。多數派的代表在他們中間立起來，並說：

「政府發表的新白皮書，告訴我們俄國是先動員的，又未候着我們宣戰，就跨過了邊境。西面也是一樣，據正式報告，法國已在德國的領土上；所以此次戰爭是防守的戰爭！既然是這樣，我們不能投反對戰債的票，差不多戰債中之半數是為謀窮人的寡婦與兒童之幸福。我們是議院中四分之一的人數，地不能禁止債票不通過，我們的拒絕，祇在羣衆中引起一種印象，表示我們是漠不關心，或竟是歡迎外來的攻擊與自己的失敗。祇有那些實力很強，足以控制政府者，纔敢宣佈總罷工。在他種環境之中，內戰適足以助敵之勢。」多數派是這樣說的。

高茨基 (Kautsky) 是會中最有識見的人，與一八七零年培伯兒一樣未投票。而他是孤立無援者，

在哈塞，賴倍多 (Labedour) 和李普克尼希 (Lieberich) 領導之下的少數，未與昔日議會中祇有兩席社會黨人的時候比擬。『今天他們的人數有一百十位，差不多代表全國三分之一的人民。白皮書或會欺騙的，爲什麼我們所不相信的政府，今天會說出實話？以我們是歐洲最強的政黨，我們的同意必到處發生悲慘的影響，或竟至破壞國際。』(譯者按：此處指第二國際而言。) 昨天和今天從倫敦，巴黎，米蘭 (Milan)，布魯塞爾 (Brussels) 等處寄來的電報，都是叫我們拒絕。誰投贊成戰債的票，誰就應負大戰之行動與目的的責任。要求宰相今天自己抑制，不要有勝利的野心；他一定拒絕，那時候我們的戰費拒絕將要使羣衆的眼睛都開了。』

爭辯有一小時之久，少數派考慮分別投票的方法，但因足以使黨勢衰弱，就拒絕這種計劃。那些人是隨侍上帝的，那些人是隨侍財神的，而仍要找出統一的教條。票是投了七十八對十四，主席哈塞服從紀律，並在議會誦讀他所不同意的政策聲明書。少數派所保持的祇有一句話：『戰爭一旦變成

吞併的戰爭，我們當以全力反對。這是和平主義者的良心之最後的呼聲！當天晚上這篇宣言放在宰相面前的時候，他要求將這句最重要保留條件在那種形式裏去掉了。此次會晤是私人的性質，那種形式的一句話是去掉了。

德國社會黨人的態度，使國外的人也覺驚奇，一星期後，不加勒斯多的社會黨報仍以爲這種報告是誑語，並且維也納的勞動日報（*Arbeiterzeitung*）也譏諷登載這個新聞的柏林報是一種政府的新機關報。

因爲奧大利的社會黨祇有一百萬的選民，比較德國社會黨人的勢力又小些，維也納的社會黨人更應趕快的改良論調。政府能夠大膽的在他的報紙上寫：「據可靠消息，奧匈帝國內有許多破壞份子，令公共的安甯與國家的穩固權很大的危險。所以政府訴諸民族的愛國心，在各方面要使這種危險份子不致發生事故……若有關於上面所述的消息，可交於陸軍部的戰爭督察局。」

奧大利的社會黨人，兩星期來，激烈的反抗柏耳喜托特的挑撥煽動。今天他們聽到「歷史的殘忍之聲，沙皇政策之無恥的陰謀全暴露發出了！」他們真真的感觸怎樣呢，而在結尾的一句諷刺話

裏表出「沙皇萬歲」——這動流血的世界滑稽劇，是文明人類全體以傳奇的體裁演出來的！當柏林通過戰債的這一天，維也納的勞動日報即致祝賀之詞，德國精神之最驕傲和最高尚的一天。布達佩斯和布拉格，勒讓堡（Lomborg）和克拉根佛爾德各地的論調都是一樣，總而言之，奧大利的人民衆口一聲。

有道理嗎？歐洲的各國政府欺騙了他們的人民！

五大強國政府的欺騙行爲，能夠找出文件來證明的，已有三國。

英國的舊習禁止這一類的欺騙，下議院之監督內閣官員也不能使這一類的行爲發生。英國的文件——唯一以政府本身的自由意志發表的文件集，其他的三帝國全是因革命纔發表出來的——仍墨守英國的舊日原則。以全力來解釋一九一四年的藍皮書和一九二六年的文件集之不同的地方，指出內容的真假，這已是不可能了；相異之點固然是有，但無一重要處。自然，聖雷的地方是不免，但於英國的特別利益上沒有什麼遺忘的。而這也是真的，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四年，葛紫對於法國和俄國之隨便的義務，並未先得下議院的同意，就是內閣中也有一半的人不知情，所以Manchester

Guardian 在八月四日的報上說：「昨晚葛黎爵士的演說告訴我們，他將全部的真情保守了好幾年。」在最重要的幾天裏，有一部份報也圖以犯罪的誑話，如說德國是怎樣的攻擊，怎樣的暴行，怎樣的意志……唆使平和的人民變成瘋狂。

法國的黃皮書仍不能核對，但偽造之處也可以間接的推論；必須費四月功夫纔能顯出的實事是令人生疑的。法國的真理朋友已經指出五點假造的地方，這五點是關於法國政府對於俄國總動員的消息瞞着人民，法國自誇其和平志願，而將德國說得是如何的希望戰爭。這幾宗文件裏有兩件幾乎純粹是捏造；普嘉實回答以後的問題，捉襟見肘的這樣解釋，因為注重電碼祕密的關係。黃皮書的本質令人疑惑的地方，現在又找着理由了。法國的法律家，巴黎大學法科的主任，拉爾落得先生 (Lapradelle) 就曾經提到：國際法教授拉白拉戴耳先生 (Lapradelle) 他曾在巴黎和會中工作過，知道內容處處以「威廉第二的犯罪責任」為基礎，又在其他的理由中，找出有證據的一封信所謂「匈奴信」(Hun Letter) (譯者按：匈奴這個字本是指匈奴，一九〇〇年威廉派兵侵中國，曾借以喻德國兵，此處的匈奴字想係表示勇武的氣概。) 這封信說是威廉寫給弗蘭茲約瑟的，內容有這樣幾句話：

「我的心流血了，要以火和刀來蹂躪一切；卽是一樹一屋也不讓他留存，祇有拿這種恐怖的行爲，纔能滅法蘭西落伍的民族，戰事可於兩月之內結束；我若顧慮到什麼盛行的人道主義，則戰事不知道要遷延若干歲月。」這封信中這種自由的捏造，當人家一考慮這封信的造作者，該是多麼驚訝；造作者的本意，希望一個國家，使他的心理意識，相信在一種文件裏生出這樣小的心理上的機智。四月十三日的黃皮書中之有名的「關於德國軍隊增援的正式與祕密書」，說是魯登道夫的工作，這也是一種明明白白的捏造。

俄國政府的作僞被過激派的刊物披露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七日祇發表了七十九宗文件；現在有二百零八宗已經昭告於世。大戰爆發時所公佈的文件有四分之一是假的，尤其是彼得堡的薩佐諾夫和駐巴黎的大使伊爾斯爾斯基兩人間來往的電報。其意在使德國好像絕對的要戰，實情德國是極力不使衝突的範圍擴大，並且他的戰爭是有條件的，不是絕對的；更進一步，將足以引爲對法國和俄國開戰的真實原因之口實都抑而未露。俄國自己戰爭預備的報告，卻縮至極小；奧大利的則誇至極大。

最惡的說誑者是柏耳喜托特。六個月前，他在紅皮書中對奧大利的人民發表六十九宗文件。四年後，革命時有三百八十二宗披露了，這還只是「附錄與補篇」而已；這裏面包括戰罪問題的最重要的材料。不能核對之柏耳喜托特的六十九宗文件內，九宗是未曾檢定的，十二宗是不能假造的，因為其他國家是知道內容，十宗是正確無訛重製過的。三十八宗，差不多佔三分之二，是捏造的。

在這些假造的文件內，我們可以特別注意下面的幾種：

第六號文件內，駐柏爾格刺德的公使這樣的寫出『此時是最好的一個時機（就戰爭說）國外與國內的政治情形都有很好的情景與很好的機會——差不多是我們這一輩能夠看到的最後機會。』紅皮書中刪去了這句無隱諱的挑撥語。哀的美敦書和註解提早兩天日期（與柏林的相較）幫微呂的言論有利於奧大利的地方會重印過（第十一號）但重要的增補，『司法大臣自然在外交政策的行為上無勢力』是刪去了。

第十三號文件內，巴黎內閣在俄國的哀的美敦書以前發表的警告書也刪去了。塞爾維亞動員的報告是與各電報中摘錄出來之斷絕國交的報告連在一起（第二十三號和第二十四號）這樣

子排列其意是想叫旁人明白塞爾維亞的動員使與大利斷絕國交，而事實卻正相反。

第二十八號文件內，從彼得堡來的一封信，日期是七月二十六日，最重要的結尾語沒有了。結尾語所包含的是從德國軍事隨員那裏來的下面的證據：『我有一種大不安的印象，相信和平的願望是真的……情感的暗流：德國方面，儘撤希望調停。』

薩佐諾夫的許多和平建議，就是七月二十七日那一天的建議，建議中有義大利王（換句話說，仇敵的同盟者）要調停的話，在第三十一號文件內都刪去了。

柏耳喜托特賦他的駐柏林大使以全權，叫他替他宣言：『無吞併領土之心』第三十二號文件，但最重要的增補，他「不從事有束縛性的戰爭」是刪去了。

第三十八號文件內有兩行證明葛黎的和平意見又刪去了。

在一封寄給柏林的電報上（第四十二號）康拉·豐·黑會道夫的名字，在原稿上是有，在改正的話語上卻抹煞了；實情是這樣，二十八日那一天，即在俄國動員之前，他曾經要求『奧匈帝國與（觀察全局）德國應立刻並竭力採取相對的行動』七月二十八日從雲取來那裏來的一封信，應負罪

責的電報也一齊刪去了，因為這封電報表示柏林拒絕英國的調停，柏林將調停的建議書轉到維也納，祇是一種形式而已。紅皮書中柏耳喜托特的答覆，與後來所發現的，恰恰相反。

那時七月二十八日柏特曼的警告，包括英國威脅的暗示，（第四十四號）是改竄了。第四十七號文件內包括八處改竄的地方。駐彼得堡的奧國公使有一封電報。電報中說羅擊、柏爾格、刺德的事，在薩佐諾夫方面所生的重要影響全抑住了，正如俄國動員的聲明書（此舉因應羅擊、柏爾格、刺德而起）沒有進攻的意志。

第五十六號刪去了薩佐諾夫的宣言，宣言謂動員的意思還不是戰爭，並謂他因鄭重的談判他也覺輕鬆了。

八月三日，德國政府送一封節略到國會去，節略內包含三十號文件和七號補錄；一九一九年當「真實的德國公文」被革命政府披露的時候，數目忽增到七百以上。若我們丟開那七件補錄不管，祇注意那三十號，在這上面勿須乎爭論，內中的七種放在一邊，當作無假造嫌疑的，因為敵國都知道他們的內容。其餘的二十三件是在易於偽造之列，政府偽造的十八種，這十八種的全部與德國負一

部份的戰爭責任有關；意在隱瞞國民是顯然的。在偽造的文件裏，我們選下面的幾種來說明：

證據書第一號，包含反塞的通電，日期後境，由七月二十一日改爲七月二十三日，以隱瞞德國政府，縱在知道維也納的哀的美敦書原文之後，仍假裝並未先敵國見到。

證據書第十八號，是在彼得堡的普魯士將軍來的一封信，日期是七月三十日，最要緊的句子刪去了：『我有這種印象，他們在此地動員，是恐懼欲臨的事實，毫無侵犯的意志，現在並怕由他們生出什麼問題。』

證據書第十一號，駐彼得堡的德國軍事隨員說的最後一句話：『相信和平的願望是真的，』刪去了。

證據書第二十四號，德國對俄的哀的美敦書，結論中的重要句子，表示俄國相信德國已經動員的話，是刪去了。

證據書第二十七號，偉偉阿尼對於哀的美敦書的回答，他希望英國出來調停，兩主要交戰國聽命於道理的話是刪去了，因而表示一種相齒拒絕的印象並德國宣戰的難免。

尤要者，與維也納往來的可負罪責之文件都剔除了。德國的外交家們以令人欽仰的技術，祇在緊要的七月完了之後顯露出來，事實上，祇在八月一日那一天，僅僅是為欺騙他們自己的人民，他們政府的一切錯誤和由外國政府來的一切警告都省略了。德國的讀者或編者不能知道柏耳喜托特的罪惡，柏特曼的懦弱，威廉的空白支票，葛靈的調停企圖，愷撒的人民所知道的只是沙皇的奸詐，愛德華爵士的狡猾，俾偉阿尼的拒絕。所以一般的小民，甚而自由黨人或社會民主黨的議員，祇能說：『是的，我們遭受野蠻的攻擊！起來抵禦侵略以保衛我們的祖國！』若德帝國政府在八月三十一日祇發表一部份的緊要文件，德國社會黨人在四日一定極力反對戰債。一辯明這種預先的事實，政府之在白皮書中作偽明矣。

在俄國，在這與奧國同負侵略責任的另一國家，危機的前一天，工人的反抗已達於頂點，宛若預知的一般，因為他已潛滋數十年了。據說罷工者有十五萬人。七月中旬，食品的價值在兩大城市附近已漲到三倍。輪軌的交通都斷了，小規模的兵工廠關門了，鐵路壞了，電線砍了，就是被武人包圍的內務大臣遲到七月二十八日還說：『戰爭在我們民衆的深心中絕不會普遍的。』

但不許任何政黨演講或印行他的意見。所以動員找着工人們在那裏含怒而視和緘默無言。那天早晨，他們立在小紅佈告的前面，這種佈告貼得矮矮的而很清楚的，很像罷工的傳單。皇上命從軍的命令。那時有一人走來了，在他們的帽子上插了帽章，現在他們就是已經標誌的人了。其餘的人或自動或被武力都散了。在工廠中，他們輕輕的一個警告一個，不要口出怨言。他們的本能進一步的告訴他們，戰爭必引起革命。

其他的無數人向蒼天呼籲，微臘 (Vilna) 地方，新招的兵都躺在地下，拒絕裝在牛車裏而去。卡爾可甫地方 (Charkov) 一整天他們不敢令罷工者穿制服；亞波 (Abo) 地方，新兵一得到他們的制服，趕快賣掉他們的鞋襪內衣等物並立刻的逃跑了，所以三十一「可培克」(Copeck) 一百可培克等於一金盧布，可以買到一雙軍靴。

但俄國裏面有一個集會地方未關門，站在門口的哥薩克兵，不但不打走進來的工人，並當他走到的時候向他行敬禮。這一所集會的地方就是俄國的國會。國會裏面在「愛奧尼亞式」(Ionic 希臘的一種圓柱) 圓柱之前，宮廷，貴族和佩戴勳章的人，都於今天擠在通風的皇室席上，有忠忱與好

戰的演說；隨後有一位禿白頭髮的人，堅決的神氣，要求讓他演說。「我們不能像其他各國的人一樣自由的演說。政府所恩惠於人民的，不是大赦，祇是苛稅。工人與農民，強壯你們的精神；聯合你們的力量，當你們已經保衛了你們的祖國時候，解放你們的祖國吧！」

演說的是克倫斯基 (Kerensky)，他也投了贊成戰債的票。他也相信俄國純粹自衛的良心，或他自己不得不這樣的相信，毫不隱諱的，這是公開的鼓動革命！三年後他將要到此處統治，現在在「愛奧尼亞式」圓柱之間向他厲色，睨視的人，那時他們將要對他咬牙切齒於「地獄或異域。」但更激烈者是下一個演說者秀斯濤甫 (Stusov)，他代表社會黨人和五位過激派說話。他拒絕投贊成信任戰爭的票。「我們的心理與我們歐洲的弟兄們是一致的。我們不能避免這次帝王的戰爭，但我們要使這次戰爭終止，這是野蠻性的最後一幕。我們人民來完成和平，不是你們外交官們！」我們是在俄國——這位陰沉的人，當他離開講台或議會後，不怕喪失性命嗎？誰在外邊阻止大公爵不要殺他？他從比較自由地方的講台上，放出過類此的聲音嗎？

這一切都不管，過了沒有幾天。國會的議長向法國大使說謊話：「戰爭忽然終止了我們的一切

內爭。「杜馬」中的一切黨派祇有一種思想，抵抗德人。自從一八二二年以來，俄國人民向來沒有這樣的愛國情緒。」

英國方面，自由黨政府不是大步邁進戰場是溜進的戰場，整個的勞工黨社會黨人比較能夠方便行事；反對戰爭者，其程度之參差，雖有五種不齊一的派別，但整個的勞工黨起先是高呼反對戰爭的。社會黨有一種很好的信譽，說他的宣言是歐洲中作得最好的；不是一種「號筒的吹噓」而是一種真理；不是一種情感，而是一種意識；一篇傑作！

打倒戰爭！

大不列顛的工人，你們與歐洲的工人沒有罅隙。他們與你們也沒有罅隙。罅隙發生於歐洲的統治階級之間。

不要拿統治階級的罅隙當你們自己的！

德國的一百萬勞動組合份子和社會黨人對戰爭已經提出抗議。

不要遺棄他們！

大不列顛的工人，我們的政府雖宣佈戰爭，而我們與法俄有組織的工人聯合起來，我們宣佈和平。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立定脚跟，國際團結（International Solidarity）的旗幟比不列顛的日耳曼的，法蘭西的，奧大利的，俄羅斯的，都偉大些。他飄飄於一切之上。

你們爲什麼加入戰爭？從戰爭中你們得的什麼戰爭？對於你們的功績在那裏？上一次的戰爭——「布耳」之戰（Boer War 爲爭南非的殖民地與荷種農民開戰）——於你們有什麼益處？二萬工人死在戰場。你們爲那一件事，每年仍然付給一千二百萬鎊的糧食稅。南非洲工人的狀況比前更壞了，富足的礦主單獨的得着利益。

工人永不能由戰爭得到利益……

這是統治階級的戰爭。但統治階級不親自打仗，他們要叫你們去打仗……

工人們，即在此時，若你們是願停止這次恐怖的災禍，你們就能停止他！沒有那個政府能夠繼續的戰爭，若他的人民是這樣的用力氣說：要求和平。

這樣的說吧！

你們無數的人一齊說吧！到街上去遊行並喊出這句口號。在你們的地方上和市場裏聚積起來，共同的呼這種口號，到處去說這一句話……

打倒戰爭！

他們到處說這一句話；星期日的下午，他們有幾萬人聚在一起鼓噪，他們的旗幟飄搖於上，此時的英國還無一人禁止市民說他所感想的話；還無一人阻礙羣衆不要聽他說話。全歐洲中，除英國外，常這幾天，集會講演都沒有了，新聞紙上也沒此類的記載，天下了雨了，納爾孫的紀念碑消失在濃霧裏。紀念碑之上，納爾孫(Nelson)的幽靈在那裏飄蕩。這正是他們所要驅逐的戰爭英雄之幽靈。年老的哈第站在台階上講演。羣衆點頭吶喊，但秩序井然，真真不失爲英國人。

那時有幾百青年走到排耳·瑪耳(Pall Mall)來，內中有些是法國人——可以由他們的呼聲中聽出；各人所執的國旗在雨中撲擊；現在他們約有六百人，內中有幾個要講演，工人卻出來干涉他們，將他們拖下台階。當工人們對於韓德孫反對戰爭的決議喝采的時候，戰爭的遊行者在德國

大使館的門前高喊：“*A. bates Prussiens!*”（意即打倒普魯士），他們又前進到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國王未立在窗戶口，因為現在他們正唱馬賽歌（*Marseillai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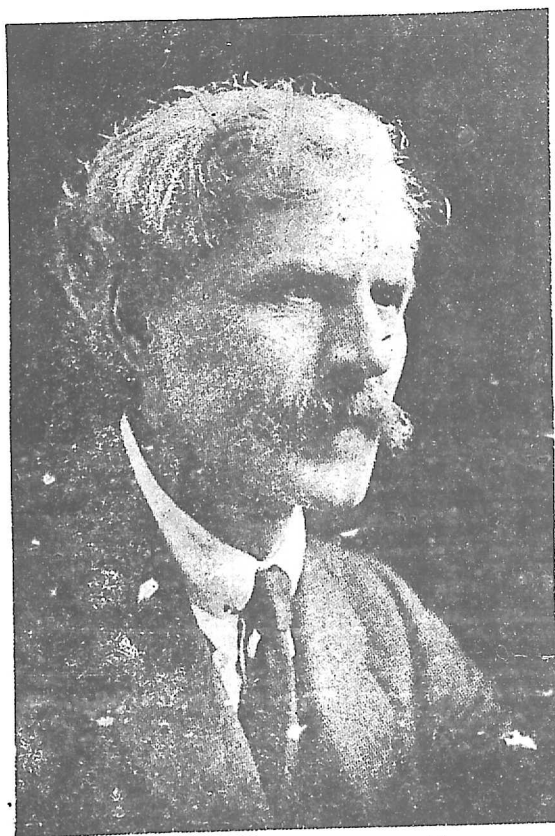
一星期後，一切都改變了。社會黨人的大多數現在贊成招募自願兵，不久費邊社（*Fabian*）英國研究社會主義的一種組織，也加入了，社會黨中之最激烈者，獨立社會黨人，再不約束他們的同志反對戰爭。祇有很少數的人方正自守，仍不腐化。麥克唐納爾以高貴的勇氣寫道：

『我們不是爲比利時的獨立而打仗。我們之加入戰爭，因爲我們是三協國裏面的，因爲外交政策若干年來是仇德的，因爲那種政策締結在產生聯盟的祕密外交上，其目的是維持均勢。』

這次巨大變化的理由是比利時的被攻擊；現在他們又覺着他們自己是歐洲的警察，大陸上的保護人。

布魯塞爾應當屈服。

街上仍有無數羣衆遊行的回聲，馬戲場中仍沖滿了灰塵和熱汗溼溼的羣衆之呼聲和喘息，若累斯在這中間懇求和平的名字。星期六，聯合委員會（*Comité Fédéral*）叫男女民衆參加下星期一



Rt. Hon. Ramsay Macdonald
爾納唐克麥領首黨工勞英

的大遊行。

但在星期那天一切都消滅了。三天內從七月三十到八月一日，比利時的命運深深的充滿了恐怖的急流。樊迪文昨天曾在馬戲場中統治羣衆，今天則進出於內閣之間。在內閣的屋子裏，他擔保，若德人之威脅的侵略成爲事實，他的黨必贊助政府，並承認他自己也加入政府裏面來；在市政廳裏他起草明天的宣言：

『我們社會黨人是不負責的。今天災禍已經來了，事變的惡力以唯一的思想充滿了我們；不久我們要抵抗侵略以衛祖國。那時我們當以加倍的力氣去打仗，因為我們要敵對軍閥的野蠻性以捍衛我們國家的生存……但雖在最黑暗的時候，不要忘了我們是屬於國際的；仍持以親愛，保以仁慈，其態度要與我們保存領土的本心一致。』

第二天，社會黨的機關報直呼求他的讀者自願的去從軍：『爲人道的觀念而死，較俯首於匈奴和汪達爾民族（Vandal）的法律之下好多了。』

巴黎是完全靠民衆的決定。

德國的黨是最大的，但他仍如四十年前一樣，現在是絕對的反對政府；宣佈總罷工祇在國際的與國內的戰爭之間選擇，法國已經見過許多社會黨人的政府，內閣總理偉偉阿尼和年青的內務部長馬耳微，雖說已有幾分中產階級的氣味，而不久以前還是社會黨人，這是實在的，他們和人道報（Humanité）各以極相反的派別互相攻擊，他們的範圍雖已接觸，但他們個人間卻不是仇視的。充滿了激烈首領的社會，軍隊和貴族，都會飽飲過他們的著述；他們的培養是混合的；沒有一人是純粹而可視為合法的，也沒有一人是混雜而應當見棄的。當這幾天，反對的首領在巴黎仍彼此互相接近，這是有益的結果；因為在大城市裏，階級的懸隔是很寬的（因為他們住得很接近），平常要求瞭解之不可能，這完全是因為在極端派之間；如同在克雷孟梭（Clemenceau）與勒羅戴耳（Randaud）之間，報復與友誼之間。

國家的首領離巴黎還遠得很；後來普嘉賓看見法國的海岸，在丹刻克（Dunkirk）坐了他的特備車，趕快的回巴黎。當他在星期四正午到車站的時候，如勝利的大將一般，有許多陸海軍將官，國會議員，學者，詩人，來歡迎他。但在這一切嘈雜之中，總統的眼睛祇與伊斯服爾斯基的眼睛和英國大使

的眼睛互視着，他們與他默默的握手。外面的羣衆將北火車站（Gare du Nord）緊緊的圍着，花旗幟的呼聲，歌，都有一位海軍大將從他車子裏伸出頭來，向癡狂的羣衆，說下面幾句意味深長的話：『要寂靜！沉默的時間可以對付一切。我們不能命令天意，但我的心告訴我，時間一到，法國就預備起來！』

第二天，若累斯同其餘的百餘人到了同一的車站，也是同一的激昂情形中被歡迎，他不是從沙皇那裏來的，祇是從親如兄弟的人民那裏來的；如總統一樣的急欲到巴黎。兩位首領同他們的朋友和他們的仇敵開會議。若累斯仍充滿了布魯塞爾羣衆的熱情，仍被他的德國同志的誓言所深感，會於昨天作過這種宣言：『社會黨高聲的宣佈，法國的命運祇有法國能處置；於令人驚駭的掙扎之中，經過祕密條約的和世人不知之義務的專斷行爲，她不被陷於任何情狀之下，他必保持他的行動的完全自由，能夠努力贊助歐洲的和平……而俄國若不降服於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責任就宣佈我們祇知道一種條約：這種條約將我們與人類團結一氣。』今天他是非常的焦慮；將要發生什麼事？此處，似乎，就是最忠心的同志也在談論被德國攻擊的可能。

三十日的晚上，在巴黎和其他各處的六大會議裏面，他們告訴羣衆的口號：大罷工與和平！在抑

制的心情中，若累斯作第二天早晨的文章。今天早晨所發表的是他在布魯塞爾作的，似乎仍浸染了完滿的自信。

今天晚上，在從柏林來的恐嚇之電報和巴黎的壓制之震動之間，他第一次講到德國的進攻，雖然他所說的話不一定是真的。今天，危險不是在內閣裏面，但是「普遍的神經緊張和忽然的衝動產生了恐懼……所以，沉靜，理性！星期日都邀到瓦格郎議事廳（Salle Wagram）去，在那裏必有決議通過。不息的行動，精神的警策；這些是理性的警備地。」一種陰沉沉的靈魂，怕屈服於強迫之下；就是昨天這個靈魂還到處輕蔑的嘲笑犯罪者，今天他勸旁人沉靜，這種沉靜逼迫他覺得，他遲延最後的決定，在尚未令羣衆發生困難的問題上保存一種類乎政治家的緘默。

第二天當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若累斯代他的同志與政府討論關於保持和平的可能。這一次的晤談，（其內容就是到現在世人還未明瞭）似乎已經鋪好了彼此瞭解的道路。

爲什麼？

與他的德國同志一樣，他感覺到就是工人也要反抗攻擊以保衛他自己和他的家屬。但尤要者，

若累斯要監視那些關員們，他們已經預備好了要出諸侵犯邊疆的態度，但他們卻是借題發揮，滿口胡言，（若累斯得着政府的信仰後，他對於政府的幫助是極有價值的）在緊要的時候他就向他們喊道：『你們說說！德國人一步也未動。你們祇要丟開可惡的沙皇就能停止德國的武力，因為亞爾薩斯（Alsace）的原故你們激怒了他們！』我必須（他想）以常識、威嚇和狡計教導我們的德國同志，舊式憲法禁止他們有直接的行動；那時我們或者可以避免似乎難於避免的事！

涼血與理性！他覺得今天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他趕快的從患戰爭病的內閣回到人道報之和平的公事房裏。『明天早晨我們拿什麼告訴羣衆怎樣解釋？』那時從布魯塞爾來了電話一位德國同志正向巴黎走來。興奮，新希望！

黃昏以後，他們離開辦事處去吃飯。他們未看見等在大門口的青年，但是他看見了他們並跟着他們。孟馬託路（Rue Montmartre）新月咖啡館（Café de Croissant）他們坐在常坐的地方，一張舊沙發放在兩窗的中間。天氣炎熱，窗子都開了；夜色沉悶，小窗簾軟弱無力的垂着。若累斯是很興奮的，希望明天德國的來使。

那時一隻手伸進窗子來，扯開窗簾。無一人有看這種情景的時間。鎗聲雨響，個個都撲到地下。但若累斯倒在窗子邊的沙發上。他們將他的大塊的軀體放在兩張大理石面子的桌上；他以他的手作出可憐無力的動作，從他的頭上湧出血來，不過一分鐘他們已經看見若累斯的頭腦在那裏扭擰。他是無知覺了；他們以飯單圍住他的頭。醫生們搖首表示無望了。十五鐘後他就死了，當一輛馬車載着慘然流血的屍體回家的時候，成千成萬的人已經擁塞在街上。Peter Patrino（意即國父）二字，他們的不言語的心中已經感到了。許多人涕淚縱橫，半夜時這個消息傳遍了巴黎。

徵南(Villain)殺人的兇犯，僅僅免掉了因私刑而致死地，一位年輕，面色蒼白，性情沉靜的學生，外貌或風度上，語言或態度上，毫無狂惑的跡象，看起來像一個書記，他的父親是一名城市的記錄，他在罪人席中說：『我決心殺這個反對三年兵役的份子。他是於法蘭西很有害的；我原打算在他的公事房門口殺他，但不能夠。』或則是他不能忍受這個偉大人物之鎮定的光銳？一張帷幕從他那裏遮住了他的祖國的仇敵而給了他的勇氣。

「國人！一件可怕的暗殺案發生了，用以點綴法國講台的大雄辯家若累斯先生遭了怯懦樣式

的慘殺。我致敬禮於這位社會黨人的墓前，他爲偉大的事業而掙扎，在這幾天他以政府的和平職志贊助政府的愛國態度！這種佈告於第二天早上用很大的字體貼在巴黎的各處街角裏。這是黨的一種伸訴嗎？這是政府自己的行爲，領頭者是偉偉阿尼。他們確是記得，不幾天以前，這位死人爲他的祖國有過這幾句話：『法國是人類天才和人類進步的一座寶庫，很不宜於普羅階級去破壞這隻人類文化的寶舟。』

普嘉賚因這一彈差不多使他很覺舒適了，他寫一封信送給若累斯的寡婦，抱仇視態度的報紙說：『一種政治罪惡的大禮物，他差不多始終如一的吐出反對法蘭西的聲調。但恰在目前，當危機的時候，他似乎變更他的態度了。』

這是假的曙光嗎？他死在七月的最後一晚；決定歐洲運命的八月一日之先一晚，從德國回來不過纔大半天日子。或則一切的事都依賴那未來的談話，在談話中意見相同的兩少數派希望彼此互相加強勞力以變成多數派。那時或永不致於什麼事都依靠人格的力與才，以勇氣感動他的恐怖的朋友，以恐怖感動他的勇敢的朋友；他的死，就是憎惡他的政府，像安忞尼 (Antony) 一樣，在巴黎的

會場裏，也不勝悲悼。

這次暗殺比塞爾維亞人鎗擊哈布斯堡遲五星期。兩位年輕的國家主義派，因信仰而發生行動，擊殺兩位領袖，這兩位領袖他們視為祖國的仇敵。但是他們的思想 and 幻影如他們的名字一樣不同：一名 *Princeip*，一名 *Villain*，一為良心所驅策的，一為惡魔所主使的。拉丁文中之 *Princeop* 和 *Villanus* 即 *Princeps* (王子) 和 *Serf* (奴隸) 之意。打破數百萬被壓迫的斯拉夫人民之年代遠的桎梏，那是一種偉大的目的。為亞爾薩斯和洛林的原故重新與德國戰爭 (亞爾薩斯洛林地方之人口是混合的，同情是捉摸不定的)。似乎是很有問題的一件事。這一方面有四千萬人 (譯者按：指法國人而言) 那一方面有六千萬人 (譯者按：指德國人而言) 互相交戰，其目的是於交戰的結果將那可疑的一百五十萬殘餘的人民 (譯者按：指亞洛兩州的居民) 從這一邊移到那一邊——「這件事是不是真真值得呢？」

第一鎗解開了運命，第二鎗移去了最後障礙，但普麟栖拍當他的犧牲者被忘了的時候即成為民族的英雄。誰還記得徵南，但是他的犧牲者之活勢力越過越顯明了，由他的例子，各國的無數人民

爲他們自己作成了一種自由的象徵。

第二天那時德國在彼得堡發表宣戰書；當四國進軍彼此作殊死戰的時候，若羅斯的同志和一位比國人同德國人坐在波旁皇宮（Bourbon Palais）此處的迴廊之下正在極力詆毀德國；下等階級的六位朋友，三仇國的公民，考慮如何設法停止皇帝與總統的軍隊。事情原是可能的和善意的，但惡勢力太大了，現在已經完全無望；所以從他們的靈魂裏飛不出火花般的機智。他們祇得俯首於他們要鑄造的武力環境之前，放棄大罷工，祇商酌關於戰債的事。這是什麼道理？他們的政府的誑語，除相信外，他們又怎辦呢。

德國人堅定的說，他們在柏林祇討論拒絕或迴避。法國人宣稱，若德國進攻，沒有一個法國人能夠拒絕他的國防費。在柏林和巴黎兩地，爲禁止投票的事發表一篇同樣宣言的意志是打破了，「大抵因爲電報的交通已經斷絕。」

在這次正確而悲歡兼陳的聲明以後，德國人離開了巴黎，兩方的黨保存行動的完成自由。首領們在巨大的集會裏，指出他們的政府如何努力和平，以維護他們的愛國態度。他們與一七

九三年的前輩一樣呼出革命的口號：『對於平民和平，對於王公戰爭！』但是他們正如平常的法國人這樣的完結他們的演辭：『爲着祖國！爲着共和國！』他們要衝向前敵，抗德以衛法；他們的感情恰如他們的德國弟兄們的一般，德國人所想像者是他們爲防衛他們自己纔抵敵俄國。不是，這些都不是背信賣友之人——他們全體不過是被人家賣了。正如一位俄國農民並無仇德之感。所以德國的市民或工人也無一人稍具抗法之情。在兩國內都是一樣的情形，很少數的人將國家誘入癡狂的幻想，以爲西面有可憎惡的，有可克服的。

一位羅馬尼亞人描寫這幾天羣衆的地位有幾句很警策的話。塞爾維亞人，比利時人和法蘭西人（他寫出來的）其行動既是自衛；他們是不得不保衛他們的國家；但其餘的人，戰爭一宣佈，有什麼事，祇有一口頭上咒罵戰爭，並宣言在和平宣佈以後誓必反對戰爭，加入戰場實是不得已的辦法，變作軍士實是痛心。政府仍有勢力使我們演手足火併的悲劇。』

第十四章 崩潰

歐洲已如火般燒起來了。雖然，任何內閣裏發不出純粹的火焰；就是在最後的時候，他們用以鼓勵人民的恐懼與憎惡之手腕，他們還沒有公開的作過。雅各夫不是感情主義者；一切的詭言都丟開，他向英國大使果陝說：（於德國的最後拒絕之後，果陝去要八月四日離境的護照。『我們必須以最快最易的道路打進法國……行動的迅速是德國的良策，俄國強處是軍隊上有繼續不斷的供給。』

關於戰爭的慘事，他同剛朋有一番空談；本來這種戰爭的慘事，他們兩人的命中都未親身經驗的。這位法國人說：『當先輩既去，後代繼來的時候，後代尚未經過戰爭的慘事，並急切的要嘗嘗戰爭的滋味——這種滋味大約每四十年必有一次——人類於是有戰爭來訪問了。這就是世界的道路。』在舊式客廳的喜劇裏，也是一樣的諷刺方法，扮演人常向哭啼的女子說：'*Ost la Vie*（這就是人生）。

同日的晚上，德國宰相與英國大使兩人間的談話並不爽直；事實上，在這種歷史上的時候，兩方面的說話之多真是少有。

願犧牲一切以求避免戰爭的柏特曼，知道自己的柔弱陷害了自己，現在可是太晚了，他以道德的憤激口氣說：「這好像是從後面打一個人，那時他正為他的生命抵敵兩個攻擊者！」

果陝：「我們為我們的光榮正從事於生死關頭的掙扎；這種光榮就是我們曾經鄭重的擔保衛比國的中立。」

柏特曼：「但是出的什麼代價呢！只不過是為的一個字——中立，這個字在戰爭的時候常被人所忽略；祇不過謂一張紙屑，英國要與一個親屬的國家開戰，這個親屬的國家除願與她作好友外無他意。我的一切計劃，都崩潰了！」

「紙屑」這句話之諷刺性，比英國人的關於光榮之措詞，來得真實些。果陝與其公開的說出英國在比利時之利益，現在倒不如用一種浪漫的語式：「這」他說，「是這齣悲劇的頂點。我們國家的關係正在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親密的時候破裂了。」當他辭別的時候，這就是象徵兩國的破裂，他說

出這一切的事祇不過是各國內閣的戰爭；不幸的，雖然我們努力以維持俄奧間之和平，而戰爭仍然是發生了，並將我們也帶到這種情景中來，這種情景……我們不能避免……這樣子不幸的使我們與我們的故友分別。你可以明白絕無一人比我對於這樁事還抱恨些。」

法國人和英國人就在這種缺乏真實理性的普通抱歉詞之音調中離開了柏林。

唱開幕戲之柏耳喜托伯爵，現在又有意終止了。當他觀察柏林與彼得堡之間的一切情形後，他覺得所理想的時機又到了，以便選擇於兩國內閣之間。梅特涅的徒弟，遇見了這種選擇的機會，並不躊躇的決定向俄了！七月的最後一日，當柏耳喜托自己所惹起的德俄之破裂變成事實的時候，這位維也納的伯爵即在此時頭一次的又笑起來了，與既往的神情一樣，渡過尼瓦河（*Niepe*）忽然的與人家開起「談判」——這種談判葛榮曾經努力過一禮拜而未成功的。現在柏林第一次看見的奧人家開起「談判」，替爾匹次這樣的寫，「問奧大利他是否與我們共同對俄。毛奇向我說，若奧大利退出，我們必被逼與人家締結犧牲極大的和平條約，這真令我驚嚇。」

尼伯蘭根的營幕內有了這種變卦，敵人當然是很大的歡喜。他們希望在最後的時候從柏林方

面分開維也納。第一天當德俄已經互相射擊的時候，忽然趨向和平的柏耳喜托特，以「友誼的態度」與俄國大使談判關於俄國的事。俄國大使悲悼德國的戰爭之愆，並以尖刻的話告訴他：「誠然，我們兩國之間，除很大的誤會外，什麼也沒有。」柏耳喜托特自己找不出話來偏袒德國，其實德國還是他誘入戰爭的，不管是現在與俄國大使談判或以後與法國大使會晤，他總是抱怨愷撒威廉。

同時如下雨一般的電報從柏林到了維也納，以極其公正的言詞，堅持應付旁人已經計劃的戰爭。與意大利的對俄宣戰，以新奇複雜的官樣態度，好使人家有這種印象，以為維也納之加入戰爭是被柏林逼成的。

但為何與法國破裂？為何與英國破裂？過去的長久時間中，英奧之間的文化與商業關係極切。許多的德國人已經陳屍戰場，所謂的是那位被暗殺的哈布斯堡之較大的光榮；而柏耳喜托特伯爵仍謙卑的每天接待他的盟友的仇敵。這真是可憐，法國人這樣子認真的應用政治；維也納雖未見到法國要與他破裂的道理，而法國人確是十分的想與他破裂！法德開戰後一禮拜，法國人問維也納，奧與利是否派兵到亞爾薩斯。柏耳喜托特憤激的不承認。誰能怎樣的疑惑他這種行動？而德國人現在卻

於中立國家散佈流言，說他們無論在何處打仗一總是與奧大利一起。於是杜美老先生在維也納一天比一天的急迫；他又提出他的問題得到新的保證。最後他簡略的說，奧大利的軍隊已移於西線，他要他的離境護照，奧國的外交部十分的抱歉。祇有維也納的市長這樣的想：『若法國決定要打我們，那末我一定給他們一次教訓！』同日的晚上，他在市政廳的洋臺上呼喊：『巴黎起革命！總統遭暗殺！』

同時，英國大使也是仍然太平的在維也納，奧大利大使照樣的住在倫敦。當里企諾夫斯基親王離開倫敦的時候，他的與國的大使送他到車站，歡樂的宣稱他希望留而不去。誠然，他又在那裏待了九天；他想打密碼電報是不能的，而他與葛鑿在分別諒解的形式上開過幾次談判。

『我們兩國之間避開一切的仇意不更好嗎？』孟斯多夫這樣的問。『兩大強國，各從其團體中抽身而出，彼此仍親善相處，這不是極有價值的願望嗎？』到了最後，報紙請他走的時候，敵人葛鑿向他說：『我希望你不要引以為爲辱。』洛茲柏立(Rosebery)勳爵訪他於大使館，向他訴說俄國的盟友，並預言這一次的把戲，英國將幫助沙皇統治世界。

同時，柏耳喜托特伯爵從柏林方面收到懇求的電報：『在地中海的德國軍艦需要與意大利的幫助以抵敵英國艦隊。』這位可尊敬的盟友又想避免直接的答覆，柏林於是又來了最後通牒：『在五天之內必須對英宣戰，八月十二日是最後的一天。』

『這些普魯士人該是多麼兇狠！』柏耳喜托特這樣的想，仍希望設法逃出這次困難。但是八月十二日一天近一天，英國人以他們的通常禮節，助維也納脫離困難；他們將孟斯多夫送回家來。

第二日的早晨——這是八月十三日，當作與意大利的副手始加入戰爭的德意志已打了十四天仗了，損失極大——英國大使去訪柏耳喜托特，柏氏『以向來的那種慙歎禮貌悲悼前途的運命』，即此將兩位好友送到戰場互相廝殺。當他們兩位覺得無話可說的時候，祇得各依着運命去走吧。

本生，『帶着情緒的聲調，』回答：『我們總找不到衝突的理由。請閣下向貴國君主代達鄙人之謝忱，過去的八月中，渥蒙優待，心實至感；並盼代述敵國皇帝十分敬仰貴國君主，希望大不列顛與奧匈帝國之間的不幸戰事不至遷延歲月。』

柏耳喜托特：『貴國與敵國，無論在政治上道德上，都有自昔相沿的同情和彼此的公共利益，故

國交極端親愛，而現在以干戈相見，思念及此，使我真心亂意煩。唯願鄙人能與閣下具同樣的希望，這次最不幸的戰事不至遷延歲月，舊日的關係可以立刻恢復。」

第二天與大利的與英吉利的水軍，各在他們可敬的統治者的旗幟之下，互相擊死於地中海上。他們即以此引起各方人民的欽佩。從今天起，千百萬的人民被他們的在上位者逼而互相憎惡，大多數也真實的相信他們是那種情形；罪惡之徒所造出來的這種憎惡心理，將要深入這次從軍者之兒輩的腦海裏面。大戰的四年期間，子送其父或父送其子赴疆場的時候，莫不以打倒敵人爲祝。但受天命的皇帝和君王，由他們的官吏，各使對方相信他們對於這次意外之變該是多麼難過，並同時各祝成功。

舊日的君主莫不身先士卒，以英武的決鬥定戰事的勝負。現在，他們卻先逼迫他們的和平百姓發生憎惡，隨即驅策他們走入戰場，而稱之爲「愛國」，司令部則平安無事，雙方的士卒卻是相等的死去了數百萬；於是他們又站在和平的地位，希望早日恢復平常的關係，其實這種關係還是他們隨便破壞的。

兩星期後，當布魯塞爾已在德國的統治之下的時候，可憐的奧大利絕無選擇的餘地了，到此也祇得走最後一步，對比宣戰。

當最後會晤的時候，據官家的報告，流淚者有五次，而流淚之原因卻各不相同。羅馬尼亞王加羅爾在齊林伯爵 (Count Czernin) 來見的時候流淚，這位高貴正直的統治者之誠實的眼淚是由於驚愕。帕細士在尼西 (Nishi) 當着俄國的代辦所流的許多淚是由於快樂。果陔在柏特曼面前辭別的時候也流了淚。薩佐諾夫與潑塔萊斯流着眼淚互相斥責。這一切的眼淚都是在敵人的報告中見的，我們要曉得，外交家對於他們所應負責的國家之不幸，他們知道是不宜掬傷心之淚的。不過這不是歷史書中的話。

從國王與大臣所立的高處由搖擺的手中擲下一塊石頭；這塊石頭已經在滾了，不久它要以異外的速度向下跑去——這是一種崩潰。當起頭的幾天，各國政府都曝於勝利的日光之下，而這種日光卻永未豐滿的射在他們的身上。羣衆已被制服了，叛逆的犧牲者已是很真誠的在歐洲各都城裏呼喚和憎惡了。

維也納的熱忱真到極頂了。羣衆在消防隊的保護之下組織慶祝隊；尤金王子進行曲沿着潤格街（Ring）向市政廳唱來，市政廳的洋臺上，穿着很漂亮的女人們搖她們的手巾；一切都是美麗的，快樂的和表演佳妙的。

而此處缺乏焦點：因為住在蘇白郎宮（Schönbrunn）的皇帝，簡直如神話般，很少令人看見；沒有一人親眼見過新皇儲，數十年來大臣們都隱藏，在雲端裏，避開凡人的視線，所以人民祇有用自己的方法以慶祝這次大典。八月五日，兩同盟國皇帝，以活人畫（Tableaux Vivants）代表，在維也納的戲院裏出現。音樂城市的維也納，以她自己的歌詞，在她自己的花園飯店裏，慶祝大戰的開始，這似乎是一個慶祝的城市。

在柏林這個地方，命運的預言，即使高聲的發表了出來，也被一般的呼聲所淹沒了。籠罩於國家主義探照燈之下的羣衆情感升到極點了。尚武精神灌輸在他們裏面，使全部情景有一種進軍的節奏，「每個普魯士人之心胸因而越加憤激。」當八月一日的下午，重載的灰色貨車來到林登大街，青年工人穿着灰色而帶灰塵的工服，將一包一包的號外報紙往街上丟的時候，人民都把它當着是戰

勝的捷報而喝采，那些在工人手中傳遞的包紙仍還潮濕未乾。

晚上的時候，數萬人走到皇宮來，要見愷撒，愷撒從洋臺上向下說：

「我現在不知有黨派，祇知有德國。」一種光榮壯麗的思想，化作好像很中肯的話，在現時還具有權威，所以能得羣衆的信仰。

皇宮給與柏林的這種焦點正是維也納所缺乏的。親王們驅車市上，首相柏特曼霍爾味發出具有追憶俾士馬克的勇氣之演說——他們都在笑影中。是的，這都像勝利的慶祝。祇有愷撒一個人帶着憂慮的面孔經過街市。

柏林是在軍官的掌握之中，當最後雪敢萊抗議侵犯比國的時候，外交部用這種特殊的普魯士話還答他：「現在軍界方面有話，無人能夠干預。」毛奇受他的僚屬建議，對於外交部的政治電報要受他的節制，應當怎樣對外說話，這不是政治家的職責。武人的意志已成爲這塊土地之政治的宗鐸。

參謀本部宣佈：「我們要著重的事實，是使人家知道，我們不是因什麼無謂的託辭總佔據比利



Major General Count Von Moltke

奇毛臣大謀參德

時的領土，在這次戰爭裏，德國的問題不僅在他自己全民族的生存，並以保持德國文化和反對野蠻的斯拉夫族爲原則。」

語氣如此的一封信預備清清楚楚的送往倫敦。「若這封信不用暗碼，除倫敦外旁處也可以知道，這於我們毫無所傷。」這封信曾經稍許改竄，真是清清楚楚的用英文寫了，好像一道指令送往倫敦。這是於德國有害的，因爲官吏的驕態開始顯示於仇人的面前，並使人以爲這是整個民族的普遍情感，其實，整個民族的情感，仍與他的鄰人一樣和平。

第二天參謀本部的政治景象已披瀝於全世界了。毛奇向柏特曼說：「波蘭已起了叛亂。我們的軍隊已經要被波蘭人當朋友般祝賀……美國方面對德的情感也如朋友一樣。美國輿論對於我們所受的侮辱是很憤慨的……在印度，埃及，高加索等地發動革命，這是極重要的。外交部與土耳其訂約，要激起回教徒的宗教狂。」不是，這不是遊戲文章，公文中是這樣寫的。外交大臣並已將回教徒的標語電達君士坦丁堡：「要使高加索革命化。」

雅各夫消遊於軍人的憤懣之下，不這就是隱喻之語。他們穿着燦爛的軍服聚集在宮中的白堂

(White Hall)裏並未圍着御座，因為那張寶座孤獨顯赫的立於窗間，他們站在距離適當的地方。德國的外交大臣，在穿灰色軍服的高大將官之間，搖開他的躊躇的步子，從這一羣人裏面走到那一羣人裏面，他的尖削的肩臂彎彎的，聽人家談話又點點頭，分明是在各處找消息，他成爲各種問題的中心。俾士馬克的精神是不可見了；要好久以後，波林 (Bolin) 的含蓄之辭纔能令人明白：『一個人勿須乎要作俾斯馬克纔能阻止一切戰爭中之最癡呆的戰爭。』愷撒呪詛這罪惡的世界：『當過去幾年的緊張與混亂，那些想在列強之間犧牲歐洲人民於戰爭裏面的人們，我們該是怎樣的不怠的站在他們的最前線，這個世界就是證明者……於自衛方面，我們以純潔的良心和清白的手掌握着刀劍。』毫無疑義的，他早已忘掉了他曾經在七月五日以無條件的幫助允許奧大利的冒險事業。毫無疑義的，他覺得他的理由是聖潔的公正的，對於世界以十分充足的信義發表他的訴求書，這就是他的性格。

就在那一天下午，兩小時以後，首相向國會解釋衝突的原因，而將一切重要的成因都丟掉了。他以爲討論比利時的最好方法是出諸誠實。關於進軍比利時（德國二十年來計劃的根本），柏特曼

這樣的說：「我們現在處於必須的情狀之下，必須不必顧忌法律……法國瞅着這個機會在……錯誤——我公開的說——我們所犯的錯誤，我們一俟達到我們的軍事目的，立刻就糾正過來。無論是誰，祇要他是受了同樣的恫嚇，而且是爲着最高的目的而戰的時候，那末，他祇好在一個辦法上着想，那就是自尋出路。」這是公正的聲調——國會的喝采聲如雷震。所有的德國人都採行了這條新主義。法律教授和教堂教士也以爲然。大家承認爲法學家的柯勒（Köler）教授講出爲什麼必需不必顧忌法律的話，和特勞不（Traut）牧師這樣的寫：「首相所認可的我們的錯處，事實卻使他變成正義。」祇有極端份子打一冷噤，料想明天這種觀念將要使世界裂爲兩大集團。

德國社會黨首領哈塞，像定爲死罪的人，用一種冷淡的聲調，以四百萬德國工人的名義，投了戰債的票。他的演說的每句都是在非難戰爭，非難他正在投戰債票的戰爭：「……與我們的法國同志極端一致。我們也在想那失掉兒子的母親，失掉丈夫的婦人，和失掉父親的兒女……我們覺得我們是與國際黨諸和的，國際承認任何國家有完全獨立之權，我們非難任何勝利的戰爭。當平安的目的一達到，對方一預備締結和平條約，我們就要求戰事立刻終止。」

位在右邊的貴族黨人 (Tories) 盼望這位惡魔與那些共產黨人都逃跑了。他們今天就不能演說嗎？有什麼事記錄上再沒有旁的演說者；而有一位容貌可畏的人走上講壇。這就是李普克尼希。正如他的在此處爭鬥了若干年的勇敢父親，其勇氣好比孤獨的預言者，祇知道他自己內部的聲調，所以他現在敢——以一人敵六千萬人！但是議長搖他的長而花白的鬍子，拒絕這位危險份子來演說。因所有的黨派都同意了，李普克尼希也祇得屈服，投了五十萬萬馬克的戰債。當第二次戰債投票的時候，議員中有六人反對；再下一次有三十二人反對。

當柏特曼和俾撒在上帝和歷史的面前將德國作為侵略的犧牲者防禦的時候，法國總理偉偉晏尼在波旁宮向四百位代議士誦讀總統來的一封信。

「法國正成爲一種暴烈的和突然的攻擊之目的。……這種無可原宥的攻擊未用宣戰的形式即行發動。……我們的邊疆已有十五處以上受了侵犯。比利時和盧森堡已經被攻擊了。法國受了非理的挑釁；他是不願戰爭的。他極力避免，歐洲的自由——法國和協約國和其他友邦都是這個自由的保障者，因此他們願爲自矜的——現在是處於危險之中了。」

場中有一人所受的感動比任何人都強烈些。采聲使他冷酷；他的情緒太深沉了。這就是那位土耳其官僚頭腦的俄國人，這就是最近幾天說這句話的人：『這是我的戰爭！』他是伊斯服爾斯基，俄國駐巴黎的大使。他稱這一天『我的生命中最驕傲的一天』，他向西班牙大使說：『我在戰四年的時期已足達到我的目的。』

但這祇有在俄國，他們懂得以堂堂態度如何的真正利用這種時機。前天的下午，在這同一的時分，華麗的馬車馳過尼瓦河，穿過冬宮的門口，有五千人立刻擁在聖喬治堂（*St. George*）的走廊上。種種的情景好比什麼大典一般的顯耀，而一卻卻又是靜默的。婦女的宮服微光閃閃；他們的珠飾相映成輝。宮中人毫無聲響的走進去了。美麗的沙后，嘴唇顫動，目光下射。而他的腦袋仍驕傲的昂視。他走進廷中站在靠近堂中央的祭壇。就是沙皇似乎也有幾分象徵的樣子。教士唱了好久的應答祈禱文。沙皇默默的祈禱。

年老的郭勒米金高聲念宣言，其情景恰如巴黎的和柏林的一樣：『我們是侵略的犧牲者。』上帝又被請求作一次證人。現在沙皇立起來了，將他的手放在聖經上，慢慢的說出：

「蒞臨此處的軍官們，我在你們裏面致祝我的全部軍隊幸福無疆。我鄭重的宣誓。設有敵踪仍
在祖國的土地上，我決不言和。」

百年前這位羅曼諾夫的祖先也這樣子說過。現在沙皇握着法國大使。在街市寂靜的景况中，沙
皇走上洋台來。

數十萬人，拿着他們的十字架，國旗和沙皇的像，聚集在河的兩岸。就在這個時候，當他似乎如天
神一般被他們看起來，數十萬人好比一人都跪下了。是的，這是世界上最後的一個沙皇；子民匍匐於
他的面前，仍如千年前之子民對於皇帝。高據於羣衆之上的他，似乎祇有他受天之恩寵成爲這千萬
子民之靈魂與身體的真正統治者。

而九年前，仍是這些羣衆，由一位教士領導着，到這同一的地方來，向他們的小爸爸（Little Pa-
pa；俄國人民對於沙皇的稱呼）要求自由。那時，哥薩克兵以彎彎的指揮刀和短短的盒子砲灑在
羣衆的頭上，若有人膽大抗拒，則騎兵銜馳，鎗彈亂射。就是今天，在跪下的羣衆中，有好些反叛的心情，
他們唱着沙皇的讚美歌，但是他們覺得這祇是最後的一次。當仍有一半人相信他的神格的時候，內



Nicholas II
二第拉古尼皇俄

中有些已經在計劃他們的報復，列雷 (Loren) 在亡命中說，德國的罪惡比他的仇敵不得多。

最足令人驚異的情景是倫敦方面的幾天來，街市中和車站上的人都是面無喜色，到處也看不見忿怒與憎惡；祇有煩惱的容貌望着綠的和紅的佈告牌上，銀行的假期延長到四天。

戰爭！千萬蒼白可畏的面孔現在證券交易所的附近，因為信用已經搖動了。證券交易所的關門是幾十年來第一次。在倫敦，市民是比較的沒有預備，所以比大陸上的任何處都驚慌些。

八月四日，一切的事忽然變更了。常戰爭宣佈後，所有的人似乎被一種思想控制在愛爾蘭的內爭於一天內就完全崩潰了。社會黨人繼續的散傳單發宣言是不成功了。在兩天內有百萬張的佈告宣佈德國的許多兇暴之事。主張女子參政權者以十分的速度張帆前進。昨天還以商業朋友被歡迎的德國人，今天則被誹言肆擊了。

納爾孫的紀念碑高矗於蔚藍的夏天中，不過幾天以前吧，這塊碑是工人們的和平遊行的集中點。今天是什麼潮水洶然的湧在那顆柱子的周圍？這顆柱子下的四頭獅子蹲在那裏好像要嚇跑那些羣衆。經過了悶熱的夜晚，童子軍從郊外整隊而來，又有一隊隊的公民，都從此間朝白宮和國會。

前進，口中都喊：『打倒德撒和德國人！』

永未見過的激昂消息，新聞紙上不斷的報告出來，一傳十，十傳百，照樣的輾轉傳述。在這同一的天下，同一的時間，英國則高喊：“Rule Britannia”德國則高喊：“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法國則高喊：“La Liberté! La France!”俄國則高喊：“God the All-Terrible!”奧國則高喊：“Gottliche Gotteschütze”在這同一的時間，歐洲各京城裏能夠聽到各國的國歌；怦怦的心，肯定是欣然以「上帝」「正義」和「鎗砲」自慰。

羣衆向納爾孫紀念碑圍來，越走越近了。國旗飄揚，但祇有兩種，因為此時在全英國，除俄國大使館外，（俄國大使帶了他的本國國旗）都找不出來。現在有些人跨在石頭獅子上，一壺壺的酒提來，喝為英國和勝利的戰爭發出不斷的歡呼，手琴和風笛也陪着他們。

一輛裝婦女的馬車走來了。停下。紀念碑上的男子將女人們曳下車，扶上紀念碑的台基。她們是裝束飄飄的法國女人。現在她們踏着手琴的曲調跳着「坎坎」（Can-can 一種舞名，形態猥褻，譯者不知中文有否相當的譯名）舞。這是協約國的新婚舞。Vive la France（意即法國萬歲）對於

英國爭戰數百年的國家呼萬歲了！穿着服裝鮮艷的婦女與她們的同伴從俱樂部 and 戲院中走出來，往的車輛都停止了。馬車中的婦女立起來，男子走下車，親如兄弟般的走入羣衆中。從馬車中伸出帶着珠飾的嫩白頸項。徒手向在英國海上英雄的足下跳舞者颯漾。整個的歐洲要在最近未來的幾禮拜信仰一切階級的奇異聯合。

這是歐洲在八月四日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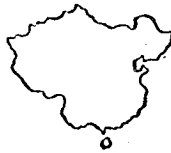
三十位外交家，親王與將官的誑語和輕佻，熱情和恐懼，在四年的期間，將數千萬的和平百姓變成殺人的兇犯和劫物的強盜，為國家的種種目的，其結果，使整個的大陸成爲野蠻，頹廢和貧乏的犧牲品。沒有一個人從中得到永久的利益。人民的損失非數十年所能恢復。另外的一洲（譯者按指美洲而言），將我們全體當作債款的奴隸。憎惡與痛苦是毒害以前互以和平相競的人民的。

那些犯這次大罪惡的人們仍逍遙法外。他們裏面祇有蘇橋立諾夫嘗過鐵窗風味。起初想逃避戰爭的兩位，沙皇與提斯扎，被人民所殺，後者是因拒絕逃跑的緣故，不然還不至於得那種結果；非重要的參預戰爭者史特格伯爵也被殺了。其餘旁的「個人應當負責的歐洲首領們」以逃亡保存他

們的生命，或因為他們的人民居心寬大得能苟活於世界；而他們中間卻無一人（提斯扎除外）在前敵犧牲性命。簽押於歐洲的宣戰書上的姓名，沒有一個列入死亡表中。尼古拉大公和伊斯服爾斯基；柏爾喜托特；伯特曼和博撒威廉；雅努錫基菲奇和毛奇——他們都還健在，或平平安安的死去；他們中間除毛奇外都比大戰的生命還長久。沒有一個戰敗者曾經立於他的國家法庭之前。暗殺斐迭南大公的人刑訊至死；若累斯的兇犯最後卻被開釋了。

但是歐洲的人民則以九百萬的死屍付了這筆賬。

一九一四年七月



限有翻印必究

實價大洋一元四角

著者 路德維希

譯者 李進之

發行
者兼 華通書局

總發行所 華通書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初版

